

为孙君竹丹昭雪启

今夫臧洪遇难，犹传烈士之名；文举捐躯，共仰男儿之节。白刃可蹈，青史难诬。苟袞餚之弗渝，虽菹醢其奚恤。未有摧残鸾翮，惨罹碎首之灾；诼谣蛾眉，翻获善淫之谤。罪非秦谍，尸七日而难苏；冤甚苌弘，碧三年而不化。如我同志孙君竹丹者，不可恸欤。唯君江左名流，富春华胄。伯符英锐，早怀逐鹿之心；士雅激昂，每欲闻鸡而舞。慨百年之俶扰，刘石乱华；效三户之崛兴，陈吴张楚。纵横湖海，豪杰尽赋同仇；奔走江淮，事业相期共济。则有熊烈士昧根者，皖江发难，既一击之无功；东海潜航，思重来于卷土。伍胥亡命，几吹吴市之箫；张禄入秦，绝少绨袍之赠。君也识英雄于困厄，相遇恨迟；策宇宙之风云，所怀不异。牙期欣赏，意气飞腾。于是辽东冀北，遂分道而驰驱；佣保鉗徒，各变名于冥莫。方谓云中白鹤，何篡于弋人；杯底黄龙，无难于唾手矣。岂意竖刁漏师，多鱼败绩；牢修告密，俊及罗殃。值狱辞之连染，遂钩党以纷纭。熊既就义于鸡林，君亦垂危于虎口。望门张俭，幸逢广柳之车；复壁杜根，终脱缣囊之厄。重逋逃于东

国，风景不殊；独恸哭夫西台，竹石俱碎。贤蒙末路，吁可悲哉；鬼蜮阴谋，犹未已也。时则龙性嵇生，久逢钟会之睚眦；枭雄黄祖，欲得正平而快意。俎麝不作，竟贼赵宣；井蛙犹存，先伤来覩。汉宫博局，遂为拘祸之媒；仓海铁椎，反杀报韩之士。恶德丑正，实繁有徒，贝锦南箕，因而腾谤。诬夷齐为盗贼，天道宁论；污杨左以赃私，人心尽死。今者一匡奏绩，寰中之大义虽明；而三字埋冤，地下之贞魂未瞑。某等或中原喋血，耳馀刎颈之交；或海曲联盟，琨逖同心之雅。十荡十决。悲壮士之云亡；一死一生，感交情之犹在。私窃以为孤忠新息，岂容薏苡之混珠；万古江湖，宁以蜉蝣而撼树。纵心劳于作伪，宜论定夫盖棺。不有后死，孰白前修；不树风声，孰诏来哲。苟一人之功罪弗彰，即百世之准绳何赖。川是刊章告急，流涕讼冤。皇天后土，鉴义士之靡它；碧血青磷，指鬼雄以为正。庶几衣冠营葬，象高冢于祈连；贞珉不磨，传令闻于奕叶。邦人诸友、大夫君子，幸垂览焉。是为启。

（载 1914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8 集，据手稿订正）

陈蜕庵先生传

先生姓陈氏，讳范，原名彝范，字叔柔，或作叔疇，又字忆云，号梦坡，别称梦逋，一号瑶天，晚乃自更名曰蜕，号蜕庵，亦称蜕僧，又别署退僧、蜕存云。先世籍湖南衡山，嗣迁江苏阳湖，故又为阳湖人。先生生而负异稟，弱冠通诗古文词，尤究心经世之学，慨然以揽辔澄清自任。既累试不第，遂纳粟为令，谒选都中，复就试得己丑乙科，仍弃去，入江西为铅山县知县。久之自投劾归，创《苏报》上海，昌言革命。会山阴蔡元培、阳湖吴敬恒、巴县邹容、馀杭章炳麟诸子，方建中国教育会，日夜图光复，得先生振宗风，则大喜，时时为文张之。当是时，《苏报》名震天下，虏廷惊骇，视之若一敌国，遂命大吏案治。于是元培、敬恒出亡，容、炳麟就逮，先生亦航海去日本，顾室家已毁，贫困几无以自给。继漫游香港，无所遇而归，复来上海，为侦骑所陷，系狱年馀。既得脱，走依阳湖汪文溥于湖南醴陵，文溥者，先生女弟德晖婿，始共建《苏报》，至是乃为醴陵县令，喜结纳时士。丙午萍醴之难，保全善类甚众，顾卒以是失职去，留长沙观变。先生则往来醴陵长沙

间，从醴人史良、傅專、刘泽湘辈游，尝趣泽湘诸人为文生祭之，一日渡渌江访红拂墓，潸然谓同游者曰：吾死葬此矣。醴人宁调元以革命锢长沙狱三年，先生时时携酒就狱中赋诗痛饮，出而与傅專言调元未尝不流涕也。先生虽穷居憔悴乎，然心实未能忘天下事。识新军协统定兴刘玉堂贤，谓此勇士，缓急可用，使与文溥图湘。会文溥以事被逮，先生与史良辗转营救。已而光复军起，先生欲使文溥说湘都督焦大鹏共玉堂率兵援鄂，议未定而大鹏被难，不果。鄂事急，玉堂以少兵驰赴，一昼夜战死，汉阳遂陷。先生闻耗，为诗文哭之恸，谓文溥曰，令早用吾策，君与刘偕，先十日赴援，刘或不死，汉阳不失也，论者以为知言，盖先生之抱负匡济如此。既与文溥共参湘桂援鄂联军事，以司令沈秉堃。无远志，并去之上海。时南都新建，昔之亡人逋客，方济济庆弹冠，而先生布袍幅巾，萧然物外，绝口不道前事。于是蔡元培、吴敬恒先后为言诸政府，请以《苏报》狱付稽勋，且议优恤，久之不获报。语寝闻于先生，亟使文溥谢敬恒，谓正谊明道，非以计功利，吾侪自靖自献，宁容贪天为己力，幸告吴先生勿以我为念。闻者皆扼腕叹息不置，以为贤者不负天下而天下负贤者，非建国之祥，顾当事者卒弗悟也。先生客上海经岁，为南社及国学商兑会祭酒，任《太平洋报》笔政。继走燕市，主《民主报》，未几仍南归。中华民国二年五月十六日，卒于沪西寓庐，年五十有四。配袁夫人，字幼菡，继配庄夫人，

字芙笙，并先卒，继聘某氏，未娶而《苏报》狱起，遂别嫁去，妾二人，随先生东渡，初使入女校求学，继并遣嫁之。谓还其自由。所以崇人道也。子二，长嶷，《苏报》难作前出走，遂不返，次岐，代先生就逮，出狱后早卒，遗腹得一孙，生三年亦殇，独嫠媳钟氏存，女二，长撷芬，十年前创《女学报》，名闻海内外，适重庆杨僕，并留学美洲，毕业后返国，次信芳，毕业日本女学校，受基督教洗礼，今居上海。先生为人閑澹沈默，恂恂如老师宿儒，即而与之语，一引其绪，辄玄妙入微，否或微笑而已。闲居耐苦思，尝谓一寻常俗语，皆有至理。其学穿穴经史百家，旁通内典，兼及重译诸籍，而尤长于诗。诗故隽上，益以身世萧瑟，玄想孤迈，论者谓穷而后工，几与杜陵方驾。所著有《映雪轩初稿》、《烟波吟舫诗存》、《寄舫偶存》、《息庵诗》、《庚庚集》、《东归行卷》、《沧波听雨集》、《梦楼续雨集》、《九疑云笈》、《题襟集》、《卷帘集》、《残宵梵诵》、《夜梵集》、《闲情香草诗》、《为谁存稿》、《蜕僧馀稿》诸目，存佚参半。歿后汪文溥为斠定付梓，计得七卷，附以《瓣心词残稿》一卷，颜曰《蜕翁诗词刊存》，今行于世。而醴陵诸子，收拾丛残，嗣有所获，将谋续刊焉。述学论事之文，精至缜密，前无古人，亦由文溥网罗，得数十首，刊成文集一卷。馀绪为小说，尤绝优美，惜散佚不尽存。

柳弃疾曰：十年前震陈先生名，以为祥麟威凤、泰山北斗、不世出之豪杰，其容貌议论，必有魁梧奇伟、慷慨激

昂，足以排风霆而走海岳者。嗣读其诗，深微幽渺，辄心疑以为弗类。民国纪元之岁，始得谒先生于沪上，退而益爽然若自失，将毋史迁所谓留侯貌似妇人好女子不称其功业者耶，抑上德不德至名无名仲尼所致叹于犹龙者耶。然后知先生非犹夫世之所以豪杰者比，盖直进而为有道之士矣。先生之歿也，汪文溥述事略綦详，傅専且为之别录，而昆山余天遂、泾县胡怀琛又各有所纪述，先生之道德行谊，与夫事功学术，亦既灿然大备于世矣。顾汪子拳拳独以一传相属，不佞若弃疾抑又乌足辱先生。排比所闻，聊塞汪子之请，庶与诸家并行，非敢自附定论也。

（载 1915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4 集）

《梨云小录》跋

《梨云小录》一卷，为吴门剧人陆子美作。余初识子美，以《血泪碑》为楔子，感其哀婉凄馨，不同凡艳。冯郎绝响，庶有嗣音，颇心赏之。顾仅当场平视而已，未有衔杯接席之雅也。嗣酒家邂逅，排日寻欢，沈饮剧谭，详叩身世。始悉君为清门通德之胄，大父某公曾守郡章南，君为江苏师范高才生，感激风潮，投身新剧，芳年盛誉，遂遍南东。人生若此，亦足自豪。顾君酒酣耳热，辄为余言，东海横流，鱼龙杂处；淮南学道，鸡犬偕升。郁郁久居，既抱伍哙之恨；劳劳行役，复多依刘之悲。落花坠溷，空怨东风；飞絮沾泥，终非净土。因相与欷歔叹息者久之。余遂以折节读书为劝，君慨然承诺。自此歌坛舞榭间，当弗复有斯人踪迹矣。余以为鸿雪旧痕，不可无述，爰裒评剧诸稿，及先后投赠之什，汇而存之。名曰《梨云小录》，以纪我两人遇合因缘，盖如是也。或谓子美既结束风华，归于平淡，似不必翹其艳史，令他日多添一重公案。不知莎士比亚，蔚为文豪；宫崎滔天，卒传游侠。至于存勖称李天下，和凝号曲子相公，殆不足道。优伶非辱没英雄之地，特视其

能力自振拔否耳，抑又何必以此节为子美讳哉。质诸子
美以为何如。中华民国二年六月亚子识于海上旅邸。

（载 1914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0 集）

鉴湖女侠秋君墓碑铭并叙

鉴湖女侠秋君既殉义之次年，石门徐自华为营葬西泠，撰文表墓，桐城吴芝瑛书之。而吴江陈去病辈，复倡秋社，以号召海内。于是东都党锢之英，西台恸哭之士，咸翕然和之。相与悲歌慷慨，唏嘘凭吊，闻风慕义，千里一室焉。呜呼，可谓盛已。常徽难作，虏焰大张，郁郁佳城，夷为平地；离离松柏，摧作薪烧。大年羊月，祸烈于杨髡；发丘摸金，罪浮夫孟德。秽恶彰闻，天怒人怨，君子于以知胡祚之不长矣。一棺幸保，回厝越中，子姓扶将，复迁湘水。纵湘灵鼓瑟，张乐洞庭；而辽鹤归魂，兴悲吾土。况复吴山立马，遗恨未偿；胥江怒涛，抉目犹视。千秋万岁后知英魂毅魄犹眷恋西湖云气也，岂不悲哉。剥极必复，张楚亡秦；汉帜一麾，胡社终屋。君之志愿，于以大偿。同社诸子，庸是集议湖上，谓旅殡潇湘，非君素抱；覆楚复楚，事在今日。爰遣陈去病躬诣长沙，迎君遗蜕，而徐自华亲板筑之任。经营缔造，倏复半载，牛眠既妥，马鬣斯封。将以中华民国二年六月六日还葬君于西泠旧址，礼也。吴江柳弃疾，少从陈去病游，慕《春秋》内外之义，

于君之歿，尝作诗告哀。春游武林，与妇郑瑛、儿子无忌，同谒君祠，瞻礼遗様。桐棺三寸中，乃有断头沥血之雄，慨叹久之。登秋心楼，肃君遗像，英姿飒爽，恍睹生平。出祠门左折数十步，风雨亭在焉，亭后即君墓故址。北负栖霞，鄂王之家未夷；南望雷峰，苍水之魂可接。中原灵爽，得君而三。徘徊瞻顾，弗忍遽去。自华、去病因以表德之文相属，逊让未遑，弗敢诺也。归里数月，去病北走燕市，万里贻书，复申前请。弃疾无状，私念嫖姚高冢，宜象祈连；有道穹碑，自惭爨下。固辞不获，蒙面陈词，玄石既刊，景行斯铭。其辞曰：

会稽峨峨，勾践所宅。十载卧薪，千秋采葛。猿公好剑，越女是传。于皇秋君，笃生其闾。神州陆沈，胡运逾瞖。天下兴亡，匹妇有责。撤环仗剑，遵海而东。贤豪荟萃，风虎云龙。询谋佥同，奇勋将集。爰求死士，奋身虎穴。犄角者谁，东浦桓桓。如何军覆，乃剖厥肝。猿鹤兴悲，鵠枭毁室。秋雨秋风，歼我良杰。轩亭既殉，西泠是葬。白马素车，临风悲怆。胡德无厌，酷及九原。丰碑既仆，墓犁为田。孤山云黯，圣湖水清。行人过此，涕泗纵横。天道循环，无往不复。皇汉中兴，强胡自仆。素旗丹旐，君来自湘。湖山还我，日月重光。玄宫永闕，令闻不灭。于万斯年，视兹贞石。

（载 1914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9 集）

《习静斋诗话》叙

仙源方子瘦坡，有习静斋诗话之辑，索叙于余。余惟文章盛衰，与世运相维系，诗虽小道，胡独弗然。亦尝见夫今之称诗者矣，少习胡风，长污伪命，出处不臧，大本先拔。及夫沧桑更迭，陵谷改观，遂覩然以夏肄殷顽自命，发为歌咏，不胜觚棱京阙之思。不知珠申肃慎，非姬姒之旧疆；妖鸟朱果，岂炎黄之遗胄。操刀必割，非种必锄。诗曰：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，方膺惩之不暇，而何讴歌咏叹。为语有之，代马嘶北风，越鸟巢南枝，言禽兽虽微，犹知爱护其种类也。岂有人为万物之灵，而自忘宗国，狎比索头髡首之族哉。迷而不复，何颜之厚欤。其尤无耻者，移其媚虏之心以媚国贼，操莽也而尊为舜禹，寇雠也而奉若帝天。朝成美新之文，夕上劝进之表。冰山可恃，吮痈无妨；金穴堪求，执鞭何害。呜呼，廉耻灭而仁义亡，文人无行，宁让沈约、王伟独有千古哉。吕晚村先生曰：今日之文字，坏不在文字，其坏在人心风俗。痛哉斯言，三百年来感慨系之矣。今方子为此编，其亦致意于人心风俗之微，别裁伪体，摧陷而廓清之，毋徒屑屑于文字之末。则

吾言或不虚发，而方子且为吾道干城，吾愿方子之勉之也。中华民国二年八月于松陵柳弃疾叙。

（载 1914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0 集，据手稿订正）

拟重修九江琵琶亭记

长江导源岷山，经行川蜀，至武汉而始大。轻舟东下，一日千里，而止乎浔阳，则琵琶亭翼然在焉。亭为前朝旧筑，迨及清季，栋宇摧落。豪商钜侩，盗而有之，杂置货物，比于外府。白太傅有灵，弗来游矣。清命既讫，百废俱举，爰逐鸠居，葺而新之，张皇名胜，爱护古迹，亦新邦所有事也。客有乐观其成者，属余文以记之。余维中华两戒，设险守国，长江天堑，实奠南服。顾争长江者，首在鄂渚，而浔其次也。征诸近事，逐胡之役，发难张楚，义旗响应，浔则倡之，浔举而下游诸省赣皖吴越无不毕举矣。当夫事之殷也，烽燧烛天，戈铤匝地，仁人君子不忍神州之终沦于腥秽，黔首之终辱于髡钳也，崛然奋起，光我华夏，东南半壁，军威比于荼火。苏子瞻曰：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，岂不信哉。曾几何时，天步肃清，丑夷奉手，江流渊然，无复杀伐战斗之声，盖鼙鼓息而版筑兴，宜斯亭之焕然焉。抑余因有感矣，商妇琵琶，自悲身世，非有国家兴亡之感也。江州司马，惆怅谪迁，非有先忧后乐之怀也。荡妇追忆其盛年，逐臣流连于仕宦。譬诸侯虫时

鸟，自鸣自止，何与人事。而千载以来，江头一片土，凭吊低徊，若有馀慕，终不能听其泯灭。则夫英雄豪杰之士，建立事功，卓垂不朽，比于庾公武昌之楼，叔子岘首之碑者，其流风馀韵，沁人心魂，又当何如，士又何所惮而不慷慨慕义以蕲无负于千秋哉。中华民国二年吴江柳弃疾记。

(载 1914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9 集)

陈巢南《笠泽词征》序

陈子巢南有《笠泽词征》之刊，剞劂将半，属余一辞。巢南博闻强识，乡邦文献，历历如数家珍。居恒咤叹，惜潘氏《文集》、朱氏《文征》、顾氏《文起》、周氏《文粹》之沦胥俱尽；恨凌氏《文录》之不及；清以前，尤唏嘘痛悼周氏《词选》之弗彰。二百年来广陵绝响，好事如郭灵芬，不闻有所采掇，坐令宋明以来，名卿长德，骚人逸士，以及闺秀寓贤之清词绮语，流传放失，胥在若明若昧之间，不获有所附丽以传，宁非粉榆之不幸而词苑之大哀乎！用是发奋，思补纂《文集》以追力田之旧，而别撰《词征》一书，竟勒山未竟之业。晦明风雨，十载于兹，《文集》卷帙繁重，先刊初编一册，以质当世，而《词征》二十六卷亦将次第杀青焉，其用力可谓勤矣。弃疾不敏，疏于倚声勰律之学，少有所作，托体苏辛，弗谐时尚，复虑偭规越矩，重为当世诟病。君芮焚砚，班掾投笔，遑敢妄有论列以辱先民，唯是《词征》之辑，造端经始，实厕前马，钞胥故籍，摭拾遗闻，亦微有一日之劳。于其成也，用缀数言聊志欣幸云尔。

（见《磨剑室文二集》，据手稿校订）

1914年

《弯弧庐诗稿》叙

鸳湖谭丈天风，今之振奇人也，少习声诗，驰声里巷，稍长，随宦汉上，与其士夫相唱和，扬风抱雅，庶几昔贤题襟之盛。既东浮大海，濯足扶桑，复北走辽沈，羁旅经年。羌笛胡笳与朔风酬答，盖车尘马足间犹弗废吟咏焉。及其倦游南归，杜门养疴，爰乃董理旧作，手自删订，为《弯弧庐诗稿》若干首，可谓握灵蛇之珠，抱荆山之璞，含英咀华，吐词成章者矣。弃疾与丈，辱有葭莩之亲，于辈行为后进，丈独折节下交，奖借逾分，复邮示所著，以弁首之文相属。昔仲宣造门，中郎传倒屐之欢；正平弱岁，文举缔忘年之雅。自维浅植，无当哲人，若丈之好学深思，弗耻下问，以视陈留、北海何多让哉？用缀数言，聊厕简末，至于评量品格，爬梳利病，则秀水赵氏详陈之，不复赘云。时中华民国三年春二月后学松陵柳弃疾敬叙。

（见《磨剑室文二集》，据手稿及《南社丛刻》本校订）

《费孝子画像》书后

甲乙之交，余读书邑中自治学社，始识费君仲筠，云天说剑，风雨论文，至足乐也。一别十年，鬓毛各异，盛时侍倡，云散风流，余也戢影荒江，杜门谢客，颓唐意气，非复当年，而仲筠独考献征文，孳孳不倦。既搜其先世孝子子美先生事迹，复临摹遗像，别撰图记一篇，遍求同时知名之士为之题咏，以广流传，征言謔诿，下逮不佞，诗曰：孝思不匮，永锡尔类，仲筠有焉。余虽不文，深以列名简末为幸，爰述曩岁与仲筠论交始末及仲筠所惓惓于报本追远者如此，若夫孝子之苦节奇行则归愚沈氏言之详矣。时中华民国三年春二月柳弃疾撰

（见《磨剑室文二集》）

先考钝斋府君行略*

府君姓柳氏，讳念曾，字幼云，一字砚贻，号寅伯，别号钝斋，江苏吴江人。先世家浙东慈溪，朱明之季，有来居邑之东村者，是为始迁祖春江公。三传至心园公，自东村迁北舍。又三传至杏传公，讳学洙，自北舍迁大港。仲子逊村公，讳琇，复自大港迁胜溪，始奠厥居，实府君生长地也。逊村公仲子秀山公，讳毓芳，妣冯氏、冯氏。季子古楂公，讳树芳，妣沈氏、顾氏。古楂公生起亭公，讳兆青，妣杨氏。莳庵公，讳兆薰，妣邱氏。而秀山公无子，遗命以起亭公为后。起亭公亦无子，复以莳庵公长子笠云公讳应墀为后，妣凌氏，实生府君与叔父慕曾昆弟二人。顾莳庵公次子芝卿公讳应奎复早歿，乃以叔父还后本生，而府君奉笠云公祀，承继大宗云。吾家自逊村公以上，咸以耕读自守，力敦善行，潜德弗耀。古楂公始崛起文艺之林，从同邑郭倾伽、顾剑峰、云间姚春木诸先生游，不求闻达，著书满家。莳庵公承其馀绪，刻苦励学。笠云公意气

* 本文写于 1914 年 4 月，当时无垢尚未出生，石印本，只孙女一人，无非。交付《南社丛刻》排印。在 1917 年，无垢当系后来补入者。

尤恢宏，负筹边定远之略，有著述辑入《松陵文录》。府君生十有二年而笠云公卒，莳庵公痛壮子之夭亡，惧先泽之沦坠，益以继往开来之业责诸府君昆季。时长洲诸杏庐先生方负人师经师重望，特延之课读，而从祖韬庐先生暨凌太君哲弟退庵先生咸以文章经济为粉榆眉目，亦先后命府君昆季执经受业焉。府君少聪颖，喜读书，既濡染庭训，屡闻诸先辈绪论，益发愤向学，思有以自见。盖自经史而外，旁及汉宋诸儒训诂义理之书，六代三唐文章词赋之学，靡不勤加搜讨，卓然有成。年十九成诸生，旋食饩于庠。乙酉我母来归，丁亥夏不孝生，莳庵公顾而乐之。府君体素孱弱，尝患疟疾，缠绵经岁，至是复以酷暑中攻治《萧选》，得咯血症，久之始瘳，顾犹规置程课，日夜读书弗辍。庚寅冬，莳庵公弃养，府君与叔父共治丧葬，哀毁尽礼，心力交瘁，而家事亦自此丛脞。初吾族自逊村公以来下逮府君凡五世，咸异爨而共宅，人口数十馀，平居雍容辑睦，有事则守望相助，休戚与共，蔚然古宗法之遗。至丙申丁酉间讹言忽作，谓居宅不祥，祖妣凌太君、曾祖妣邱太君适先后弃世，归蔡氏姑母归宁旋里亦遘疾卒。而族中诸从祖伯叔辈行，复死亡相继，举族惶惑，争为迁徙计。府君虽力持正论，谓数世族居，宜以安土重迁为戒。而群从子弟半已尽室偕行，乃亦以戊戌之秋，移家梨里，赁庑居焉。然府君平生耿耿之怀，终以轻弃先人歌哭地为憾。每春秋祭祀，挈不孝归故宅，徘徊堂构，俯仰户庭，念缔造

之艰难，慨宗姓之离析，未尝不愀然有馀悲焉。不孝自少时即出就外傅，至是府君乃亲课之读。翌数年壬寅，不孝补学官弟子，府君意稍慰。顾不孝赋性躰弛，时值清政衰弊，欧化东来，益为放言高论，惊骇世俗，又以少年气盛，为感情所荡激，行事多轶出恒轨，府君每怒焉忧之。顾天性之亲，终不以责善而离也。不孝早岁习闻民权民族之义，辄厕名党籍。时或仗剑出门，从海内外诸逋客亡士游，指天画地，志在四方，府君侦知之亦弗禁。岁丙午为不孝娶妇郑氏，明年丁未儿子锡礽生，府君为色喜。时不孝以江湖游倦，杜门息影，因得承欢膝下者数载。辛亥秋，不孝携妇游海上，属邑中遭水灾，饥民纷扰，而革命军复起吴会，闾阎多风鹤。不孝辄驰书请命，商避地之策，顾府君不欲先去为民望，议迁延久不决。不孝则竟留海上度岁，明春以事赴吴门，府君亦以事至。进谒舟次，府君谆谆以早归为训。且曰，即我一朝卧床蓐，若宁能插翅来耶。不孝讶其言不祥，是年夏遂遄返梨里。方谓自此获长侍左右，勤修定省，则来日方长，前愆可盖。讵意不孝归未两月，而府君遽弃我长逝，斯则不孝所由呼天抢地百身莫赎泪尽而继以血者也。府君故有肝疾，顾时作时止，至是复猝发，又感暑邪，寒热交作，卧床五日，医药罔效。临命前一夕，神识清明如恒，犹絮絮以时事为询，讵至翌晨昧爽竟不起，时民国元年八月四日也。呜呼痛哉。府君笃友于之谊，与叔父相敬爱，播迁后，叔父亦移家周

庄，虽相去只数十里，而水乡睽隔，每有风雨对床之感。音书往复，日以为恒。归凌氏姑母居平望，亦时相存问，往来省视无间焉。少习书法，执贽吴中姚凤生先生之门。中更多病，读岐伯灵素之书，雅有心得。又喜黄老家言，谓足涵养气质，平矜释躁。旁嗜围棋，读书之暇辄手一枰。顾独恶樗蒲六博诸具，谓此陶士行所诟牧猪奴戏耳，非士夫所宜为也。自乙酉岁始撰日记自课，久而弗辍，三十载如一朝。先世故多藏书，颇丛残放失，竭数月之力，整齐排比，辑成书目一编，分别部居，犁然可观矣。中年而后，以说部自娱，尤嗜闽县林畏庐所逐译，称其意味隽永，百读弗厌，非诸家一览易尽者比，论者以为知言。性淡泊宁静，薄于权利之想，弗为世纲所撄，而披览报章，则寒暑无间，国家大势，森然胸目中。料事多深识远虑，逾时而奇验。评量人物，辄以真理为归，不为俗论所淆。生平缄默寡语言，苟意有弗可，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弗肯以奄媚取容也。不孝在海上时，以言论触时讳，人或以为言。府君笑弗应，其从容如此。府君生中华民国纪元前四十六年十月五日，即清同治五年丙寅九月二十八日戌时，卒民国元年八月四日晨二时，即旧历壬子六月二十二日丑时，年四十有七。配我母费氏，同邑吉甫公讳延庆女。子一人不孝弃疾，原名慰高，娶同邑郑瑛。女四人，长殇，次平权，适同邑钱贻德。三公权，字同邑凌光谦。四均权，未字。孙一人无忌原名锡礽。孙女二人，无非、无垢。

不孝谨以三年四月二十日晨四时，即旧历甲寅三月二十五日寅时，奉府君柩附葬于本邑二十九都北玲圩先叔祖芝卿公茔兆之昭位。惟是埋幽之文未具，用敢拊心泣血，次其大略，伏乞当世蓄道德能文章之君子，赐之铭诔，以光泉壤，则不孝世世子孙感且弗朽。不孝弃疾谨述。

（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，据石印本校订）

《恨 海》 叙

屈指数歌场悲剧，《血泪碑》而外，畴不曰《恨海》哉？《恨海》本事，详见我佛山人所撰说部，其加以粉墨而当场搬演者，疑自王钟声始，余瞢于剧故，未能稽焉。昔在壬子冬仲，余方牢愁无俚，扶病游海上，欲观春航《血泪碑》不果，乃睹其演《恨海》，一时幽怨之情溢满于红氍毹上。同座朱天一，今之伤心人也，几于反袂掩泣。余赠春航诗，所谓“何处重寻血泪碑？游龙夭矫去难追，美人意气浑无恙，恨海情波一曲悲”者，殆谓是矣。明年癸丑，春航去汉皋，余赘处黎花村里，郁郁无与为欢，自分翠袖银箫，绮梦遂成逝水，忽子美自吴门来，初演《血泪碑》，余即为剧评数千言张之，忌者缘是颇侧目吾两人。一夕，有友招饮，既洪醉，遂偕黄病蝶艷子美演《恨海》，明日奏技竟，余残醉未醒，复为评骘之文，揭诸广座，其中寓词呓语，错综万态，而一归于激扬倾倒，几欲以十载狂名相殉，不敢有所吝惜。忌者益大哗，顾吾党之士，如沈眉公则忾焉兴叹，盛谓亚子能怜才，而子美之凄馨哀婉，足以称亚子之怜也。余既中有所感，颇劝子美折节读书，勿以歌舞汨其

本真，因撰《陆郎曲》以见意，子美亦既心诺余矣。归吴门半载，因缘牵引，终不得不复为冯妇一走靖江，再走歇浦，芳名乃雀起，顾犹未能忘情于穷交故友，时时以书相招，余慨然赴之，流连十日，几效隋炀帝汲汲顾影。临别话言，谓某君方有《恨海》之辑，属余一辞。余不识某君，亦未睹其书，莫能有所称述，以意度之，殆病我佛山人原著，头绪过繁，或与剧情有异同，故为之删冗补阙，以合于时世相传之剧本。某君亦不可谓非好事者也。既感子美殷勤之雅，谊无所辞，用辑坠欢，付诸子墨，世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民国纪元三年甲寅夏五吴江柳亚子叙。

(见《磨剑室文二集》，据《南社丛刻》第十集本校正)

《血泪碑》本事

血泪碑主人——青年石如玉、女士梁如珍，俱吴门人，同笔砚于某校，学业倾其曹。星期日校中有讲演会，既竣事，侪辈尽散，独二人留。如玉愤同学少年之腐败，慷慨发论，如珍闻而韪之。遂相与互谈身世。如玉早丧母，独老父宦游京师；如珍则父母俱存，且有女兄，顾骄纵不与妹相能，如珍引以为憾事。二人为倾道肺腑，而石氏仆自北来，以父病促如玉往省，乃珍重告别。如玉既抵都门，见父病甚危，念历史有割股事，皇遽中姑一试，和药以进，病良愈。因留京侍父。会如珍父携眷赴公车，未至京，忽遭盗劫，行李荡然。幸如玉适出游，无意中相值，邀至旅邸，解衣推食，喜可知也。嗣梁父通籍，典试湖南，而如珍奉母姊寓石邸如故。匪人陆文卿者，当梁氏眷属入都时，曾于道左，私窥如珍姊妹，涎其艳，密谋诸扬州张姬，饰为姬女，夤缘进石邸，遂与如珍女兄有染，复思觊觎如珍。夜入如玉室，得如珍书柬，颇致情款。速窃归，欲因而劫持之，以遂所欲。当文卿之与张姬谋也，有窃贼崔虎者，伺于门外，尽闻其秘。是夜亦洞穴入邸，值文卿于

暗中，文卿疑为鬼魅，皇骇中遗柬于地，为崔虎所得，虎既拾柬，复闻文卿自语，稔石梁情好事，欲伪为如玉，以斯如珍。误叩梁母门，为所持，急切不得脱，竟毙梁母于室中。盗玉镯一，遗柬尸侧而遁。明晨，如珍入母室，见尸骇哭，姊氏及文卿并至，文卿拾柬私与梁姊谋，诬如珍不贞弑母，以柬为证，控诸官吏，逮如珍公庭讯问，不承则拶其纤指，晕绝复苏，踣地呼冤。时如玉已闻耗径来观讯，怜如珍纤指不任受严刑，挺身自承与如珍有私，实毙梁母。如珍不得已，亦诬服。遂分拘狱中。此第一、二本（幕）之概略也。

崔虎既肇祸，即亡命绿林，与盗魁刘大刀行劫某宦家，杀其眷属。某宦诉之于吏，追捕亟，遂就逮。与如玉同系。而如珍狱舍，则在比邻，顾两不相知也。石氏仆入狱探少主，为言老人思念良苦，久且得疾。主仆相对唏嘘。已而仆出，如玉感恨身世，益痛哭失声。如珍闻之，托狱卒探询，知为如玉，相与响壁问答，各诉冤苦。如玉言凶人干纪，倖脱法网，反嫁祸他人，卑劣可耻，将非盗之侠者。遂顿足大骂，适为崔虎所闻，惊询事实，慨承洞悉斯案本源。因谓如玉，子弟能鸣冤于堂上，我任证人，则昭雪可期也。如玉惊喜过望。明日，仆复来，语以故。石父遂径谒问官陈请。问官召崔虎诘之，虎自承无难色。官疑其受梁石两家贿，不之信。虎出玉镯为据，事遂得白。以肩舆送如珍、如玉归。初，陆文卿既陷如珍，恐日久事

露，旋遁去。至是复携荐书入石邸，为傭人。石父纳之，使事如玉。遂复与梁姊相狎，顾意终不能忘如珍。一夕，如珍诣如玉室，谈艺论文，间以音乐，琴声一奏，高耸入云，细语喁喁，温馨心上。临别，订明晨过访之约而去。文卿适执役于侧，既涎如珍，复嫉如玉，杀机遽启。明日晨兴，如玉方盥漱，文卿自后扼其喉，水涌气绝仆地，文卿伪为不知也者，自归寝室高卧。如珍践前约至，见尸呼号，家众毕集，延官吏验视，妄指如珍为杀人者，捕归拷讯。如珍怵于严刑，又复诬服，遂入狱定谳待决，此第三、四本（幕）之概略也。

如玉既暴卒，殡于江苏会馆，仪从甚盛，馆人之击拆者，涎其含敛之物，中夜发棺，而如玉忽蹶然起，盖已复生矣。因送归邸舍，延医调护，亲朋问讯者毕至，顾独无如珍，如玉以为如珍且负已也，意怏怏不乐。老仆问故，太息曰：公子犹念若耶？公子既被害，官吏验视者，谓若实杀公子，已捕治定狱，闻今日将赴法场缳首矣，公子犹念若耶？如玉惊骇几晕绝，谓扼我喉者，实一男子，奈何诬及闺秀，且天下安有杀人梁如珍者。彼堂皇南面，无折狱之才，徒以严刑相恫吓，三木之下，何求不得。况如珍一弱女子，安能任楚毒，其诬服固宜。顾如珍由我而死，我不救如珍，何以为人。遂奋起欲赴法场，仆奔告老父，禁阻之，锢诸寝室。父去，如玉卒夺门狂走，屡蹶屡起，踉跄奔至。初，问官以刘崔二盗及如珍狱上，得朝旨，斩二盗

而绞如珍，即日缚送市曹行刑。刘崔谈笑如恒，如珍神情惨澹，不语亦不泣。监刑有提讯询冤否？第微摇其首。盖胸中之奇冤殊惨，知非昏庸聋聩之官吏所能喻也。既斩刘崔，次第将及如珍，伍伯掖如珍跪地上，背缚绞架，以绳系其颈。如珍方瞑目待尽，而如玉颠仆至矣。直奔绞架，挥退伍伯，以臂枕如珍颈。监刑者叱问何人？曰：我石如玉也。汝曹诬梁如珍杀我，严刑诬服。今我实未死，且明知扼我喉者为一男子，汝曹奈何视人命如蝼蚁，尚欲冤杀如珍耶？监刑者相顾失色。期期言曰：今诚知梁如珍冤，奈朝旨已下何！汝速去，毋溷乃公事可也。如玉怒且窘。厉声曰：汝必欲杀梁如珍者，我且与如珍同命。遂取如珍颈上之绳，并系己颈。狱刑者亦窘，许缓决，请命上官。遂退去。隶役亦鸟兽散。独梁石二人，同跪绞台之上。如玉目光闪闪，搵泪视如珍，若不胜其怜惜者。如珍香颈枕如玉臂，星眸微启复阖，盖倩魂惊晕，犹未全苏也。剧中演至此，剧场之幕忽下，而第五、六本（幕）终矣。

如珍自绞台遇救，释归宁家，而老父自湖南回京，千生万劫，骨肉重圆，悲喜交集，至流涕不可仰视。石父以如珍与如玉为患难生死之交，感情至笃，冀遂其双栖之愿，求婚于梁父，得其允洽。方谓苦尽甘来，从此有情人，都成眷属矣。乃鸳牒方谐，骊歌遽唱。石父奉朝旨巡抚浙江，而辽阳胡匪猖獗，梁父复拜率兵平乱之命。各携儿女，分道扬镳。临行祖饯江干，互晋杯酒，一声珍重，泪满

罗巾，遂怅然挥手而别。梁父东征，中道至牛庄税驾，而陆文卿者，固已先在矣。初，文卿既扼毙如玉，惧事终败露，托母病出石邸，遁迹辽阳。继闻梁公挈眷来牛庄，奸谋复炽，投身行辕，自言尽悉贼中虚实，愿任侦探之役。梁公感而遣之。文卿入贼巢，言大兵旦夕且至，非乘夜劫杀梁公，若曹无噍类矣。贼渠亦为所动，引群盗袭劫梁邸，梁公被执，拥至僻野，不屈见杀。如珍姊妹宿内寝，闻警遣老仆出探。忽文卿持刀闯入，大言梁公主仆，并已遇害，我特来救汝，不速行者，命且立尽，梁姊识文卿而大喜，并以危词胁如珍，如珍谓，若非陆文卿执傭奴役于石邸者耶？果谁害石公子者，若当有以语我来！文卿坦然自承，且出语不逊。如珍悲愤，夺刀砍文卿不中，为所持，慷慨祈死。文卿因以好语绐之，谓前言戏耳，行当让若至杭州，与公子相见，无他肠也。如珍明知凶人叵测，顾别无生路，亦不得不委曲应之。文卿复与梁姊私结为夫妇，要如珍呼姊婿。如珍恚甚，亦姑给之，谓迨至杭后再如命，未晚也。已而行抵海上，夜宿旅馆，文卿复申前请，遣梁姊逼胁至再。如珍忍无可忍，舒纤掌掴不肖姊颊，文卿大怒，与梁姊比而击如珍，仆诸地下，鞭笞交下，体无完肤。同行一女佣，扶掖避去。如珍犹谓文卿，为若计，扑死我良得。否则，我一日不死，若即一日不得安枕卧，毋以弱女子为易欺也。复告姊氏，若与我同怀，相关痛痒，今父母俱丧，若忍蹂躏我耶！父兮母兮，畜我不卒，既

生曾姊，何又生我。文卿闻言愈怒，命锢之别室。而女佣来报：如珍血涌自口中出，昏晕不省人事。梁姊谓贱婢子不识利害，死不足惜，甚快我意。文卿因设计鬻诸勾栏。既定议，即扶如珍出，慰以温语，谓乘车至病院调治。遽落陷阱。如珍惫甚，身不能自主也。居数旬，病渐痊可，妓家惧其复发，亦未敢过事凌迫。一日，倚楼凭眺，忽丐者蹒跚至，仰面乞食。谛视之，则旧时老仆也。相见各大骇异。仆谓老主人已殉难，女公子奈何在此？如珍挥手戒勿言，自窗际掷银圆数枚，告以速赴杭州，求石公子来援我，毋误事机。仆拾钱，欲启程赴杭，而如玉遽至，相值至道。盖梁公凶耗达浙江，如玉求如珍消息不获，积念且成疾，因奉父命来沪上，欲踪迹如珍也。梁仆具述前遇，急行至妓寮，以重金赎如珍归，假室旅邸。如珍道别后事，且泣且语，至伤心处，辄呕血不止，白衣被体，血渍斑斑如点染，末言自落勾栏，义无苟活，徒以万一之想，忍以待君。今幸还我清净女儿身，得复覩天日。顾病入膏肓，已无生理。追念曩日爱情，先人成命，言犹在耳，生不能执箕帚，死犹当上君家丘垅。君苟许我，则薄命人含笑入地，永永瞑目。所憾者，大仇未报耳。他日割仇人之心，祭薄命人墓上，愿郎君努力，妾志遂矣。语讫，复呕血数日，晕绝地上，竟死。如玉携棺归葬吴门，思践复仇之约，时文卿与梁姊亦还吴，居梁氏旧宅，俨然称伉俪。如玉夜入其室，手刃梁姊，与文卿苦斗良久，终仆而杀之。剥二

人心，祭如珍新冢。奠毕，以头触墓碑，亦死。横尸墓道之前。剧中演至此，如珍灵魂，忽潜自墓后出，掖如玉尸起，挽臂并立，对众陈词，略谓：无鬼之说，今已大昌，我侪岂犹是煽迷信之恶波者。特全剧悲多欢少，而结局又复如此，令人丧气，不得不现劫复之身，冀慰有情人希望，礼拜堂在迩，我侪当举行婚礼去矣。言毕，双行入室，剧场之幕遂下，盖第七、八本（幕）告终，而全剧亦于以竣事矣。

（录自《春航集·剧史篇》）

评《血泪碑》全本

《血泪碑》为冯郎绝唱，曩在海上，酒阑灯烬，辄复往观，沈酣颠倒，不自知其情之一往而深也。倦游归去，斯乐遂废，天上霓裳，付之云屏梦里久矣。里中春社，忽演是剧，以陆子美饰梁如珍，举止娴雅，不坠俗流，所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者非耶？结习难除，未忘色相，耳目所及，拉杂书之，非曰定评，聊资谈助云尔。

第一日演一二三四本，首幕布私塾景，如珍与石生为同学兄妹，互求书画为纪念品。案海上第一台演是剧，以梁、石为某校学生，故有校中开会及女校长演说等节。又如珍奏乐唱歌，似较有兴味，唯中学以上之校，男女同学，在吾国似不经见，而伶人中能演说者亦不多，苟患才难，不如藏拙，亦一道也。子美即席挥毫，顷刻间成山水一幅，洵非易事。次石生得电，以父病促归，往辞如珍，挥泪告别。子美于石生去时，屡阻其行，似不甚得体，冯郎无是也。但惜别恋恋，表情颇不恶。次石生归家，割臂救父，父病遂瘥，沈冰血之石友仁，周维新之石生，均佳。次如珍父挈眷入都，途遇盗劫，穷途潦倒，适与石生相遇，邀

至其家。而陆文卿与梁姊如宝暧昧事，即于此伏笔。次梁父赴浙平乱，如珍与母、姊留石邸，陆文卿与珠媼谋，饰女装入邸，遂留侍梁姊，如珍屡入姊室，姊逐之去，遗石生书一通于地，为姊所得。按冯郎演此，乃如珍致书谢石生，文卿夜入石室窃去者；有修书一幕，情致极佳，唯头绪太觉烦乱，而书中又颇有语病，不如兹所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无伤盛德也。次崔虎入邸行窃，误杀梁母逸去。姊以所得石生书置尸侧陷如珍，遂致入狱。第一台则谓文卿得如珍书，复为崔虎所窃，思冒石生名以诱如珍，误叩梁母门，为所持，既杀梁母，遗书而去，似脱胎于《聊斋》之《胭脂》，但情节过多，不及兹之简截耳。次法庭审判，县官一味罗织，令人发指。子美受讯时，态度极佳，说白亦哀婉。石生闹堂似太暴烈，然亦足快一时耳目，惜结果终以受给，双双入狱，不免丧气耳。冯郎演此，先受拶指之刑，晕绝倒地，甦后唱一短曲，其声甚哀，兹为纯粹新剧无唱工，固不容相比拟也。次陆文卿恐事败遁去，而崔虎入盗伙，劫饷银，被捕入狱，与梁、石遇，接笋甚紧。视第一台之别出一盗案，杀人放火，拒捕就擒，横生枝节，无关本题者为胜。次石友仁入署，令县官讯问崔虎，供出实情。梁、石出狱，县官受窘，与第一台颇异。县官丑态毕露，引人狂噱，于事实上论之，似太过火。唯如此则于如珍第二次被冤时，一口咬定，尽情报复，不为无因，似编剧者亦煞费苦心耳。次陆文卿饰仆人再入石邸，如珍以指环赠石

生为纪念。案冯郎演此，以此幕为梁、石爱情幸福最美满之时代，按批耶纳唱外国歌，清响遏云，拍掌之声震于四壁。子美演《新茶花》，能唱英文短歌，其声清越不凡，似非不娴音乐者，不知何以于此幕独寂然，岂彼所用剧本中本无是节耶？授指环时嫣然一笑，毕竟可儿。次陆文卿扼死石生，故脱如珍所赠指环置尸侧以为嫁祸计，于是如珍再被逮，而是日之剧亦毕矣。

第二日演五、六本，首幕如珍对簿，县官挟前嫌必欲置之死地。如珍知不免，遂诬服。次陆文卿逸去；次击柝者盗石生棺，石生复活，闻如珍将受绞刑，颠扑往救。此节亦甚简洁，视第一台之出殡会馆，铺张扬厉，无关正文徒求热闹者，优胜多矣。次县官法场决囚，先斩群盗及崔虎毕，次绞如珍，已面缚就刑，适石生至，挥退伍伯得免。冯郎演此幕，于县官唱名时俯首无言，既入法场，瞑目待尽。迨为石生所救，同跪地上，星眸半启，皓颈低垂，哀艳无伦，传神阿堵，自非馀子所能企及。而子美赭衣被体，三木婴身，掩面呼天，曼声饮泣，亦能将胸中冤愤，曲曲传出，不可谓非哀情之杰构也。次梁父归家，以如珍许配石生，复匆匆挈女赴辽阳，石生走送之，三叠阳关，一声骊唱，销魂黯尔，如何可言！而罪魁祸首之陆文卿则已追踪偕往矣。

第三日演七、八本，首幕如珍父女小憩客邸，次陆文卿勾通马贼，入邸杀梁父。与梁姊胁如珍偕遁，且逼之呼

已为姊婿。如珍不从，大受楚挞，即呕血，乃以入医院为饵，诱之至妓家，次如珍既入勾栏，复为恶鸨所虐，忽遇义仆梁兴自辽阳乞食至京，相见痛哭。如珍使仆速觅石生来救，并以指环为信。两幕中子美做工道白极佳，以婀娜之姿，惨遭摧折，令人雪涕，恨不扑杀此獠，呕血亦酷似真者，不忍迫视。而梁兴以沈冰血改饰尤觉精采绝伦，未易多得。次石生途遇梁兴，闻耗至勾栏，遂赎如珍出，同至旅舍，而如珍已病入膏肓，不可救药矣。次幕如珍绝命甚悲惨，次石生与梁兴踪迹陆文卿，得之。时已与梁姊苟合称夫妇。石生逾垣入，一刀殮两仇，次祭奠如珍墓上，石生撞碑死，梁兴继之亦死，是剧遂终局。

综观全剧，子美以冷静胜，无嚣张之习，无猥亵之状。淡而弥永，耐人思味，似颇得力于规抚冯郎者。余赠子美诗所谓：“坠欢海上已零星，依约犹存旧典型。省识高丘无女恨，天涯为汝惜娉婷”者，盖为此也。唯剧中情节有略异者：冯郎饰如珍，于辽阳遇盗一幕，识破陆文卿为扼死石生之仇人，即夺刀奋斫，继欲自刎，逼呼姊婿，宁死不承。先批恶姊之颊，虽受楚挞，不出一弱语，犹谓汝辈宜速杀余，方无复仇之人，否则余一日不死，汝辈即一日不得安枕，勿以弱女子为易欺云云。绕指之柔，化为百链，饶有英雄气概。子美则呼暑乞缓而已，此其弱点也。又绝命一幕，如珍与石生对坐，絮语别后横遭残暴之惨状，且语且泣且呕血，素衣上血痕斑斑如桃花之瓣，异样鲜

明，终则身扑地上，石生抚之而哭。此幕极悲极惨而极有精彩，所语报仇营葬诸节，字字清脆，动人魂魄，今子美所演，偃卧床上奄奄而逝，似觉小逊，所望子美能取法乎上而焕然一新耳目也。

石生为剧中第二重要人物，维新糾糾，割臂闹堂，报仇撞碑诸幕是其所长，温文尔雅，缠绵悱恻，则吾不得不推龙小云为观止耳。李君槃演是剧，亦饰石生，曩在舜湖曾一见之，学问谈吐，名下无虚。而文采风流，不能无憾，全才难得，斯可慨焉！

沈冰血饰石友仁，是一有学问有道德有经验之达官，较诸第一台之明海山，相去远甚。而剧本亦有异同。海上所演友仁于如珍两次被逮不发一语以救援之，甚至石生复活欲奔救如珍，反加训斥，锢之室中，是何肺肠，令人裂眦！冰血演此，则前后祸作均以旅行不预，而崔虎之讯，绞台之救，复全出其力，以如珍指纤小，谓与石生喉间伤痕不符亦有卓见。体贴情理无微不至，指陈道义，切实餍心，谓非高才，何以臻此哉？七八本改饰梁兴，便觉忠肝义胆，一齐流露，真足激扬世道，不徒为舞台生色也。

如珍父梁子青，第一台以孙菊仙饰之，为极有关系之人物，兹则平平而已。

任天树之陆文卿，陆锡涛之梁如宝，尚能称职。唯逼呼姊婿时，连批子美之颊未免过火，做工虽宜认真，然下此辣手，与人以肉体之苦痛，究竟何苦。又此幕如珍已呕

血，则入勾栏后，何必又加楚挞？海上所演，如珍病甚，鸨母恐其不起，不敢凌逼，后病渐瘥迫使应客，而梁兴适至矣。如此布置似较妥帖。至文卿、如宝，罪恶万端，一死不足蔽辜，海上有剖心祭墓之举而兹独无之。殊不足快阅者之积忿也。

春蚕曰：海上舞台如林，名伶如鲫，顾自冯郎而外，能演《血泪碑》者，曾不概见。岂非以其难能而可贵哉！余于斯剧雅有嗜痂之癖，今观子美所演又颇多感触。因从而评骘之。子美其不以吾为唐突否耶？闻凌怜影亦以善演此剧名，去岁舜湖，略得寓目，顾一现昙花未窥全豹，不敢操笔以议其后，只赠以：“一曲销魂血泪碑，西风残照动参差，雏莺乳燕相思鸟，娇小温柔亦可儿。”二十八字而已。比来悼秋诸子，于凌、陆异同颇有左右袒，仆则谓同时瑜、亮，尽可齐名，避面尹、邢，端难定论。倘亦如隋炀帝所谓春兰秋菊一时之秀耶？质诸悼秋以为何如？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二集》，署名春蚕）

评《恨海》

中华民国二年五月十日之夕，春蚕既醉，闻病蝶君言明日将演《孽海冤情》之剧，且以子美饰珊姑。春蚕曰：恶是何言？夫珊姑岂是唐突子美哉！因与病蝶君谋，必不使子美饰珊姑，顾未有以为子美地者。病蝶君曰：其演《恨海》哉，使子美饰棣华，则天下事从此大定矣。春蚕以为然，遂因病蝶君以介于子美，子美曰诺。至明日而《恨海》遂出现。

《恨海》之出现也，病蝶君与有力焉。春蚕既至剧场，观《孽海冤情》之剧既毕，而《恨海》开幕。子美饰棣华，“逆旅中宵”一幕，杜老所谓“美人细意熨贴平，裁缝灭尽针线迹”者庶几似之。春蚕不文，又乌足评子美哉？“哭母”一幕，雅有独到之处，或谓子美不善演悲剧，春蚕不信也。是幕既闭，而陈伯和之猪头四出。冰血饰小丑，议论处处佔先一着，尽有可观。顾自妓院开筵，便壶油瓶之上客纷至沓来。神主交拜一节尤坠恶道。春蚕既掩面不欲观，而病蝶君复大呼曰：时间已迫，此剧必不能终局，吾侪曷先行乎？春蚕然之，联袂偕出，品茗于万年之楼。已

而有人来告曰：此剧实终局，公等先行误矣。病蝶君闻之若有所失。春蚕曰：定公有言，“未济终焉心飘渺，百事翻从缺陷好，吟到夕阳山外山，古今谁免余情绕。”病蝶君必欲观此剧之究竟，使江州司马湿透青衫乎？抑又何必！然子美佳人必不负棣华，或谓子美不善演悲剧，春蚕不信也。

是夕东海君宴子美于酒家，春蚕醉矣，辄复草此，以示病蝶君，并告观剧者。或曰春蚕既醉，所言宜不足信。然春蚕何人？虽醉死犹愈于世之清醒白醒者，何必以醉为春蚕讳？抑春蚕所患者，斯评或唐突子美耳。至于纷纭之论或于子美有异同，固何足当春蚕剑头一决哉？信春蚕者即信子美可也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二集》，署名春蚕）

磨剑室剧谈

得海上友人来书，知子美方现身民鸣新剧社。此君恂恂非风尘中物，曩在梨里酒酣耳热，辄以折节读书为劝，颇有意承诺，余撰“梨云小录”，遂谓歌坛舞榭间，当弗复有斯人踪迹云云。别未半年，复作散花天女，岂昔贤所谓儒门淡泊，收拾不住，不禁见猎心喜耶，抑以沧海横流，文武道尽，仰屋梁而著书，千载下谁复知者，不如傅粉登场，一写胸中哀感耶？定公诗云：“中年才子耽丝竹，俭岁高人厌薜萝。两种情怀俱可谅，阳秋贬笔未宜多。”诵此为子美解嘲，且自忏前日之失词也。

子美多才多艺，新剧而外，喜学绘事，尤工西洋画法。尝以水彩画挂屏三幅及铅笔画扇箑一柄见贻，余携扇至海上，鵝雏为题诗六绝云：“一番春信又温寒，信是删除结习难。绝羨柳州风调好，毕生知己付平原。”歌场我亦负生平，禅榻婆娑黯自惊。烦恼丝桐多俗调，强和下里一声声。“凤女闲愁逝不回，此中莫更道怜才。冰弦白雪初成曲，联臂闻歌赤凤来。”卧看残日依依下，静对芳樽黯黯愁。嫩约消沈春寂寞，过江温峤负名流。

柳七风情鬓未皤，相依紫稼最愁多。溪山传此萧疏意，对此茫茫奈若何。
花落清樽谱曲时，香山风调寄杨枝。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头衔一字痴。”读之不胜凄感。

友人天遂雅擅丹青，余丐其绘便面一幅持赠子美，天遂自题一绝云：“玉笛珠衣歌舞来，非时声色总堪哀。多情应早成仙佛，度世还须仗妙才。”

瘦坡题陆郎曲绝句云：“新诗一曲沥心肝，苦劝歌坛换杏坛。却笑当年袁简老，只知泪别陆才官。”

余为子美书便面，录定公影事词四阙以当题赠，《暗香》云：“一帆冷雨。有吴宫秋柳，留客小住。笛里逢人，仙样风神画中语。我是瑶华公子，从未识露花风絮。但深情一往如潮，愁绝不能赋。花雾障眉妩。更明烛画桥，催打官鼓。琐窗朱户，一夜乌篷梦飞去。何日量珠愿了，月底共商量箫谱。持半臂，亲来也，忍寒对汝。”《摸鱼儿》云：“笑银缸，一宵花绽，当筵即事如许。我侬生小幽并住，悔不十年吴语。凭听取，未要量珠，双角山头路。生来蓬户，只阿母憨怜，年华娇长，寒暖仗郎护。筝和笛，十载教他原误，人生百事辛苦。五侯门第非侬宅，剩可五湖同去。卿信否，便千万商量，千万依分付。花间好住，倘燕燕归来，红帘双卷，认我写诗处。”《浪淘沙》云：“云外起朱楼，缥缈清幽。笛声叫破五湖秋。整我图书三万轴，同上兰舟。镜槛与香篝，雅淡温柔。替侬好好上帘钩。湖水湖风凉不管，看汝梳头。”《洞仙歌》云：“高

楼灯火，已四更天气。吴语喁喁也嫌碎。者新居颇好，旧恨堪销，壶漏尽，依待整帆行矣。从今梳洗罢，收拾筝箫，匀出工夫学书字。
 鸩鸟倘欺鸾，第一难防，须嘱咐莺媒回避。只此际。萧郎放心行，向水驿寻灯，山程倚辔。”
一时情绪差堪想见矣！

春间睹子美演《血泪碑》，辄以哀婉两字相许，比闻蜚声海上，即以斯剧。春航、韵珂列席往观，咸相赞叹，以为后起之秀。可知柯亭之竹、爨下之桐，赏音者不独蔡中郎也。得小凤一评：灵心巧舌，如见其人。益足为此君生色。余谓子美妙人演《血泪碑》妙剧，而小凤以妙文评骘之，庶几歌场三绝，文人珠玉女儿喉，可无烦龚公子樽前深惋矣。

小凤谓：打掏咬三者过多，殊减兴会。且以嫩皮肤受无情棒，为子美称冤，大声疾呼，语极沈痛，想见其下笔时义形于色矣。伟哉！小凤真能具怜才雅意者，其言可谓婆心佛口，倘民鸣社中人能俯首受教，当造福无量也。忆“梨云小录”血泪碑评语中，亦有一则论及此节者，爰摘述之，以资印证如何。原文云：“任天树之陆文卿，陆雪桃之梁如宝，尚能称职。唯逼呼姊婿时连批子美之颊，未免过火，做工虽宜认真，然下此辣手，不顾人肉体之苦痛，究竟何苦。又此幕如珍已呕血，则入勾栏后何必又加楚挞。海上所演，如珍病甚，鸨母恐其不起，不敢凌逼，后病渐痊，将逼使应客，而梁兴适至矣。如此布置，似较妥帖。”

如玉为是剧第二主角，余目中所见，龙小云第一，赵

君玉次之，夏月润为下。盖如玉以贵介公子而兼书生本色，必须从温文尔雅四字上着手。凡浮薄寒酸，嚣张粗犷诸气，均宜戒除净尽。即其法庭争供，绞台并命以及刃仇撞碑诸幕，亦由至情凝结而成，不容着丝毫好勇斗狠态度也。至扮相一层，尤关重要，盖非有临风玉树之姿，不足以与绝代佳人之梁如珍相匹敌耳。小云英俊华发，与春航直是一对天生佳耦，其演奏琴前一幕，戴礼帽，着礼服，进谒其父，言观友人结婚归来，怀中出爱情小说一册，要父同阅，款款曲曲，情态如画，不独于本剧情节多所映带也。赵、夏俱武生出身，无论如何湔伐，总觉火气未净。君玉扮相尚佳，较小云则稍逊，第一次闻如珍被逮，无惊骇怜惜之态，徒与乃父斗口，殊不合情理。观审见如珍受拶指之刑，负气冷笑，全不关切，直至将动大刑，始上堂争认，尤觉欠妥。小云演此，则闻信急驰，抵法庭时，如珍已受拶踣地，问官复大呼用刑，即挺身直前，节拍较紧凑。阅报得梁公恶耗，欲访寻如珍一场，君玉全用强硬手段对付其父，百端抢白，虽云情急，究亦未安。小云演此，闻耗后相思成疾，乃奉父命往申，亦觉稍为蕴藉，不徒以曲折见长也。月润所演，余只见送别一幕，其人颀而长，年事复高，扮相甚劣，态度则呆若木鸡，殊不雅观。天影颇负时誉，未知视三人如何，倘得如小凤所评，则吾心滋慰矣。

《血泪碑》第一幕学校开会，配角最难。曩在第一台所见，校长如马夫，女教员如鸨妇，男学生如不规则之巡

警，女学生则直小东门外城河浜畔之人物矣。尝笑春航、小云受此熏陶，殊令人不可复耐耳。今冬春航入中舞台复演是剧，以江梦花饰女校长，态度既娴雅，演说复具有条理，余大叹服，以为名下无虚。顾门墙桃李，则群雌粥粥，依然如百鬼夜行，盖舞台中旦角既少，而旧饰武旦、摆旦，以及扫边青衫者，决不能为新样之化妆，无可如何也。今民鸣社群材济济，倘可弥此缺憾耶。

《梁石哀史》其剧本共有三派：一名《血泪碑》，春航始排演于新剧场，遂自南洋第一舞台，而丹桂第一台，而新新舞台，而中舞台。今子美复演于民鸣社者是也。一名《同命鸳鸯》，新新舞台开幕时，天知派尝演之，今新民社所演者是也。一名《双鸳鸯》，毛韵珂演于新舞台及肇明者是也。《血泪碑》本事详见《春航集》中，盖据第一台初次排演者笔录，年来颇有增损，计有两节较原本为佳，一为崔虎行劫某宦，遂遭掩执，省却发兵追捕诸幕。一为如玉暴卒，未殓即庆更生，省却出殡盗棺诸幕。以格局论，此等枝节无关正文，自以删繁就简为是。以事实论，如玉复活与其在出殡以后，亦不如在未殓时之较近情理也。其改窜而远逊原本者，亦有数节，盗妇行刺既为节外生枝，而崔虎在狱中屡以游词挑如珍至形诸梦寐。（梦中系如珍先出场与如玉问答，继如玉入内，崔虎出场，述相慕意，如珍竟不拒，已而两人先后入内，则梦醒矣。揆其用意，当是初为如玉入如珍之梦，后则如珍入崔虎之梦，故现象如

此。然界限不清，不知道以为如珍梦中见崔虎，且许其相慕矣，岂非世界大罪过事耶！顾即崔虎梦中见如珍，不见其戟指怒骂，而见其含笑默许，余犹以为世界大罪过事也。)临刑时，犹谑浪相加，在演者徒知为描写崔虎悯不畏死，计独不虑唐突我冰清玉洁之如珍耶！盖剧中主角，只有珍、玉两人，文卿、如宝已属宾位，何况崔虎更是宾中之宾，初借其误杀梁夫人，使珍、玉受冤入狱，继借其行劫就擒，使珍、玉辨诬出罪，系铃解铃，全不费力。至于法场一幕，与如珍先后就刑，既以结束此人，复为腾挪时间地步，使如珍之绞尚可迁延，如玉之来，不嫌突兀，编者于此，骊珠在握，灵机四照，何等巧妙，固不必出力为崔虎写照，致画蛇添足，求工反拙也。若刘大刀者，始用以劫截梁氏，使珍、玉有穷途之遇，继用以招罗亡命，使崔虎为越货之谋，用之既毕，则与崔虎同日死可矣，何必盗而有义妇哉，质之春航以为何如，更质之子美以为何如？

《同命鸳鸯》余未得见，顾闻其剧本中有一大谬，即如玉遇梁兴后偕至妓院，欲赎如珍，怒其婪索多金，遂致用武，尽毁院中器具。而妓家则迁怒如珍，大加楚挞，备受夷伤，及如玉主仆奋力救出，卒以受病已深，奄然不起。是也，此节余于报章中见之，未知有错误否，果如其言，则如珍之死，直如玉致之，不但伯仁由我矣。以人情而论，如玉所欲得者，千灾万劫中一患难知己耳，以抚军家儿腰缠万贯而来，初非穷措大不值一钱者比，黄金赎蔡、明珠量

郑，于彼何惜，顾忍以玉人为孤注而甘心于一打耶！着此一笔，遂令如玉真为好勇斗狠之恶少年，其身分降低万倍，而全剧亦黯然减色矣，雅为编者、演者两无取焉。

《双鸳鸯》亦未窥全豹，有议其命名之未妥者，姑不具论。颇闻前半段剧本与《血泪碑》相同，后半段则任意增加，如珍而外别有女郎数人同嫁如玉，后复同死。迹其命意布局，不能脱旧小说一夫多妻之窠臼，徒以情节热闹花样繁多取悦世俗，而于梁石爱情正文本旨反致抛荒，去题万里矣！喧宾夺主，点金成铁之讥其何能免。

剧本之派别既如上所言矣，以人才而论，天知派、新民社未获寓目，不敢轻置一词。韵珂铮铮，亦一时之选，顾欲方驾春航，则终隔一尘。义华大巫小巫之评，越流化工画工之喻，歌场月旦，已有定评，特以子美与韵珂相较，尚未知鹿死谁手耳。

小凤有为子美《血泪碑》作两绝云：“苦费情天造作才，搓珠抟玉各成胎。人间又着闲哀艳，红泪碑前咳吐来。
我笑当年石季伦，坠楼亦有姓梁人。何如万劫千灾后，独了珍娘未了因。”

子美今春演剧梨里，余一见觉有异感，因撰《血泪碑》评语数千言张之，复赠诗二绝。所谓“坠欢如梦梦难醒，依约犹存旧典型。省识高丘无女恨，天涯为汝惜娉婷。

呖呖新莺出谷迟，别将哀婉系人思。不须更诧凌郎美，秋菊春兰自一时。”者是也。里中诸子洞知余事，每宴

子美酒家，辄邀余列座。沈酣颠倒，荡气回肠，几于无日不饮，无饮不醉。酒痕墨沈淋漓衫袖间，迄旬馀始罢，可谓一时之盛事矣。旧欢易逝，良会难追，急景残年，沧江独卧。望美人兮天一方，思公子兮未敢言。悠悠我心，如何能已。

颇闻海上有倡凌党者，党之一字，无端流入新剧界中去，定生出许多是非来。盖既有凌党，安得不有旗鼓相当之陆党。袁本初云：天下健者，岂唯董公，况又避面尹邢适为同时瑜亮乎！此后风云漭漾，必能绝世奇文，敢告论者，第能谨守范围，勿如盛孝章所云，今之少年喜谤前辈者。则老子于此兴复不浅，行将凭轼以观，或亦见猎心喜未可知也。

数月以来，未与子美通音信，但时时从报纸中寻消问息而已。晨起，忽得一书，几如谢安石闻小儿辈破贼，不觉屐齿之折矣！书中有：日暮风萧，听断雁一声声，犹似唤故人来也。云云。嗟乎，良友多情，增我回肠荡气耳！爰报以四绝云：“收拾风华计未真，明珠重现女郎身。如何舞罢歌残夜，犹忆寒江独钓人。”中酒情怀惜别词，梨花满地絮相知。难忘金镜湖头路，失意蛾眉宛转时。

一帆冷雨过苏州，十日名园恣俊游。如此相逢如此别，几宵春满九华楼。天寒翠袖意如何，惆怅华年似掷梭。感汝殷勤留后约，春风吹绿浦江波。”

比来，以妄人喋喋，稍事笔诛。拔剑击苍蝇，着屐踏

鸡子，自笑结习未除，易生闲气，忽得友人姚鵠雏贻予美长歌一首，读之如仙露琼浆，醍醐灌顶，胸中块垒淘洗无余，唯有合掌赞美而已。鵠雏日下才名，云间华俊，狂奴故态，兀傲无前，曩与驰逐歌场，识曲赏音，每多同异，高谈雄辨，往复不休。今独倾心子美，赏其玲珑端变之姿，贻以绝艳惊才之作，譬诸丰城神剑，茂先望气而先知；冀野名驹，伯乐空群而独顾，宁非艺林之佳话，菊部之艳闻哉。鲰生不敏，瞠乎后矣，鵠雏诗中有“鹿死谁手定何云，天下英雄操使君”句。余亦诵《金风亭长》一绝云：“海内文章有定评，南来庾信北徐陵。如何著作修文殿，物论翻归祖孝征。”书此觉与鵠雏高踞百尺楼上凭栏俯视直骂程不识不值一钱，何况豚犬儿郎鸡虫厮养如曹蜍、李志、董龙、钱凤辈耶？端笑前日之词费也。

鵠雏之作题为《贻予美兼示亚子，戏效实甫体》，其诗云：“我识亚予以壬子，清癯磊落天人姿。顾乃留侯貌似妇人好女子，不作张苍瓠白王约肥且痴，非言艾语出突兀，亦有奇气生须眉。平生何所好，第一冯春航，尽举古往今来，环肥燕瘦三十六天之美质，樱桃何戡二十五郎之歌喉，并为太真第一流。化生愿作船山妇，长句甘与梅村侔。迩来里居肆跌宕，乃有中郎虎贲来慰汉臯解佩之牢愁，陆郎子美吾未见，但见齐纨一尺，高山流水，逼视寒生秋。亚子为语譬诸天下三分之明月，一分在扬州，二分散在冯郎、陆郎之眉头。安得二难并合竞一日，弗使尹邢避

面长为忧，果然天与诗人尽如愿。一则出山泉水更清冽，一则画图吴苑真长留，一则徐娘未老，太真马嵬之年艳倍昔，一则瑶华初嫁，十五对门之妇清无俦，实欲左拍洪崖而右挹浮邱。颇闻异端竞凌贾，洪水猛兽佛老杨墨谁兼收。辞而辟之正有道，正气硜硜冲斗牛。鲰生昔亦树旗鼓，偏师直捣奚非优。君如苻秦百万投鞭断流势煊赫；我如叔子轻裘缓带长优游。偶然冲折阵鹅鶴，重瞳独挑项王战。鹿死谁手定何云，天下英雄操使君。乃有荣阳冲道各争守，伊人为谁陆子美，子美清扬姿，玲珑更端姿。于冯得其婉，于梅得其清，于贾得其腻。三宗汇合归净土，九派浊流横大地。吁嗟乎，歌场月旦原无他，云郎苦少迦陵多。绮才惊艳令销磨，我其将奈子美何！”

鹤雏席次迟子美有作，即寄四绝云：“霜白天高漏欲终，酡颜酣欲比残枫。水心大树都无恙，只少江东陆士龙。金缕歌残夜色微，五铢轻欲上天飞。平生色相销都尽，难忘温郎白袷衣。曾闻柳七语纷纭，孤雁飘零怆失群。惭愧江南成独步，寒梅香里复逢君。平生江海意蹉跎，黛意眉魂忆已讹。记取几人成嫩约，春申楼畔夕阳多。”除夕，《简小凤、倦鹤兼怀亚子、子美》一律云：“微吟正藉诸君共，薄醉殊辜一月留。差喜冰姿能惊坐，稍怜暝色欲侵楼。吴江枫长春初入，白下霜多涕未收。何似参军髯自好，只将烂漫答春游。”

人菊集定公句赠子美四绝云：“一生孤注掷温柔，凤

泊鸾飘别有愁。洗尽狂名消尽想，文人珠玉女儿喉。
整顿全神注定卿，美人才调信纵横。人生那用长辛苦，歌哭前贤较有情。
弱冠寻芳数岁华，腰身略似海棠斜。
梅痕菊影商量遍，救得人间薄命花。
是仙是幻是温柔，乞得人间一度游。
世事沧桑心事定，人间何地署无愁。”

予美书来，颇有蛾眉谣诼之感。急驰笺慰之，其辞云：“子美足下：展奉手书并小影两幅，藉谂故人惓惓之怀，欣感靡极。前此一函，迄未寓目，岂为洪乔所误耶！仆以尘事牵绊，卒卒鲜暇晷，沪游之约，久未能践，怅惘奚如。握手言欢，计当在送春迎夏时矣。比来海上评剧家如云而起，顾聆其议论，庞杂已甚，恶直丑正，实繁有徒，披沙拣金，雅难其选，何况兰忌当门，珠悲投暗，宜足下之怏怏也。仆本非曲子相公，亦不愿为评剧专家，偶以结习，未空雌黄粉墨，斯乃文人寄兴之常，实亦豪士耗奇之法。项忆云有言，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，缅怀斯语，心骨为酸。而忌者恶其异己，腾谤无端，集矢操戈，于今为烈，宁非可笑。要之吾曹期许，各有千秋，撼树蜉蝣，终当嗤其不量耳。足下解人，亦以斯言为不谬否。灵水何人，睹其记语两则，文采斐然，既佩足下持论之超，复赏斯人遣词之雅，得友如此，当为足下贺矣。春风骀荡，百卉芳菲，伏维爱惜景光，慎时自葆，不尽缕缕。亚子敬白。”

友人毗陵汪兰皋有梅陆合集之刊，索余题句。余方辑《子美集》，即成诗四绝云：“清言俊辨麈尾拂，高谈大睨虬髯张。百尺楼荒蜕翁逝，屈指我数毗陵汪。英雄不合雕虫死，摘粉搓脂亦等闲。收拾东南闲涕泪，狂名从此满歌坛。旧芳新艳本殊途，北胜南强事有无。狂杀云间姚宛若，应言吾道未终孤。我亦歌场曾树帜，上天下地说春航。重重绮孽销难尽，一集还堪付陆郎。”

（载 1914 年 6 月《子美集》乙编）

磨剑室剧谈补遗

兰皋编《陆子美集》已成十之六七矣，闻余亦有斯作，遂自焚其稿，书来有“黄鹤题诗，敢不搁笔”之语。余复书逊谢，且以琴南、天笑同译《迦因小传》不袭一语为言。劝其收拾丛残，毋负初志。旋复得惠笺一通，其辞云：“亚子足下：奉题四绝，薰沐拜领，以从者之忠壹紫稼而肯屈意为我赐润咳唾，高雯逾格，谨志勿谖。续奉惠书，商榷陆集，具仰廓然之意，书来以先所编未竟之陆稿业已弃掷，此时无从检理矣！拙编现拟仍名《梅陆集》，惟陆集只有画图数幅，不著一字，譬之《华黍》《由庚》有声无词，不落言诠，较有深味。我公何不再为我题陆集数诗以识此段公案，亦异日佳话也。匆匆奉复，仍乞相闻。顺颂起居百益。兰皋顿首。”爰续题四绝奉报，云：“群儿轻薄自纷纭，并世谁当定我文。多谢毗陵老居士，三都赋为左思焚。

白雪阳春古调弹，一篇锦瑟解人难。何如不落言诠好，华黍由庚一例看。
书生屈意作伶官，奇士埋愁入笔端。一样英雄沦落恨，青衫红泪几曾干。
霸才无主最堪伤，蛮语参军未许狂。闲却中原驰檄笔，调铅杀粉

为伊忙。”

编《子美集》既竟，驰笺四出征求意见之作，一时佳观纷来，琳琅满纸。而鵠雏、杏痴二子，惠简尤饶有意趣，并攫之实我剧谈，二子当不以朱什贪多见诮也。鵠雏书云：“披手毕，歉甚。正忙于为公做文章，不料《子美集》序词刚刚完篇，汪兰皋又来纠缠《兰芳集》序词了。索性再做一文一词，今日告成大功，持论颇不随波，亦可以告慰于亚子也。松居近得朱孽儿者，才调不凡，姿韵隽上，曾任民权分纂。及在启明客串，居然又一陆子美，君不以为唐突否？闲辄相念不尽。此叩俪安！鵠上。”

杏痴来书云：“亚子足下：别后数月，正在驰想，忽奉手章，快慰奚似。《子美集》行将刊行于世，论歌辨舞，如此生涯，吾侪今日之感慨为何如也。陆郎天生俊逸，与凌怜影堪称江东二难，极一时之盛，凡有耳目，靡不倾倒欲绝，复得足下品题，万古山河属此人矣。弟居此不聊，官场臭味薰染郁蒸，竟日为之脑昏。况天地蓁莽，事不如意，杏花憔悴，梅影参差。中夜徘徊，愁肠寸寸断耶。诗久不作，作亦不佳，日惟痛饮，饮必大醉，醉则痛哭。书来皇遽，莫知所为，窃前句聊以塞责，知我幸勿罪我。新舞台火后，冯郎又似浮萍，秀气所钟，造物亦忌，可为长叹。足下何日至沪，回忆客岁江楼聚饮，商订《春航集》时，兴至豪也。曾几何时，江南江北，故人千里，能无黯然。弟万虑灰冷，颇怀世外之想。大江中流，焦山之巅，有袈裟

顶礼者，殆弟之结局。反顾世间芸芸众生，如狂如醉，抑何可笑。尊著杀青，惠我一册。曩主《生活日报》笔政时，陆郎尝造访，适以事出相左，惆怅至今，见时乞代达衷曲，甚盼甚盼。万绪潮涌，不尽欲言，珍重珍重。杏痴弟姜可生。空首空首。”

友人铁厓，为侪辈中最好持异论者，顷自海南贻我一书，议仆前劝陆郎折节读书事，语多偏宕，又扬陆抑冯，大非鲰生本意，顾所持亦颇有独到之见，录此以质世之读斯集者。其书曰：《南社》八集，足下赠陆子美诗妙绝。我前已闻陆郎名，恨无眼福不得一睹，观足下诗，令我神移。以足下诗及姚鹓雏诗推之，陆郎当在冯、梅、贾三子之上。此三子要亦名过其实，我所弗喜，且稼华已过，秋气日深，虽爱之者不愿闻斯语，其如驻颜无金丹，不能使三子不老何。陆郎正值芳龄，自然擅胜，我虽不见，可测而知，未知足下能攫取其小照寄我，使我略尝艳福否。足下诗敦敦诲以读书，用意甚佳，不知天生美人，原以供万人之瞻仰，遁迹深山与草木为伍，不大负造物生材意耶。闻陆郎又上歌台，仍作女郎，此真能体上天之心者，陆郎殆不可及也。夫我尝有议论曰：貌美者，天质也，学问者，人力也。天质非可学而至，人力可以勉而几，故天质贵于人力。陆郎有天质矣，而足下乃教以人力，贵其所贱，贱其所贵，宜陆郎之不欲从也。此等话大负足下之意，然为陆郎个人计，遁迹深山，守真抱朴，不以色相示人，固吾辈惜之之

心。然吾见貌美者之不成材多矣，况既舞衫歌扇，化为美女，而可望以著书名山，传之千古耶？鲁君以明堂钟鼓养鸟，鸟愀然不乐。其足下之诗也乎，无话可写，寻此与足下抠气。幸见骂，我乐闻也。弟性白。

《子美集》杀青有日矣，复于豹军处得杏痴来简及浣溪纱词，并录于此。简云：“亚子足下：书悉，近填小词四阙赠子美、怜影，录呈乞采登《子美集》。一时瑜亮，江东二难，并及怜影，想亦吾子所谓然也。近状悒郁，无以告慰，行将长埋黄垅碧草中，千里故人无复相见期矣！同社胡石予君，其人何似，闻善绘墨梅，足下愿为我媒丐得一帧否？昔彭雪琴眷杭州名妓梅仙，后梅仙死，彭氏尝誓画十万梅花，以志终身不忘之意。可想慕彭氏为人，而所遇复同，独恨可不能工画事，且所恋之梅影，犹在人间，黄金作祟，好梦如云，世少黄衫客，李益终为薄幸人耳。石予先生倘不我弃乎，则我死后也留得一段伤心史，不让彭氏独步。可命系一发，死期迫矣，足下其速有以报我。阅朴庵、鵠雏、一厂诸子题辞，如登众香国，满体芬馥。又似梯青云，见月宫仙子翩翩作舞，《子美集》诚无美不备，第未知出版何时，可有生之日获一见及之否？是不可知矣，嗟嗟！社弟姜可生杏痴空首。”其《浣溪纱·赠子美、怜影海上，用唐人句》云：“安得好风吹汝来。曾闻仙子住天台。雾绡云縠称身裁。蓦上心头消未得，狂心醉眼共徘徊。争教红粉不成灰。月照高楼一曲歌。水晶

帘卷近秋河。玉郎沈醉也摩挲。寂寞江天云雾里，繁华秾艳竟如何。一生惆怅为伊多。
瑟瑟罗裙金缕腰。佳人屡出董娇娆。红蔷薇映碧芭蕉。料得也应怜宋玉，魂随暮雨此中销。帘钩纤挂玉葱条。

生魄随君君岂知。断肠烟柳一丝丝。只应图画最相宜。
每到月圆思共醉，好风偏似送佳期。栽莲莫怪藕生丝。”

兰皋为余叙《子美集》，极淋漓感慨之致，来书所云“三十年肝膈，为公一吐者”是也。顷复见其《梅陆集》自叙，亦能道着下走心事者。爰并载之。叙云：“由此上溯二十年，当甲午中东未战之始，余方弱冠，偕江尖吴眺河上孙寒崖等游京师，无日不涉足韩家潭（京伶荟萃之所）。其时，京伶之艳者推小朵，后此为乙未，为戊戌，为己亥，虽数至，都未尝与歌者接近。时时取醉大同居（酒肆名，在韩家潭口），终不越雷池一步。北斗倦游，乃浮汉入湘，居长沙十年以来，知有韵娇、炳荪二伶。顾韵伶老去，炳童憨未足以餍余意。光复后蛰居海上三年矣，海上好事者以伶人冯春航、贾璧云标立党帜。互战文字，其始以为游戏，潮流所激，遂堕旋涡，不识视彼政党盛时，如蜩如螳，如沸如羹，为何如也。余之对伶党与政党，同一持冷静态度，萧然无与，未尝以一矢相加，遗而中怀耿耿，不能不有所权量，特终不宣之口耳。居无何，后璧云而来者，有梅兰芳，而春航继起，复有陆子美。兰芳则所至无不倾倒，

子美则柳亚子所提挈，余于二子演剧，屡屡往观，顾未有所褒贬，亦如其遇冯、贾也。一日，阅邸抄，以清室汉军赵尔巽为修史总裁，以湘潭诗人王闿运为馆长，忾焉有感。迨夜，南社雅集，余既中酒，笑谓一座，余今当为《梅陆合集》矣。座中出不意，各大惊，因引巨觥以盟，息壤，人事猝猝，抉剔爬搜，自顷甫竟，而亚子从梨里寓书谓已另成《陆子美集》，崔灏题诗，太白自然搁笔。余因尽弃陆稿，删梅兰芳、陆子美合传，重撰梅兰芳传，而留子美小影数幅于后。方以南陔华黍有声无辞，柳编同时刊行，他日虽有广微其人，勿烦为补亡矣。斯集仍以梅陆名，不忘始也。亚子既屡劝勿弃余编，复邮诗四章宠之。亚子者，壹于春航，即其奖子美，亦以虎贲貌似中郎之故。虽以小凤之贤，一为兰芳本纪，磨剑室剧谈，几欲按剑，顾于余之为《梅陆集》，相视莫逆。嗟乎，并世惟余能不党，惟亚子能党，知此意者，独亚子也。民国三年五月。汪兰皋叙。”

余来海上，子美以白萍、笑筠、啸天三子投赠之作见示，属编入集中。录如下：白萍赠子美《一剪梅》云：“春去江南何所之。花化香泥，柳剩残枝。相逢一笑便开眉。漫道相知，且诉相思。太息人间万事非。君也含悲，侬也含悲。樱桃红了绿梅肥。风又凄凄，雨又霏霏。”又绝句云：“江南四月愁时候，梅雨声中遇陆郎。卿本妙人天上少，酣歌恒舞岂轻狂。”笑筠题子美化妆小影四绝云：“清丝脆管奏霓裳，幻出欧西绝代妆。怪道陆郎风貌好，

玉人生小住金阊。仙云一朵落人间，倦舞天魔散翠鬟。高卷石华舒皓腕，动人无那玉双弯。闲拈裙带倚胡床，个是江南傅粉郎。歌吹沸天灯似海，万人翘首看花王。蛱蝶雌雄认不真，雪肤花貌画中人。纤腰一捻灵和柳，勾引萧郎欲断魂。”啸天赠予美两绝云：“绰约丰姿貌出群，温柔化作女儿身。剧怜入世多幽怨，为效灵均赋美人。道是云间陆士龙，惊才绝艳幻花容。不图纸醉金迷地，忽听萧娘唱懊侬。”

雪泥闻鸡室剧谈数则，亦子美携示属余采录者。评《颠倒鸳鸯》曰：“客冬之夕，风雪漫天，冷风袭袭，小窗无事，信步至大新街，则见灯光之下，人影寥寥，路当通衢，香车绝迹，而遥望人市热闹处，则电炬灿然，雨雪霏霏中，露出洋房一所。比至，而车马盈盈，集于道左矣。俯视道途，泥泞不堪涉足，姑入其门，方知民鸣新剧院也。门者导余登楼时，方鸳鸯谱开演。子美慧娘，慧心别具，洞房一幕，不即不离，不泥不滞。与玉郎琐语时，以女子身而强作男子态。宜乎袅娜羞涩，一言一笑，一笑一掩，写深闺处女之神情，可谓有声有色。夫小姑独处，本不解儿女之情，乃吉士鳏居，亦岂知温柔之乐。李代桃僵，卒成佳偶，观此剧而不心旷神怡也鲜矣。评《破镜重圆》云：“破镜重圆中子美饰甄女，俯首弯腰，一种小妮子态度，维妙维肖。与大男联姻后，羞容满面，杏脸桃腮，妍丽益显，颇有令人可爱可怜处。”评《多情种》云：“子美之陆云娘，痴

心女子，情窦方开，小姑独处，惆怅无郎，蜷伏深闺，怀人正苦，终身已有所属。方期好事圆满，而一旦消息传来，谓意中人已得佳偶，且吉期有日矣。此时脑际如受绝大之刺激，痛心疾首，欲言无言，有情人对之，宁不流涕耶。嗟乎，流水无情，一任落花之漂荡。由来德行女子不愿，人尽可夫，长哭低啼，听呜咽之声声，真是悽然欲绝。演剧至此，神乎技矣！”

一厂有偕余及小凤、子美同观春航《贞女血哀》剧，即事赠子美之作，朋侪多属和者。汇录于下，亦足想见一时情景也。一厂原唱云：“蟾宫长怨夜如年，偶降蓬莱转羨仙。一艺已成原不俗，千秋绝业待堪传。蛾眉谣诼无今古，兰蕙芬芳有后先。丝雨片风忘坐久，此心迸付十三弦。”余和作云：“但许重逢未恨迟，一春憔悴为相思。哀丝怨竹情何苦，菊影梅痕语岂痴。一代风华归茂苑（春航、子美均吴门产），百年谣诼误蛾眉。回肠荡气平生意，况复闻歌雪涕时。”小凤和云：“云翻雨覆餘吾輩，一夕荒荒载酒來。旷世衣冠新礼祀，六宮簫鼓旧蓬萊。会將盛世无双事，付与歌場第一才。到此何能問毀譽，應知同歷劫余灰。”治公和云：“昨岁春风识面迟，桃花流水系人思。悔修福慧宁修艳，不羨神仙只羨痴。未许狂花经雾眼，怕繙新史扫云眉。无多绮梦生犹寄，难得歌場絕倒时。”病倩和云：“省识春风已十年，嫣然疑侠复疑仙。听明不为多情误，绝伎原凭我輩传。漫信尹邢須引避，由來瑜亮莫爭

先。可堪雨覆云翻后，剩有心情付管弦。”忏慧和云：“风华秀雅费人思，海内名流望见迟。亦侠亦狂亦妩媚，是仙是幻是情痴。联珠合璧称双绝，秋菊春兰竟并时。从此晓风残月曲，不须更谱女郎词。”兰皋和云：“青天白日堂堂去，莽雨罡风故故来。朱邸弹鱼空剑铗，华亭唳鹤分蒿莱。中年丝竹挥无泪，优孟衣冠剩汝才。我愧词人柳三变，龙泉一祝一成灰。”莼农和云：“歌场恨我独来迟，秋菊春兰有所思。已听新声翻白苧，又传绝调比红儿。评量丝竹宁多事，结束铅华来是痴。谁分郁轮袍唱后，犹存直笔到蛾眉。”倦鹤和云：“不情宇宙郁千哀，古意骚心托善才。一曲懊侬金铸泪，双修福慧玉为胎。衣冠优孟开新运，诗酒旗亭冷劫灰。别有苍茫无限感，闻歌我亦断肠来。”寄尘和云：“今日重逢迟未迟，寸心有贮尽相思。几经哀乐谁能惯，倘不聪明那解痴。张雨波微劳一盼，压云山重是双眉。欲仙欲死无言说，第一难禁在此时。”朴庵和云：“五月江寒消息迟，相逢何处寄相思。风波满目人情险，歌哭无端我意痴。自古贤人唯肆志，而今竖子尽扬眉。神州久已中声绝，况复哀猿长啸时。”天民和云：“扬州梦觉十年迟，舞袖歌衫荡绮思。弹铗归来馀感慨，冷舟偕隐岂顽痴。阳春一曲超凡响，明月三分斗画眉。相见忍谈天宝事，江南风景落花时。”万里和云：“姗姗微步恨来迟，舞扇歌衫寄所思。卓氏巧描螺子黛，吴蒙狂似虎头痴。杯邀明月成三影，图展春山写十眉。湖海相逢毫气

在，风流况有郑当时。 拈将成佛先灵运，同向龙华会上来。 茂苑莺花馀绮丽， 苏台麋鹿莽蒿莱。 文章黼黻思王会， 优孟衣冠陋霸才。 同是幻身留色相， 相思刻骨易成灰。”

留海上十日，行归里矣，适芷畦自魏唐来相见，喜甚。因邀一厂、兰皋、无射、人菊、子美、灵水、白苹、瘦月、豹军、兰畦、桂畦、寄尘、屏子、景明、佩宜同饮酒楼，狂啖大嚼，几欲醉卧卓女垆边，亦斯行大快事也。芷畦有题《子美集》一诗，值题辞已印竣，不及加入，补录于此。诗云：“风情未减又添狂，颠倒江南旧酒场。不是士龙真绝倒，如何顾曲到周郎。”

(载 1914 年 6 月《子美集》乙编)

练塘小志叙

练塘以蕞尔一隅，斗入元和、吴江、青浦三邑间，华离破碎，滋弗便于行政。民国纪元前二年，里人邹亚云上书当事请割元和、吴江所属地悉隶青浦，于是经界始正，而疆域形势，亦因以大变，后有述练塘沿革者，弗能遗亚云矣。里故有高氏琢堂所著《颜安小志》，断于庚寅之岁，距今已二十年，又稿本单行，流传未广。亚云思从其业师万先生继长为增辑成书，卒卒未果，遽陨其年，论者惜之。余与亚云论交在甲乙之际，辛亥九秋，同客海上，往来尤密。尝介谒先生，见其恂恂笃谨，有君子之容，顾人海浮沈间，立谭未竟也。亚云既长逝，余倦游削辙，息影禊湖，而先生亦适以授经来斯地，风雨过从，追话畴曩，每为怆然不自禁。先生则出一编相示曰：此《练塘小志》也，实亚云所欲从事而未进者，今幸假手不佞，告厥成功矣，子弗可以无言。余受而读之，盖为卷者四，为目者二十有六，考核终始，分别部居，犁然可观，罔有遗漏。然后知先生用力之勤，程功之笃，丹铅兀兀，露纂雪钞，殆有数年如一日者，其意不重可感歟。余学殖荒落，见闻弇陋，无足稍效驰驱

者，独念先生惓惓之诚，不容固谢，且悲亚云早世，不获睹斯志之成，能无遗憾。爰述所怀，聊厕简末云尔。

（载 1915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4 集）

《变雅楼三十年诗征》叙

十年前结客湖海，识金山高天梅。天梅工为诗，余亦稍稍娴竟病。旅邸寡欢，风晨月夕，一篇脱手，赓和竞作，见者笑为书痴。然当是时，吾两人皆年少气锐甚，酒酣耳热，高自标榜，辄谓上马杀贼，下马作露布，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，江东无我，卿当独秀，所交相期许者，盖不在琐琐李杜韩柳间也。中遭多故，尤患相煎逼，柳车复壁，日夜惴惴然，虑收者在门，剥床硕果，愁遗风云之际，顾世无隆准公，谁则知子房者，吾谋适不用，遂谓秦无人，坐令沧海扬尘，神州沈陆。饶吹之曲，变而为蒿里平陵；优昙之华，原等于电光石火。追维畴昔，同辈少年，或碎筑秦庭，或怀沙湘水。或顾影弹琴，嵇生绝广陵之散，或远山消渴，茂陵传封禅之书。白社人间，黄垆地下，满眼西州，何处不可迴车痛哭。独吾两人，尚顽钝不死，引镜自照，头颅俨然，宁弗令阿麌齿冷。而风潇雨晦中，荒江老屋，相望几数百里，犹能长吟短咏，更唱迭和，以寄其忧伤憔悴。盖项生有言，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。余既号召俦侣，辑为南社一编，举世沈酣，漫漫长夜，独以伤离念乱

之词，强聒不舍，虽触时忌勿顾。而天梅则雪钞露纂，别有《变雅楼三十年诗征》之作。并蓄兼收，不因人废，若以所见世诗史自任者，托意虽不同，要其肮脏无聊耗奇借琐则一也。书成，索序及余，因举十年以来所郁塞磊落撑肠破腹而未能遽下者，掬以与之。天梅见此，必曰狂奴故态复作矣。

（载 1915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4 集）

《空中语》叙

太史公有言，秦既得意，烧天下诗书，于诸侯史记尤甚，为其有所刺讥也。于是自五帝三王以来，孔老杨墨庄列荀孟诸家之微言大义，遂与一炬俱烬，终秦之世弗敢出，其存者独医卜种树书耳。今日之中国，亦几几乎焚坑矣。民权民族民生之政见，自由平等博爱之学说，不以为叛逆，则以为扰乱。言论朝出于口，弹丸且夕洞其腹。环顾文字之林，既恹恹无复生气，独所谓小说者，汗牛充栋，方日出而已，将母纤儿贾，竖徒以其俳优轻薄之词，媚世俗而弋赢利，滔滔者天下皆是乎。抑犹有一二坚苦卓绝之士，不得已而遁于斯途，以自鸣其不平也。昔虞山黄摩西论《水浒传》、《石头记》，谓其创社会主义，阐色情哲学，托草泽以下民贼奴隶之砭，假兰芍以塞黍离荆棘之悲，然则虞初九百中固未始无菰芦人物在耶。吾将于《空中语》之出世觇之矣。

（载 1915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4 集）

《燕蹴筝弦录》叙

金风亭长风怀二百韵，瑶情琼思，海想霞愁。玉台香奁，殆无其匹。顾影事微茫，连牴难读，将毋遗山所云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者耶。云间姚子鵠雏，独能以意逆志，衍为稗官，都七万馀言，自谓言情而不流于亵，庶几近之。昔微之会真一记，得王实甫辈为之点染，遂令名士美人，千载下犹奕奕纸上。今姚子是书，托体虽殊，用意则一，以视俗传唐子畏辈故事，刻划唐突，不亦远胜万倍耶。抑余闻竹垞，晚岁手订全集，弗肯删除此作，谓宁不食两庑特豚。而同时王西樵自叙其诗，亦曰情至之语，风雅扫地，然不过使我于宣尼庑下俎豆无分耳。前辈风流，概可想见。近世龌龊小儒，热中干禄，乃至藉卫道之名，以尼山为终南，古今人贤不肖，相去何如哉。然则姚子之为是书也，其亦夐乎远矣。

（载 1915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4 集）

《分湖旧隐图》记

余家胜溪老屋，旧在分湖之滨。湖为吴越间巨浸，汪洋数十里，南属魏塘，北属松陵，中分两界，故名分湖。俗加水旁为汾，非其朔也。濒湖而居者，元有陆辅之，明有叶仲韶，咸以风流文采，与湖水相掩映。碧梧苍石之图，芳雪疏香之集，传者至今有馀慕焉。有清三百年，风雅辈出，超群绝伦独推郭灵芬。顾飘零湖海，不遑厥居，终且移家魏塘，一往不返，宁非分湖之不幸欤。余家先世，即卜筑胜溪。高祖粥粥翁，雅好搜求乡里故事，既撰《胜溪竹枝词》如千首，复有《分湖小识》之辑，其徵文考献之盛心，当与斯湖共垂不朽。乃数传而后，终亦致流离迁徙，轻弃故乡，以视灵芬当日，其感慨又将何如。念自梨川赁庑以来，忽忽一十七稔。巷南偏侧，每吟杜陵之诗；近市喧嚣，雅类晏婴之宅。欲求如儿时钓游故地之水天灏淼烟波出没者渺不可得。晦明风雨，未能忘情，思托画图，以舒蕴结。友人玉峰余子、茂苑陆生，并擅丹青，许为点染。图成命曰：《分湖旧隐》，庶几犹有濠濮间想欤。同好之士，可题咏焉。

（载 1914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2 集）

陈悔叟先生传

先生姓陈氏，讳某，字瑞林，晚自号悔叟，湖南宁乡人。少有用世志，睹时不可为，隐居教授，养亲自给。父玉华翁，以力田起家，颇有恒产。自先生任侠仗义，喜结交宾客，令子女入学校，尽倾其资，家遂中落。陋巷环堵，壁立无长物，而啸歌声出金石，怡然自乐也。生平尚气节、重廉耻，嫉恶如仇，不喜权势。不事生业，独好从文人剑客游，嗜山水成癖，一丘一壑，时见其游屐，或长夜静坐无倦容。尤好读书，博闻强记，一目成诵，古今典籍，殆无所不窥。史习马迁班范，诗学魏晋，于儒先语录，服膺王船山，治朴学则推重顾亭林及王怀祖父子。下至阴阳五行天文河洛诸术。靡不兼综博采。尤雅慕鲁仲连、葛忠武、陶靖节、白乐天、邵尧夫、陆放翁、文信国、王阳明、史阁部诸先哲，思尚友其人。中岁得明季中湘王何文节公腾蛟遗集，及粤东三忠陈文忠公子壮、张文烈公家玉、陈忠愍公邦彦起兵殉国诸事迹，朝夕讽诵，益慨然有攘夷光复之志。遂身先诸子女，悉隶同盟会，奔走国事。岁丙午，禹之谟烈士就义长沙，先生长子家鼎亦在捕籍，出亡

海外，清吏逮先生，将株连就戮，乡里震骇，谓奈何杀我长者，有以全家百口为请者，乃得释。然自是家人生产益荡然靡遗矣，遂流转四方，乞米自活，备极艰苦。左徒行吟，贾生恸哭，殆无以或逾也。民国既建，喜形于颜色，谓吾志今日始大遂，顾未逾时而祸变复作，时局日非，先生忧愤成疾，遂以不起，时纪元三年某月日，春秋五十有七。著有《芸鞭草堂诗稿》。子家鼎、家鼐、家鼒，女家英、家杰、家庆咸能世其学。鼎为众议院议员，鼐任陆军某职，并以世难去国，英杰亦负篋海上，独鼒、庆在家侍先生疾，易箦之际，犹勉诸子女当努力国事。无一语及家，呜呼可谓贤已。

柳弃疾曰：先生之歿也，鼎邮状来乞传。余与鼎论交且十稔，而鼐、英、杰又皆同社友也，谊不可以无言。犹忆曩者先生五秩之岁，余曾撰文为寿，意谓天下汹汹，会当有变，祝先生消息于出处之间，以董公黄石相期。曾几何时，吾言之幸而中者坐为竖子所误，终至裂冠毁冕，背道奔驰，而先生亦且以伤时蕉萃死矣。昊天不吊，不慭遗一老，抚沧桑于俄顷，感家国之盛衰，未尝不潸焉出涕也。陆剑南句云：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。吾愿鼎、鼐、英、杰诸子，其各以是自勉也可。

（载 1915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4 集）

沈孝子姚烈妇合传

孝子沈应霖、应嘉、烈妇姚氏，浙江吴兴双林镇人。父沈翁，商于江苏之虞山，遂家焉。三年夏，沈母病伤寒颇剧，而所居寓楼甚湫隘，霖、嘉与其兄应震、弟应录更番久侍，咸忧劳困惫不获休。六月二十五夕，夜既央，诸子甫假寐、药炉忽中坼，火光熊熊上腾，霖自睡梦中惊起，见火延及床帏，恐伤病母，遽扑以手，嘉亦起，则蹴以足，火势四散，嘉大呼，霖以被奋身盖火，震、录居楼下，闻声至，震急扶母下床，力弱不支，嘉犹忍痛负之自梯下，疾趋入旁室，震亦得掖霖下，录自楼窗跃坠，伤及腰，启门呼救，会沈翁自肆中归。邻人救火者咸集，火得扑灭，而霖、嘉手足糜烂矣，亟就医吴门，顾伤重不可治，二十八日晨，霖死，三十日，嘉又死。姚氏者，霖妇也，既持夫丧归，痛哭绝粒，誓相从地下，戚党环劝，弗听，七月三日晚，遽闭户自经死，而沈母病竟愈。

论曰：世道之漓也久矣，神州古国，虎狼恣于外，狐鼠讧于中，其亡其亡，不绝如线，而举世蚩蚩，醉生梦死，视国家若秦越人之肥瘠，无肯出身犯难，倡大义以济沦胥，

或断脰沥血，一瞑不顾，如孝子之护其亲，烈妇之殉其夫者，将毋鲁连所谓三晋之士夫不如邹鲁之仆妾也欤，吁可愧已。

（载 1915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4 集）

周母敖太君墓志铭

母姓敖氏，粤之开平人，年十八，归同邑周翁耀史。越二年，生子尚功，明年，翁卒，家故贫窭，赖翁力田自给，仅足饔飧，至是乃益困。母躬亲纺织，更事南亩，节衣缩食，以抚其孤，二十年如旦暮。尚功既长，而母子茕茕，无以自瞻，则命典田园，持数十日粮，渡大海为佣工异国，如是者又数年，乃稍稍得资，娶妇抱孙矣。说者谓周祀不斩，微贤母谁与归。母寿七十有一，以纪元前十七年歿，歿后之二十年，其曾孙张帆，读书识大义，思表扬先德，既属家传于金山高燮，复乞松陵柳弃疾志其墓。铭曰：

耆儒黄顾辉青史，并以寡母育贤子。积之久者发之昌，孙谋贻厥今堂堂。邱原佳气正葱郁，我言不文愧玄石。

（载 1915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4 集）

宁烈士太一传

宁调元，字仙霞，号太一，湖南醴陵人。性鲠直，嫉恶如仇，能饮酒，工为诗文。早岁入同盟会，从事革命。丙午秋，创《洞庭波》杂志，继更名《汉帜》，日以民族民权之义申儆国人，世传萍醴之役，实胚胎于是。云义师既败绩，牵连就逮，以无左证得弗死。锢长沙狱中三年，刻意治学问，暇则酌酒赋诗，歌声琅琅出金石，若忘其为囚人也者。既得释，北走燕京，主《帝国日报》，大言壮论，弹射虏政，无所忌讳。辛亥秋，将东之日本，行抵沪上，武昌兵起，乃奔走湘鄂间，累襄黎元洪、谭延闿戎幕。元年春，民社成立于上海，创《民声日报》以君总其事，未旬日，奉大母讳，奔丧旋里，及再来而局势一变。初民社者，武汉起义诸豪所倡导，拥黎元洪为党魁，《民声》则其机关报，主张建都武昌，颇与同盟会及南京政府相龃龉，顾其拥护共和，保障民国，诸荦荦大端，未尝稍殊焉。君既归湘，宵人用事，继君者汪文溥、杨德邻，咸被摈斥，而民社亦竟合并为共和党。君至则大恚，宣言脱党，不复预《民声》事。顾《民声》议论益披猖，君夜被酒，直入报社，思拳殴其人以

泄义愤，会不遇，乃已。鄂有妄人某，阴贼奸诈，不得志于同盟会，辄遨游伟人巨子间，飞短流长，播弄是非以为快。君从广坐中面折之，妄人者恨君刺骨，盖其恃才负气不能与物为推移如此，顾识者谓君祸坐此矣。已湘人推君任三佛铁路总办，遂单车入粤，路事固为弊薮，君以辣手厉行之，神奸巨蠹，一朝倾其巢穴，则环而腾谤，君一意孤行。弗顾也。治事之暇，乃与粤之名士寓公相唱和，寄情山水间，舟车四出，遍游石门、昌华、白云诸胜，赋诗言志，有终焉之语。会桃源被难，海内俶扰，君辞职走沪上，电湘督谭延闿，说以自立。北廷闻之震骇，密令名捕，君顾泰然不稍怯，迳偕熊越山入鄂，将有所图。事泄，被逮于汉口之德租界，槛送武昌，狱久稽未决，而讨袁军起江西。汪文溥驰书说黎元洪反正，首以释君为请，元洪不能用。金陵既陷，大事瓦解，君遂与熊越山同时遇害，君死未数月，元洪亦纳土归燕京。段祺瑞出督鄂军，划起义门以示意，盖刘复基、彭楚藩、杨宏胜三义士之遗烈尽矣。

柳弃疾曰：十载以来，虏恶滔天，斩志士如刈草菅，君独不死，顾殒身共和之年，宁非命耶。君最恶保皇党人，尝饮沪江之春申楼，洪醉出门，遇途人辄瞋目怒叱曰：若非梁启超耶？手革囊击之，且行且骂且搏人，众知其醉，咸避去，抵寓庐始已。今启超贵矣，君又安得不死哉。湘人有徐佛苏者，亦梁氏党徒，素与君相稔，尝邂逅燕京。稠人广众中，徐痛诋革命党皆狗彘非人类。时党祸方急，诇

人四布，徐盖欲激君怒而发其覆也。君色变，默然不应。陈其美既开府沪江，徐私匿租界，侦军事秘密，君遇诸途，字呼之曰：佛苏别来乃无恙？徐掩面疾走去，君告其美，亟捕治正军法，其美弗省。徐复走燕京，夤缘主《国民公报》，斥南京政府为假政府，时论哗然，议者于以服君之先见，而叹当事者之疏也。虽然，为虺弗摧，为蛇奈何，元凶大憝，何莫不然，于徐氏又奚责焉，顾君死晚矣。

（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）

陈烈士勒生传

陈子范，字祢生，号勒生，别署大楚击筑，福建侯官人。少习海军，既投身芜湖税关为佣书，与同邑林森相友善。民贼李鸿章助虏廷覆天国，号为元勋，鸿章死十年，子弟奴仆，势焰犹炙手可热。芜有李氏园，禁人游览，顾有捷径，与官道连，不知者辄误入，遭鞭朴，甚则缚送狱吏治罪不稍贷，子舆氏所谓方三十里而为阱于国中者是也。君居芜久，熟知其事，则大怒，一日，入其园中，婆娑泉石间，兴尽，乃岸然自中门出，门者骇阻，语不逊，君数其罪而拳殴之，败颊折齿，数十人尽披靡奔窜，君相从容留刺而去。李知为税关中人，又积怨于民久，虑不为众论所直，卒亦无如何也。已君奉调来沪上，与陈其美、章梓相结，日夜睥睨天下事。黄花岗之难，私设位追悼，为文致祭，其词绝哀。是年秋，东南兵起，林森略地定九江，君则奔走沪事。南都既建，森入为临时参议院议长，君独佣书税关如故。彭寿松者，光复福建有大功，因专军府事。闽之殷顽夏肄与夫失职不得逞之徒，恨彭氏刺骨，日为蜚语，抵诸北廷。北廷方惎东南合纵之局，欲破碎之而苦无所

藉手，得报乃大喜。起□□□为镇抚使，率师入闽，捕治同盟会会员，将构大狱。闽士骚然，君驰电力争，以大义相诘责，□氏知闽未可图，一夕弃职去。君思辑前后事实，为《□镇抚入闽记》一书，以诏天下，未成而桃源祸作矣。讨袁军之起，君颇有所谋划，语秘莫详。素喜治爆烈弹，义师既败，益腐心切齿，淬厉以须，思收铅刀一割之用，卒以失慎自炸死。

柳弃疾曰：君激昂慷慨，有古烈士风，与人交，握手出肺肝相示，属有异同之议，廷争面折，不少假借，朋辈视为畏友焉。壮志未酬，糜其躯干，朔风萧萧，浦江不波，安得招君之魂而一奠之哉。

(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)

《菊影记传奇》序

云间姚子书来，言有《菊影记传奇》之作，盖取材于《子美集》，而吾子实为记中主人，不可以无言。嗟乎嗟乎，余将何以序姚子之书哉。姚子以终贾之年，负机云之望，橐笔春明，歌呼燕市，烽烟既逼，掉首南归，世无毕弇山，谁则知汪中者。浪迹十年，倦游万里，宜若可以左顾孺人，右弄孺子，蔽聪塞明，悠然寄其遐想于冲漠间矣。胸中耿耿，未易下脐，乃自侪于关白郑马之俦，甚且极才力所驱使，不惜牵率故人，铺张影事，以供其墨花之一灿，肮脏无聊，至于斯极。人方震其才多，我独怜其心苦，嗟乎嗟乎，余将何以序姚子之书哉。抑不佞于歌场本末亦正有未易言者，少时嗜于声律，自分无聆音识曲之雅，而中年哀乐，觉会心乃有别裁，其在沈酣颠倒低徊往复之顷，我用我法，恒不愿他人之共喻。顾一往情深，肠回气荡，又每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流传好事，题品遂多，实则恩怨填胸，舍此别无陶写。傅青主有言：弯强压骏之骨，而以咷咷朽之，虽埋血千年，碧不可灭。何况杨广头颅，未知谁斫；重光日夕，乃以泪洗哉。此又可为姚子道而未容为不

知己者喋喋者也。昔刘后村诗云，身后是非谁管得，闲村
听唱蔡中郎。言之若有余憾。今则粉墨排场，即于吾生亲
见之，使得选事者流，傅以哀丝豪竹，演之红氍毹上，而余
与姚子乃列席往观焉，其歔歔叹息，泣数行下，不且过于
洪昉思、赵秋谷辈万万哉。质之姚子，以为何如。

（载 1914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2 集）

1915年

《陈蜕翁遗稿》编后记*

蜕翁殂落之岁，汪子兰皋即以遗稿付余，使执编纂之役。余逊谢未遑，还以相属。汪子乃竭经年之力，网罗散佚，惨淡经营，辑为《诗词刊存》及《文集》各一编，剞劂行世。子云身后，赖有桓谭；敬礼定文，卒归子建。吾蜕有知，庶几无恫矣。醴陵史子蕨园，于蜕有知己之感，藏其佚稿最富。余介傅子钝根求之，零珠剩玉，悉以见畀，而刘子今希、约真昆季又各出其所藏相质，傅子且督余排比，为诗文词续刊。余以汪子前编，既有典型，足资遵率，补苴隙漏，事半功倍。辄复奋笔，窃附当仁，于是滴露晨研，燃脂夕写，期以旬日，钞成《卷帘集》一卷。诗一百三十九首。《残宵梵诵》两卷，诗一百三十七首。词一卷，计十阙。文一卷，二十五首。寿陵学步，周鼎绝膑，不度不量，

* 此文手稿无题，题为编者所拟。

无所逃罪。爰呈汪子，乞其斟定，然后梓行焉。综蜕平生，诗多于文，故文无定稿，或随手弃掷，而诗则标题分集，及今可考者十有七编。曰《映雪轩初稿》、曰《烟波吟舫诗存》、曰《庚庚集》、曰《寄舫偶存》、曰《息庵诗》、曰《东归行卷》、曰《沧波听雨集》、曰《瓣心吟》、曰《卷帘集》、曰《题襟集》、曰《九疑云笈》、曰《梦楼续雨》、曰《残宵梵诵》、曰《夜梵集》、曰《蜕僧馀稿》、曰《为谁存稿》、曰《闲情香草诗》。盖存佚参半，至各集先后次第，求诸序跋之文足资考证者，亦得三处。刊存本第一集自序云：“计庚午迄庚辰，诗凡二十九首，为《映雪轩初稿》。自辛巳迄庚寅存诗九十首，为《烟波吟舫诗存》。辛卯莅官荷湖，在官五年，得诗三十三首，为《寄舫偶吟》。丙、丁两年得诗七十九首，为《息庵诗》”一也。《残宵梵诵》自序云：“自《映雪初吟》起，《庚庚集》、《寄舫偶存》、《东归行卷》、《沧波听雨集》、《瓣心吟》外，此为七集矣。前三集存长女处。后三集存施君心泉处。然去岁侨渌江数月，题襟笼壁，不乏可存。或有裒集，可于《瓣心吟》后增《卷帘集》一卷，则此应置第八”二也。《蜕僧馀稿》自跋云：“《续沧波听雨》、《梦楼续雨》诸集，自《映雪轩初稿》后为第七集矣”三也。三者皆蜕自述，而标目互有异同，初读似艰于索解，详为穿穴，渐就贯通，请毕陈之：《映雪初吟》即《映雪轩初稿》；《寄舫偶存》即《寄舫偶吟》，一字之差，无多疑义。《庚庚集》在《映雪》之后，《寄舫》之前。考其次第，当与《烟波吟舫诗

存》同集异名。且《烟波》一集，上接庚辰下迨庚寅，按诸《庚庚》之名，亦正符合，似可论定。唯《梵诵》自序，何以不数《息庵》？而《闲情香草诗》小序所谓《庚庚集》第一者，今乃在《息庵诗》中，此皆疑窦，无所取正。要之起《映雪》而终《息庵》，前后三十年，历历可稽。纵撷芬女士处只字不存，而《庚庚》付之殆阙，亦正无伤矣。《东归行卷》、《沧波听雨集》、《瓣心吟》存施心泉处者均不可得。据蕨园云施为芜湖人，蜕二十年前旧友，今其人生死不可知，盖无从问讯。而兰皋长君景中，曾以辛亥秋，蜕去长沙逆旅时，得《瓣心词》残稿于胡床乱草中，今列刊存本。按《九疑云笈》自序谓“自编《沧波听雨记》”，又五度星移矣。废诗而词，有《瓣心词》一卷”云云。则《瓣心吟》实词而非诗，即景中所得者是，惜未获其全稿耳。《卷帘集》、《题襟集》、《九疑云笈》、《梦楼续雨》皆己酉寓醴所作，《卷帘集》明言尚待裒集，《九疑云笈》有自序一首，书于小册简端，述缘起甚详。顾册中杂写诗文词，皆初稿，断抹零缺，不可尽读，故钝根指为有目无书，盖欲写定而未果者。《题襟集》存自题两律，小注有“瘗魂红拂墓幻谈”云云，正己酉西山事。而命名之义，亦与所谓“题襟笼壁不乏可存者”，适相吻合。其曾写定与否不可知，第今乃无存。《梦楼续雨》之目，见于《蜕僧馀稿》自跋及致蕨园书中，自跋属诸《沧波听雨》后，致蕨园书则谓“与君共处一方，时有《梦楼续雨》半卷”云云，盖亦侨醴所作，疑与《卷帘》、《题襟》、《九

疑云笈》为乙集而四名，惜此半卷者，余从蕨园求之亦弗可得，不知零落何许矣。《残宵梵诵》、《夜梵集》并庚戌长沙病足时作，两者篇什多寡不同，而字句亦颇互异。当列《梵诵》于正集，而《夜梵》副之，听其别行，不为合并。《蜕僧馀稿》只存单纸一跋，当亦作于庚戌卧病时。观其所述，上自《沧波》、《梦楼》，以溯《映雪》，为第七集，而不及《瓣心》、《卷帘》、《梵诵》三者。盖《瓣心》废诗而词，于全稿为别体，此跋或就诗论诗，宜从摈略。《梦楼》与《卷帘》为同集异名，吾曩持是说，观此益信。至不数《梵诵》，则当是蜕撰此跋时，尚未写《梵诵》耳。顾馀稿有目无诗，而辛、壬、癸诸作乃有诗无目。兰皋就而合编之，谓观其结语，殆欲以名其最后之集，无可疑也。蜕翁复起，弗易斯言矣。第馀稿写定时，《梵诵》尚未发见。故就《梵诵》以校馀稿，复出者颇多。又庚戌以前诸作，以无集可归，亦并厕入。嫌于体例未纯，即余承钝根诬诿，补编《卷帘集》，亦兼及庚、辛。虑非蜕本意。至于编年纪月，或有考订未周，前后倒置，盖两集并所弗免。窃谓他日重定蜕集，宜取《卷帘》、《梵诵》、《馀稿》三编，详加审定。而以《梵诵》为中枢。《梵诵》以前之作悉入《卷帘》；以后之作，并归《馀稿》，弗复淆混。其他篇什之复出者汰之，年月之倒置者正之，庶几可以无憾。兹事体大，兰皋、蕨园、钝根诸子倘有意耶？余当橐笔从之。综前所述，盖蜕诗可定为三卷十集。《映雪轩初稿》第一集；《烟波吟舫诗存》附《庚庚

集存目》为第二集；《寄舫偶存》第三集；《息庵诗》第四集，以上第一卷。《东归行卷存目》第五集；《沧波听雨集存目》第六集；《瓣心吟存目》附《瓣心词》残稿并附戊申、己酉、庚戌诸词为第七集，以上第二卷。《卷帘集》附《题襟集》、《九疑云笈》、《梦雨》、《续雨》诸存目为第八集；《残宵梵诵》附《夜梵集》别本为第九集；《蜕僧馀稿》第十集，以上第三卷。如是则纲举目张，灿然大备矣。至《为谁存稿》，兰皋谓当是随意题写而非定名，持论甚确。余则谓《闲情香草诗》本是诗题，亦非集名。观其小序所云《庚庚集》第一；《沧波听雨记》第二；《卷帘集》第三者可以证明。宜举前三十首丙、丁间作者，还诸《息庵》，后三十首辛亥岁作者，入之《馀稿》，庶免割裂之劳，亦省断续之迹。至小序所谓“异日出各卷中笔录之，四十年情境尽矣”云云，此又别置一说，当于三卷十卷集以外自辟町畦者。《庚庚集》第一，今弗可得，即以《息庵诗》中之《香草闲情卷》三十首当之。《沧波听雨记》第二，列为存目。《卷帘集》第三，即今集中所谓《闲情》三十首者是。而刊存本所列辛亥作三十首，则命为《蜕僧馀稿》中之《闲情香草诗》第四。计全诗百二十首，存者九十首、别编一卷，附于全集之后，听其单行，乃为得蜕遗意。质诸兰皋，以为何如？四年乙卯清明前八日，柳弃疾识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二集》，据手稿校订）

《拙存堂文集》叙

社友梁溪蒋万里将刊其先世湘飘先生《拙存堂文集》，自萍乡驰书吴下，属余为之叙。余按梁溪之蒋，系出金沙，代多通德，自清初虎臣、度臣两先生昆季，即跌宕名场，为季野、愚山、渔洋、西堂诸老所叹。赏湘飘先生，以名父之子，渊源家学，师事王昆绳氏，为勺亭再传弟子，复与望溪有雅素，得屡闻其绪论，故其文之沈实警爽，几几乎方驾桐城，而挥洒自如，绝无滞迹，一出于至情至性，则易堂诸子之遗也。平生多能艺事，文章经术而外，尤擅书法，尝手写十三经，后立石太学。其所著《拙存堂文集》，一梓于乾隆，再梓于道光，而流传未广，数十年来渐有名字，翳如之叹。万里为先生六世裔孙，既获斯集于巴陵方氏之碧琳琅馆，爱谋重锓，以光先德，亦清门子姓所有事也。余因之有感矣，慨自世教沦胥，士不悦学，纤儿竖子，既不知风雅为何物；其粗识之无者流，又复师心自用，摇笔弄舌，郢书燕说，不胫走宇内。而昔贤之高文典册，乃薪烧甕覆，视之不值一钱，瓦釜黄钟，宜灵均所发愤。万里才高命蹇，不能与俗为推移，饥驱奔走，足迹几遍南朔，顾独

拳拳于先人遗泽，思节衣缩食，以阐发幽潜。回视时流，其贤不肖何如哉，抑万里之贤，斯万里之所以穷欤。

（载 1915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4 集）

陶母张太君寿辞书后

同邑陶丈亦园，以其母夫人张太君七秩寿庆，遍徵远迩作者，为祝嘏之辞，汇成一集，亦既光怪陆离，不可方物矣。而丈意若犹有所未慊然者，欲得弃疾一言，缀诸集尾，敦促至再，义无所辞，则起而敬对曰：以弃疾之不文，弗能为颂祷之作，即为之亦无以过于诸君，如涂涂附，丈将焉取。抑弃疾管蠡之见，私谓能张大太夫人者，在丈不在他人也。无已，请为丈扬榷其说而毕陈之，可乎。古今来贤母多矣，而其传不传，要以有贤子与否为断。子而愈贤者，即母之传亦愈广，莫为之后，虽美弗彰，事势然也。封鲊截发，皆君家故事。丈为人淡泊宁静，若无意于用世者，姑勿具论。三百年来，学贯天人，士林交颂，孰不曰徐姚、昆山两先生，而两先生皆有贤母，以奇行苦节，照耀百世，盖非二贤母不足以诞两先生，而非两先生亦不足以传二贤母；其关系顾不重哉。其他笃志守礼之君子，魁梧奇杰之文人，以贤子而传其贤母者。又何限。士君子立身行己，当取法乎上，以丈之笃行媚学，恂恂有儒者风。且年鬓方壮盛，诚使自今以往，德日以进，业日以修，与太夫

人之遐龄俱高，则所以寿太夫人于将来者，庸有纪极乎。故曰能张大太夫人者，在丈不在他人也，若弃疾之不文，抑又乌足为轻重哉，抑又乌足为轻重哉。

（载 1915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14 集）

孤山小青墓题名

冯郎青航，能歌小青影事者。顷来湖上，泛棹孤山，
抚冢低徊，题名而去。既与余邂逅，属为点染，持赠后人。
用缀数言，勒诸墓侧。世之览者，倘亦有感于斯。民国四年夏五、吴江柳亚子题。

(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)

《青 箱 集》序

东胡猾夏三百年，仁义失坠，冠带遗民争趋跄虏廷，伈伈伣伣以求一日之荣。盖春秋内外之谊泯，而亿翁姜斋诸先生之遗泽斩矣。士君子立身一败，万事瓦裂，姚枢许衡之徒，虽有文采，其何足称述，所谓北方之学者无足观也。已张骏有言先老凋谢，后生不识恋慕之心日远日忘。吾尝横揽三百年儒林文苑之籍而无以解此诟也。最后乃得之青浦王氏，考王之先有思堂翁者，娶于周，盖明吏部忠介公元玄孙女也。自维先世名德之后，耻事异族，尝以大义勗夫子，思堂翁欣然从焉。鸿庞赁舂，鹿门偕隐，耕读传家，垂为令典，自后绵绵延延，世载清芬，终女真之朝，迄无有以功名显者。呜呼，可谓难矣，夫生积非成是之时，处一傅众咻之俗，彼怀才抱奇如王氏诸老，苟浸忘祖训，出其绪馀以与当世士夫相角逐，又何患不拾青紫如草芥，顾独枯槁寂寞，遁世无闷，自放于荒江之滨渔钓之侣，自非苦心深识，胡以臻此。向使三百年中人人能洁身自守，誓不屈膝，腥膻彼索虏虽狡亦何从施其僭盜而驱除光复之业，亦宁待诸血溅五羊旗翻三楚哉！此王氏

诸老所由复乎其不可及也。吾友德钟为思堂翁六世裔孙，年少英发，惧先德之勿彰乃发箧陈书次为《青箱集》一编，付诸剞劂，以广流传，索序及余，余维中邦厄运，历劫未灰，北虏南倭，浸成妖谶，方今长蛇封豕荐食未已，而冢中枯骨者流，且不惜割地事秦以图小朝廷之安乐，睹被发于伊川，怆百年而为戎，盖天下大势从可知矣。语曰：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然则德钟之刊是集也，殆有不得已者存，又岂徒述祖德发幽光而已哉！民国四年国耻纪念后四十有七日松陵柳弃疾序。

（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）

《柳溪竹枝词》序

分湖汪洋数十里，为吴越间巨浸，环湖而居者村落以十数。若南之柳溪，若北之胜溪并其一也。余家旧宅胜溪，自高祖粥粥翁留心文献，托意风骚，曾有竹枝词一卷行世。余髫年受读，率琅琅能上口，迄壮岁未忘。今吾友周子芷畦复撰《柳溪竹枝词》百首，将付剞劂，从此一湖南北棹歌相闻，雨艇烟蓑互为酬答，又岂让鸳鸯湖畔金风亭长独擅千古哉，抑余考柳溪今名陶庄，由宋保义郎陶文幹居此得名，而柳溪二字则流连千百载莫诘其所自，盖数典而忘其祖者亦已夙矣。记曩游魏塘过所谓柳洲亭者，颓垣败壁，掩映芦花秋水间，因笑语同游，此自吾家故物。今柳溪之称毋乃类是。余自移家以来，水草风絮，飘泊靡根而鹭聚鸥盟，犹时时萦绕吾魂梦间，他日或以因缘相值，泛棹南来愿受一廛为氓，且与周子唱酬以终老，则此柳溪者，亦庶几刘文叔所谓安知非仆云尔。周子闻之，将笑我为争墩积习否耶？民国四年六月，分湖旧隐柳弃疾序。

（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）

《销夏录》序

今夫问天呵壁，原志士之苦心，斫地悲歌，亦文人之结习，问埋愁于何处，除非酒阵诗场更长日兮，如年尽付吟筹觞政，淋漓墨沈，居然倚马之才，跌宕风华，剩惜屠龙之技，此《销夏录》所由作也。则有梨花村畔金镜湖头，慷慨朱家，早擅二难之誉，风流顾恺，还兼三绝之长。周郎年少，顾曲能狂，沈约愁多，当筵而叹。翩翩裙屐，夸一队之璧人，落落襟期，证同心于兰臭。笑言既洽，酬唱自繁，斯固有句皆馨，无才不妙矣。况乃炎官肆虐，赤帝乘权，座上元稹恼人，遽集天边赵盾。炙手无端，茫茫尘海，遂多触热之流，混混泥涂，不少趋炎之客。自非秋士，谁逞淫威，别有解人，能夸寒隐于是。调冰雪藕，羨公子之清才，伐鼓撞钟，惊狂奴之故态。酒龙诗虎纵横，则壁垒无前，阮哭嵇狂，叱咤而旌旗变色。淳于抵掌，罄一石之醇醪，白也能文，唾千篇之珠玉。此则羯鼓解秽，端赖三郎，竹林清游，不殊七客者也。别有丹青雅擅，识画卷之家山，刻画能为寄古欢于金石，东山棋局，谢傅当年，明月箫声，玉人何处，隐囊麈尾，快竟日之清谈，沈李浮瓜，尽一

时之诗料，斐然美矣，不亦宜乎。仆也戎马馀生，江湖息影，追鲁连于东海，秦帝依然，问皋羽之西台。鲁公已矣，哀丝豪竹，中年事竟，如斯西抹东涂，老子兴犹未浅，荷衣逐队，自笑头颅，白眼向天，人疑魑魅，本无彩笔，何劳郭璞追还，休矣，玉台岂有徐陵作序。

（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）

李母朱太君七十寿序

维中华民国四年秋十月，魏塘李云夔以书抵友人柳弃疾，其辞曰：岁月不居，背冬涉春，瞬为我民国纪元之五载，则我母朱太君且七秩矣。莱衣舞采、兕觥上寿，此人子之责，而称说古义，发扬幽潜，所以慰黄耆而彰彤史者，斯亦海内外贤豪君子辱交于不佞者所有事也，子其何以教我。弃疾瞿然惊、懼然起、肃然再拜展诵云夔所为乞言之文，知太君系出名门，生有懿德，其来嫔于李也，太公方宦游胥浦，而君嫜在堂，奉以留守，内襄萃繁，外支门户，盖妇也而兼子职矣。萱荫既凋，蓉城遽召，寒暑再更，重罹大酷。时则云夔才四龄，长女亦茕茕在室，风雨飘摇，百废待举。太君秉程婴存赵之心，抒周勃安刘之略，持家训子，井井不紊，三十年如一日。婚嫁既毕，含饴弄孙，吉祥止止，遂臻大寿，亦可谓蘖尽蔗回，冰融旭暖矣。宜云夔之载欣载抃，而弗能已也，抑弃疾因之有感焉。在昔胡运将终，九野鼎沸，焦原侧足，剥床见肤，怀才抱奇者流，咸慨然欲有所建树。云夔夙秉母教，负请缨击楫之志，只身渡东海，酌酒舜水之墓，鹢首南航，徘徊郑和之遗迹。蛎

滩鳌背，胸头热血几斗，每酒酣耳热，与弃疾辈握手道肝肺，往往上指天下划地，其中心所耿耿者盖未能一日忘也。辛壬癸甲，奇变麻起，蓬莱清浅，三为桑田，云夔与弃疾，亦尝先后橐笔走海上，刑天舞干，精禽衔石，思张清议，以迪聋瞽，既不得当，复先后垂翅归。弃疾枯槁寂寞。神志都尽，而云夔独奉寿母以居，养志承欢，徜徉终老，四海皆秋，一室盎然，不亦懿欤休哉。方今葭管灰飞，一阳来复，或者天心仁爱，将使阳和之气，挟时令以偕来，毒雾盲云，一旦豁然开朗。俾我民国之寿，永永无疆，与太君之遐龄而俱长，则弃疾斯文，不为苟作矣。云夔试陈诸太君之前，其亦莞尔微笑为晋一觞乎。

(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)

《春 声》序

中华民国四年岁不尽十一日，姚子鶴雏将有《春声》之作，书来属为之序。余识姚予以元年春，在海上太平洋报社，睹其所撰《鸿雪印说部》，为燕伶梅兰芳作者，缠绵悱恻，都数十万言，叹为奇构。曩赠姚子诗云：落魄姚郎鬓未残，难忘鸿印旧宣南，弇山才调原无匹，可有人间李桂官。又曰：平生姚伯子，差喜共清游，说部才无敌，文章鬼亦愁。盖谓是也。姚子又有《博浪椎传奇》之作，纪汪先生精卫、陈女士璧君伉俪佚事，排日载诸报章，会报社中辍，书亦未竟，余甚憾焉。世变既亟，旧侣星散，姚子息影峰泖间，杜门却扫，若将终其身者，则益以小说自放。于是述余与吴门陆生遇合事，谱为《菊影记传奇》；复点缀金风亭长风怀二百韵，成《燕蹴筝弦录》一卷，并使余序而刊行之。海内外读姚子书者，即此可以知其梗概矣。今且卷土重来，橐笔走海上，创为《春声》一集，期与并世诸贤豪，左提右挈，蔚为宗风。⁹ 饮五侯之鲭，而集千狐之腋，其尽善尽美，复何待赘言。抑余独深有感者，以姚子之才，文章尔雅，卓然名家，既不能遭遇承平，充石渠天禄之选，树名山万世

之业，继汉二史，备唐一经，与日月俱寿；复不能上马杀贼，下马草露布，飞书驰檄，踵陈琳骆宾王之后，以一吐其胸中抑塞磊落之气。顾乃摧之厄之，饥驱而穷逼之，使之俛首低眉，降而与虞初夷坚争一日之短长，然则姚子之于说部，其有不得已者存乎，抑将有托而逃也。易曰：天地闭，贤人隐。传曰：诗亡而后春秋作。今春秋亦既亡矣，士生斯世，有笔有舌，终弗甘以喑哑死。不托之于说部，而复将奚托哉，而复将奚托哉。

（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）

1916年

《庞檗子遗集》序

虞山庞檗子之歿，梁溪王蓴农为刊其遗集，杀青有日，征序及余。余维檗子之诗，上窥王孟，其词则姜张之遗也。身后定文，得朱彊邨、萧蜕公两君为君山子建。而蓴农晨钞暝写，用力尤勤。迹其持论，谓宁少而精、毋多而滥；宁致叹于遗珠，毋贻讥于乱玉。使湘中一草，远过西堂，方不负吾辈后死之责。旨哉斯言，九原有作，庶几无恫矣。翳余梼昧，奚待赘辞，抑余与檗子，湖海论交，且近十载，平生故旧盛衰离合之感，诚有耿耿未易下脐者，聊贡所怀，以质海内可乎。昔岁在己酉，余与云间高天梅、同邑陈巢南始创为南社，驰檄召四方豪俊，以孟冬朔日，期会吴中。会天梅杜门避矰缴弗克至，至者自余与巢南外，有河东景太昭、南粤蔡寒琼、三山林秋叶、新安黄滨虹、魏塘沈道非、山阴诸贞壮、胡栗长、丹阳林盖天、云间陈止斋、朱屏子、娄东俞剑华、冯心侠、赵厚生、吴门朱君雋辈十数人，而檗子实惠然肯来，觞于虎阜之张东阳祠。

张东阳者，讳国维，朱明之季，奉监国鲁王抗建虏，国亡殉义者也。时虏焰犹张，而吾辈咸抱亡国之痛，私欲借文字以抒蕴结。余既酒酣耳热，悲从中来，则放声大哭，自比于嗣宗、皋羽。槩子诗所谓众客酬酢一客唏者是也。已归舟指昌亭，相与上下古今，往复辨难，遂及倚声之学。槩子固墨守南宋门户，称词家正宗。而余独猖狂好为大言，妄谓词盛于南唐，逶迤以及北宋，至美成而始衰，至梦窗而流极。稼轩崛起，欲挽狂澜而东之，终以时会迁流，不竟所志。槩子闻之，则怫然与余争，君儻、寒琼复互为左右袒。指天画地，声震屋梁，今日思之，其光景犹历历在目。呜呼可谓盛矣。自斯以往，沧桑陵谷，世运变迁，不可纪极，吾社胜流，亦有强死者。独岁时会集，多在海上，得支柱弗废。而槩子自辛亥后移家扈渎，过从尤便，几于无会弗至。往往刻烛联吟，分曹赌醉，以为至乐。盖豪情逸响，犹未减昌亭虎阜时也。今岁秋仲，复为文酒之会，时则祖龙已死，汉帜重张，旧雨新知，联镳接席，极一时之胜。顾坐中独无槩子，询诸友人，知方卧病。秋雨茂陵，长卿消渴，远山眉黛，乃为伐性之媒，因忾叹者久之。越十数日而耗音遽至矣。昔贤有云，如此人才，曾不得至四十，何其丰于文而啬于命也。悲夫悲夫。余薄植浅学，自问于槩子无能为役，今睹其遗集之成，抚今追昔，万感苍茫，辄复覩缕及此，聊塞薄农之意。大雅君子，幸无尤焉。

(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)

余十眉《寄心琐语》序

昔贤竞称五伦，自共和肇建，君臣之桎梏，已摧陷而廓清之。虽有神奸巨蠹，盗窃名义，终不为当世所容，则伦且降而为四。彼父子兄弟，关于天性者靡论矣，若朋友夫妇之间，盖有难言者。夫朋友以义合，义乖则交绝，夫妇以爱合，爱疏而耦怨。苟非至情至性，孰能恒久不易，而况乎死生契阔之后，梦感巨卿神伤荀倩哉。吾今乃得之魏塘余十眉，十眉与余论交数载，稔其竺于朋友之谊，顾犹未知其门内事也。去冬遭淑娟胡夫人之丧，十眉哭之恸，逾时而哀感弥甚。既集龚自珍句成悼亡二十绝，遍征海内人士为传志哀挽之作，冀垂诸不朽。复撰《寄心琐语》一卷，状其生平，索序于余，余读而悲之。按夫人与十眉少同里閈，及壮缔姻，未嫁而十眉适遘危疾，夫人忧之。至于僵卧不食者累日，盖已生死誓之矣。既归十眉，恂恂燕好，十馀年无间言。性耽书史，能为诗歌，闺房之间，更唱迭和，文采斐然。尤嗜雅游，尝偕十眉泛舟南湖，登烟雨楼。朗吟竹垞櫂歌，鬓影波光，逸情云上，见者惊为神仙中人，不数金瘦吟虎山故事也。每语十眉，他日结茅偕

隐，当在西子湖滨，鹿车鸿庞，徜徉终老，足矣。斯盖仲姬卿子之流，澹志清才，旷世一遇，乃所愿未偿，盛年夭逝，岂不惜哉。夫以夫人之贤，固宜十眉之恋恋，然非十眉之呕心和泪成此一编，又孰能为夫人发潜德之幽光者，斯则十眉之竺于用爱，所由为不可及也。抑自世衰俗漓，夫妇道苦，绿衣黄裳之咏，谷风阴雨之章，文君致慨于白头，苏蕙腐心于锦字。滔滔者天下皆是，又安得使世之为人夫者，人人善葆其爱，以十眉为楷范哉。昔孙子荆悼亡有作，王武子谓读之使人增伉俪之重，吾于十眉此编亦云。

中华民国五年秋八月松陵柳弃疾叙

(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)

《天潮阁集》序

昔人有言，诗穷而后工，余谓穷亦视其人何如耳。里巷小夫，所志不出藩溷之外，所谋不越温饱之微，求之不得，沾沾然忧之，叹老嗟卑，怨天尤人，龜焉若不可以终日。自有识者视之，咥其笑矣，穷亦何必工哉。唯以嵚崎磊落之士，遘晦盲否塞之秋，国恨家仇，耿耿胸臆间，吐之不能，茹之不忍，于是发为文章，噌吰镗鞳，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，斯其遇弥穷而其诣乃益工矣。知此意者，可以读上杭刘鳌石先生之《天潮阁集》。先生生有明之季，皇纲解纽，宇宙膻腥。祖父皆身殉国难，全家灰烬。独以覆巢完卵之躬，与丑虏共戴履天地，此其穷可谓极人生之所不堪矣。顾或谓明社之亡，先生才数岁耳，宁有故国旧君之感，自可俯仰新朝，优游仕进，何必中风狂走，自侪于夏肄殷顽。不知种性不灭，夷夏之防未湮，即迟之二百六十馀年，终不以爱亲之客帝为神州之共主，而况先生身亲家国之变者哉。故虽蹐地跼天，委蛇当世，有时不得不为圣明天子之谀词，然其《与郑彦升书》，直称永历帝号，俨然存中原正统之尊，斯与戴南山答余生书何异，不遭文字之

狱，尝亦天幸耳。《李勇士歌》，惜其转侧于寇虏之交，死不成大名，而曰仁义小用之亡，盗贼大用之则昌，诚有慨乎其言之者。《龙江之哀》，则直曰三百年尽此一战，宁非孤臣孽子，泪尽而继以血哉。《黄河行》曰，不明不宋不唐不汉一男子，明言黄农虞夏之已远，自伤身为异域之民矣。《与郑彦升书》，苟全此身不欲令其即赴夷齐之约，以徐观彼昊究竟何如。又《与彭中叔书》意欲至匡庐高卧三年，以徐观剥复之变，此其心殆犹未能忘天下事者。他若《萧端木之图跋》、《李元仲之祭文》，何一非凄音激楚，苦调独弹，令人不忍卒读。夫当举世熙熙，歌尧颂舜之际，而先生独涉乐不笑，言哀已唏，诚哉其别有怀抱也。迹其流离滇蜀，奔走楚粤，南绝吴阊，北穷燕蓟，未必尽寻常游士踪迹，栖皇万里，垂老不得一当，徒托文词以自鸣，其所谓走路莫多于我，饮酒莫多于我，说话莫多于我，虽曰自负之大言，抑亦伤心之极致矣。然则穷而后工，非先生不足以当之。此集初刊于周维庆，再刊于莫翹南，代久年湮，流传已寡，今社友丘荷公为醵资重印，远寄吴中，属执校讎之役，并使弁以数言。余不获辞，于其成焉，聊贅论如此，以质世之读者。时民国五年十二月吴江柳弃疾序。

（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）

磨剑室文三集

(1917—1926年)

目 录

一九一七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陈烈士勒生遗集》序 | 439 |
| 《陈烈士勒生遗集》跋 | 441 |
| 《孙烈士竹丹遗事》跋 | 443 |
| 《销寒社录》序 | 445 |
| 《僵梅庵图》叙 | 446 |
| 《根香庐剧谭》叙 | 447 |
| 金翼谋《天衣集》叙 | 448 |
| 与杨杏佛论文学书 | 450 |
| 与成舍我书 | 452 |
| 许盥孚《武林游草》叙 | 453 |
| 王海帆先生七十双寿序 | 454 |
| 质野鹤 | 456 |
| 再质野鹤 | 458 |
| 《西湖四日记》叙 | 467 |
| 胡朴庵《云中游记》叙 | 468 |
| 《春愁秋怨词》序 | 469 |
| 《江苏癸丑以来殉国先烈事略》序(代) | 47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斥朱鸳雏 | 472 |
| 再斥朱玺 | 476 |
| 报成舍我书 | 477 |
| 与胡朴庵书 | 480 |
| 与叶楚伧、邵力子、胡朴庵书 | 482 |
| 南社第三次紧要布告 | 484 |
| 磨剑室杂拉话 | 486 |
| 报姜可生书 | 502 |
| 报公羊石年书 | 503 |
| 馀墨 | 505 |
| 三斥朱玺 | 506 |
| 与叶楚伧书 | 511 |
| 林母许太君传 | 514 |
| 余母阮太君六十寿叙 | 516 |
| 叶古为先生《春晖堂集》跋 | 518 |
| 郑母张节孝君家传 | 520 |
| 《话雨楼遗诗》跋 | 522 |
| 一九一八年 | |
| 《半秋倡和集》叙 | 523 |
| 《紫云楼诗》叙 | 525 |
| 胡淑娟女士传 | 527 |
| 魏塘余君生圹铭记 | 529 |
| 如此湖山图记 | 531 |
| 归济阳姑母暨蔡母王夫人合传 | 532 |
| 风雨闭门斋记 | 534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《紫云楼写韵图》记 | 535 |
| 《娟娟花月之楼》记 | 536 |
| 致南社社员公启 | 537 |
| 周平泉传 | 538 |
| 祭禊湖诸先哲文 | 539 |
| 祭徐俟斋先生文 | 540 |
| 《谏果书屋遗诗》序 | 542 |
| 《婉芳集》叙 | 544 |
| 《兰臭图》记 | 545 |
| 徐味园遗诗叙 | 547 |
| 《庐山继隐图》记 | 549 |
| 静观轩记 | 551 |

一九一九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红薇感旧记题咏集》叙 | 553 |
| 松陵女子诗征叙 | 555 |
| 王玄穆《咒红忆语》叙 | 558 |
| 毛至刚遗诗跋 | 559 |
| 《施仙洲印谱》叙 | 560 |
| 李洞庭诗集叙 | 561 |
| 凌昭懿《秋衫渍泪图》记 | 563 |
| 戴铁髯《忆旧游草》叙 | 565 |
| 许盥孚印盒铭 | 566 |
| 《酒社中秋唱和集》叙 | 567 |
| 《酒社点将录》叙 | 569 |
| 《周氏诗乘》叙 | 57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盛湖张氏诗文词存叙..... | 572 |
| 博议楼诗稿序..... | 574 |
| 丁不识诗叙..... | 576 |
| 殷母费太君传..... | 578 |
| 许母高太君传..... | 580 |

一九二〇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重印徐山民先生《禊湖诗拾》后记..... | 581 |
| 重印《松陵文录》后记..... | 582 |
| 《梦余赘笔》跋..... | 583 |
| 叶仲甫先生《重游泮水诗》叙..... | 584 |
| 《分湖访旧图》记..... | 586 |
| 《春壶残滴》叙..... | 588 |
| 陈洪涛君追悼启..... | 590 |
| 《陆湖遗集》跋..... | 592 |
| 重印梦鸥阁题词暨诗钞后记(代)..... | 595 |
| 重印《话雨楼碑帖目录》后记..... | 596 |
| 冯母陶太君传..... | 597 |
| 《寿萱图》记..... | 599 |
| 《鸳湖双桨图》记..... | 601 |
| 游分湖记..... | 603 |

一九二一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林寒碧墓表..... | 609 |
| 《迷楼集》序..... | 611 |
| 《冶春词》叙..... | 612 |
| 归延陵族祖姑生传..... | 61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重刊《笠泽词征》叙 | 615 |
| 余秋槎《病春词》叙 | 616 |
| 敬穆胡先生家传 | 619 |
| 为沈秋凡先生遗族募捐启 | 621 |
| 陈梦琴先生诗词选合刻叙 | 623 |
| 《蓬心草》小序 | 625 |
| 一九二二年 | |
| 《踏灯词》叙 | 626 |
| 《冶春》《踏灯词》合刻跋 | 628 |
| 吴悔晦先生诗集叙 | 629 |
| 从弟率初《金闕纪事诗》叙 | 631 |
| 许平阶遗著叙 | 633 |
| 陈秀元女士《丽湘阁杂掇》叙 | 635 |
| 唐少衡曼痴室诗话叙 | 636 |
| 《迷楼续集》叙(代从弟率初作) | 637 |
| 我之国会观 | 638 |
| 周赓唐追悼会启(代) | 640 |
| 郑咏春家传 | 642 |
| 《慰志汇编》叙 | 644 |
| 《壬戌诗选》叙 | 646 |
| 沈先生伴渔七十双寿叙 | 647 |
| 张先生季琴六十寿叙 | 649 |
| 《乐国吟》叙 | 651 |
| 徐架珊先生《东山诗钞》跋 | 653 |
| 一九二三年 |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悟生丛草》叙 | 654 |
| 《古芬山馆诗》叙 | 656 |
| 《新黎里》半月刊发刊词 | 658 |
| 对于旅大问题之我见 | 660 |
| 新黎里报劳动纪念特刊宣言 | 662 |
| 劳动问题和中国 | 665 |
| 劳工与劳农 | 667 |
| 婚嫁改良浅说 | 671 |
| 秦母侯太君家传 | 677 |
| 沈昌眉复徐蔚南信附语 | 679 |
| 林秋叶《画眉禅》诗稿叙 | 680 |
| 《残年馀墨》叙 | 682 |
| 汀鹭《画缀》叙 | 684 |
| 《吴根越角集》后序 | 686 |
| 曹雅宣先生暨配谢夫人双寿叙 | 688 |
| 处女沈君墓志铭 | 691 |
| 《梦飞说集》叙 | 693 |
| 《春雨楼集》叙 | 695 |
| 《袁松巢先生日记》叙 | 697 |
| 吕天民诗集叙 | 699 |
| 陈巢南五十征诗文启 | 701 |
| 陈巢南先生五十寿叙 | 703 |
| 致徐蘧轩函 | 705 |
| 《新黎里》与复活 | 706 |
| 婚姻制度改革谈 | 708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女子结婚后姓氏问题..... | 716 |
| 女子结婚后承受遗产问题..... | 718 |
| 第四阶级的婚姻问题..... | 720 |
| 读了《读了震泽通讯以后》以后..... | 726 |
| 分湖先哲祠祭文(代)..... | 728 |
| 范文贊叔家传..... | 729 |
| 给朋友的一封信..... | 731 |
| 对于国庆之感想..... | 735 |
| 什么话? | 738 |
| 对于啸岑、华昇结婚之感想..... | 739 |
| 对于啸岑、华昇结婚时茶话会上各人演说的批评..... | 742 |
| 徐母马太君家传..... | 750 |
| 徐母马太君像贊..... | 752 |
| 沈屋庐一丈像贊..... | 753 |
| 沈斯庵三丈像贊..... | 754 |
| 《浩歌堂诗钞》叙..... | 755 |
| 南社丛选叙..... | 757 |
| 答某君书..... | 759 |
| 社评..... | 761 |

一九二四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解决“养家活口”的方法(给徐蔚南的信)..... | 764 |
| 看了齐燮元谈话以后..... | 766 |
| 国历和废历..... | 768 |
| 敷衍社会和反抗社会(呈徐蘧轩兄)..... | 773 |
| 哀悼列宁氏..... | 77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拜孙悼李楼随笔..... | 777 |
| 《分湖诗苑》跋..... | 779 |
| 国民救国的一条大路..... | 780 |
| 《红蕉馆竹韵楼诗集》跋..... | 782 |
| 三民主义..... | 783 |
| 《新黎里》周年纪念宣言..... | 788 |
| 祥经丝厂底惨剧..... | 791 |
| 四年来百里以内定期出版物底年表..... | 794 |
| 五月一日..... | 799 |
| 再论祥经厂底惨剧..... | 802 |
| 《秋梦斋焚馀诗草》序..... | 809 |
| 介绍《民国日报》..... | 810 |
| 读了《黎里市议、董两会<吴江报>底信》以后..... | 813 |
| 青年应看的杂志和周刊..... | 815 |
| 《汪子柔给柳亚子底信》附记..... | 817 |
| 读了《匪徒颂》以后底介绍..... | 818 |
| 对于本报复活周年纪念底感想..... | 821 |
| 报纸是给甚么人看的? | 824 |
| 对于断屠求雨的感想..... | 829 |
| 一九二五年 | |
| 浩歌堂诗钞出版..... | 831 |
| 祭孙先生文(代)..... | 832 |
| 纪念底五月..... | 834 |
| 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——报告孙先生历史..... | 840 |
| 请严惩南京反动派电文..... | 84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孙先生的主义和成绩 | 847 |
| 给一位朋友的信 | 852 |
| 对于上海大惨剧的感想 | 853 |
| 对于沙面大屠杀的感想 | 859 |
| 祝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成立 | 867 |
| 哀悼俞善诚同志 | 871 |
| 对于帝国主义的误解 | 872 |
| 唁电 | 876 |
| 祝《新周庄》复刊 | 877 |
| 祭廖仲恺先生文 | 879 |
| 对于双十节的感想 | 881 |
| 祝《新严墓》诞生 | 883 |
| 逃命和革命 | 886 |
| 祝《新吴江》之诞生 | 888 |
| 第二次给一位朋友的信 | 890 |
| 给汪大千的信 | 894 |
| 祝《新震泽》复刊 | 895 |
| 国民党之对于中国 | 898 |
| 告国民党同志书 | 902 |

一九二六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磨剑室钞存乡先辈已刊未刊稿本题记 | 910 |
| (1915年3月—1926年8月) | |
| 致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名信 | 1032 |
| 柳亚子启事 | 1035 |

1917年

《陈烈士勒生遗集》序

昔太史公传刺客而曰：自曹沫至荆轲五人，此其义或成或不成，然其立意较然，不欺其志，名垂后世，岂妄也哉。旨哉言乎，可以与日月争光矣。革命建帜，若史坚如、吴樾、温生才、陈敬岳、彭家珍、张先培之伦，庶几近之。光复功成，元凶肆虐，以利禄奔走一世，枭獍小夫，不惜自贸其身，歼我良士，盖自宋教仁、陈其美之死，而刺客遂为世诟病。五年以来，杀人如麻，唯陈芯宽之刺袁世凯、陈芯宽，闽人，北京骑巡队队长。民国二年十月十日袁世凯行就任式，陈谋乘机行刺，事泄被害。钟明光之刺龙济光，王小峰、王铭山之刺郑汝成为能无愧先民耳，剥床硕果可哀也已。勒生以爆裂弹夫慎自毙，疑未得列于刺客，然其悲歌慷慨，固荆聂之俦也。况一瞑不视之志，可信之于平素哉。今权奸擅国命，群盗割据方面，倒行逆施，危我华夏，祸烈于唐藩汉宦，而处士又敢为横议，日操纵横捭阖之

策，以历抵诸侯，迎合当路，孟子與所谓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者也。昔人有言，谈仁说义之徒百，不如鸡鸣狗盗之雄一，世变亟矣。倘亦有扶义而起，刺刃民贼之胸，伏尸数人，流血五步，使沈沈大陆万汇昭苏，收震雷一击之功者乎。斯勒生之所志也，余日望之矣。中华民国六年一月吴江柳弃疾序。

（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）

《陈烈士勒生遗集》跋

勒生殉国之岁，余即裒其所撰诗文杂见于南社集者，写为一帙。思与宁太一遗集合刊行世，盖宁集最初之稿，亦同时出余手写也。嗣湘中诸子，先后以宁稿相属，无虑十馀种，余为次第印行。而勒生遗著，寥寥数纸，嫌于附庸之与大国，不得不离之两美矣。去夏南社雅集海上，番禺叶竞生复倡议为勒生刊集，顾竞生寻北上，卒未有所成，而揭橥报纸，征集遗文，又迄无应者。荏苒岁晚，始得阳羡邹秋士，邮寄杂稿若干页，乃为重事排比，成古近体诗一卷、杂文一卷、时论一卷、短评一卷、小说一卷，题曰《陈烈士勒生遗集》，将寿诸梨枣焉。勒生为人，慷慨任侠，居恒以实行自许，不屑屑于文字间，故诗文未遽深造昔贤之堂奥。然清商变征高亢有燕赵烈士风，要非乡里小儿批风抹月者所可梦见。论评小说诸作，则曩主《皖江日报》时所草定，哀多微辞，尤不足以窥其底蕴，过而存之，聊贤于放失云尔。世有知勒生者，当在彼不在此也。勒生与余，初无一面之雅，岁在己酉，余始倡南社，其明年庚戌，勒生自芜湖移书抵余，谓闻声相思，请隶社籍。又明

年辛亥，余访勒生海上，立谈之顷，欢若平生。赠余晋明帝太宁三年砖砚，云曩时手剔苔藓获诸江干者，石交郑重，所期许可知矣。革命事起，勒生奔走国难，余亦偃蹇扈从，时相过从，益沆瀣无间。桃源既殒，勒生激昂异平昔，一夕过余，为言天下汹汹，脱有缓急，上马杀贼，下马草露布，君意中倘有其人耶，余唯唯谢未遑。自兹一别，余归卧荒江，抚膺时事，感慨唏嘘，未数月而勒生恶耗至矣。追念旅邸前席之词，永负良友幽明之谊，定文敬礼，但有馀惭；后死巨卿，卒乖夙诺。兴言及此，掷笔茫然，不知吾涕之何从也。六年一月弃疾再跋。

（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）

《孙烈士竹丹遗事》跋

民国纪元之岁，始闻竹丹恶耗，即为文传之。明年，晤钱君孟雄，以所撰事略及熊烈士供词相示，复错综参伍之，草后传一首。而讼冤之文，亦钱君诬诿，谓当布诸字内，为竹丹谋昭雪者也。文成，即并前后二传，钞寄钱君。时钝初已被难，东南鼎沸，而讨袁军复败绩，同志星散，钱君亦不知何往，昭雪之事，遂弗可问，第刊吾文于南社集中，聊存梗概而已。沧桑陵谷，匆匆遂四易寒暑，忽柏君烈武以稿一束见畀云，此关于竹丹遗事者，自任剞劂之资，而嘱余为排比印行。余受而读之，则此文及二传俨然在帙，独公启画诺诸子，自钝初而外，熊君越山殉义武昌，程君家柽殉义燕市，龚君练百殉义长沙，碧血青磷，鬼雄夜啸，竹丹地下有知，弗落寞矣。俯仰今昔，为忾叹久之。帙中有竹丹弱冠前事略数则及熊案始末记一首，未署作者姓名，今并为逐录。又钱君前撰事略及所笺注熊烈士供词，曩存余所者，亦附刊于后，共为一卷，颜曰：《孙烈士竹丹遗事》，而以柏君所寄遗像弃焉。钱君撰事略称竹丹死时年二十有九，后传因之，今有言年三十者，未知畴是，姑两

存之。又熊案始末记所述亦与事略及供词未尽吻合，见闻异词，盖自昔所弗免，取其荦荦大端而已。时六年一月吴江柳弃疾跋。

(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)

《销寒社录》序

昔在大盗移国之岁，余与里中诸子，始倡为酒社，一时赋诗言志，多悲歌慷慨之音。及滇南兵作，独夫天诛，海内喁喁，想望太平。余独谓封狼生䝙，忧未艾也。馀杭章先生曰：“苛正阳之闡未破，宛平未夷于郡县，即革命不得为成功。”知几其神，圣人复起，不易斯言矣。燕云万里，忽堕罗刹，长江天堑，群盗狗偷，子胥抉目于沼吴，鹏夷一舸而去越，人心尽死，天道宁论？悲夫！悲夫！际斯时也，里中诸子，则复有《销寒社录》之刊，乞余一言。乐哉诸子，可谓翛然物外，好整以暇，不知有汉，何论魏晋者矣！余胸中愤血，轮囷盈斗，嚼雪饮冰，犹嫌其热，何足报诸子之雅命？无已，为举旧诗一绝云：“袁安高卧太辛酸，党尉羊膏未尽欢。愿得健儿三百万，咸阳一炬作销寒。”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，未知诸子以为如何？时中华民国六年一月二十日，柳弃疾序。

（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）

《僵梅庵图》叙

六年春仲，余有斜塘之游，同行者东江王大觉、莘溪凌莘子、禊湖顾悼秋、黄病蝶、陈厔厂，舟中戏为联句，试目诸人，有云：“凌三不胜衣，骨格如梅僵”。凌子意弗欲，谓僵非美名也。顾子莞尔笑曰：人弃我取，吾其为陶朱公乎？遽自署僵梅庵主。促王子为之图，复索余文叙焉。或曰图以纪实，非实安纪？今固无僵梅也，而何有于庵，图之叙之，不已赘乎？余曰不然，天地间万事万物无真非幻，亦无幻非真，故柏梁建章，转瞬零落，则真者幻矣。蜃楼海市，俨然巨观，则幻者真矣。高岸为谷，诗人于焉永叹；沧海扬尘，说者托诸寓言。辰星劝汝一杯酒，自古岂有万岁天子？昔年华屋，今日山丘，禾黍西风，离离故道；宁若华严楼阁，弹指空中，意匠神庐，随吾所欲耶？自达者观之，盖得丧可齐而是非可一。固有柳生于肘，鶗生于穴者矣。又乌知夫斯梅斯庵之不遽涌现于吾前，而且暮遇之也。吾闻王子好竺乾之学，方治楞严，而顾子亦将从事焉。其于蒙庄之说，殆所谓同神而异貌者。爰窃取其义，以为斯图叙。世有碻士必曰某之志荒矣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根香庐剧谭》叙

余生平弗解音律，顾亦无取墨翟非乐之说。酒酣耳热，有时阑入歌场，辄复为剧谭自娱，已块人杯，取适我意而已。所谓汉家自有法度，初不屑为竖儒道也。顾起视并世之论剧者，非泯泯棼棼，如盲者之道黑白，即淫哇竞奏，以郑紫而乱朱雅。鶗鴂一鸣，申椒不芳，恶直丑正，实繁有徒，余亦久绝获麟之笔。而昆山陈子燕方读书大学，斐然有文采，独不远千里驰书令叙其《根香庐剧谭》。余未读陈子书，末由窥其深浅，顾往日习闻英之莎士比亚、法之福禄特尔，咸以曲剧之学驰誉艺林，移风易俗，蔚然为一代宗师。陈子倘有意耶？因书其所奢望者遗之。若曰老马识途，则吾岂敢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金翼谋《天衣集》叙

韩愈有言：“唯古于辞必己出，降而不能乃剽贼”。然则集古之作，殆无取乎？何以竹垞蕃锦之编，唐堂香屑之集，云情海思，芳馨悱恻，又如是之盛也。繄余薄植，读昔贤诗颇少，独《杜陵全集》，童时略能上口，近且遗忘殆尽。中年以来于龚璡人有偏嗜，《破戒草》、《己亥杂诗》能背诵者十得三四，顾终未暇为集句；即偶为之，亦未暇工也。人各有能有不能，殆信然欤？娄东俞子剑华顷以其乡人金子翼谋之诗来，署曰《天衣》，盖有诗皆集，而无句弗工。其集也，且上自汉魏，下迄元明，人非一代，诗非一家，独能左右逢源，无入而不自得。金铁皮革，合为一冶；庄骚仙佛，并为一心。金子殆艺而进于道者矣。吾于以嗤韩愈之隘而叹竹垞、唐堂之未得为后无来者也。抑金子亦吾社胜流，娄东、松陵，又带水相望。自余张坛坫八九年而未识金子容貌语言为何若，亦可谓国有颜子渊而不知矣。吾闻娄东为文物之邦，代生贤哲：当弇州盛时，虎步中原，不可一世；天如、受先，虽穷老不遇，其气力犹足以奔走海内外豪杰。骏公邂逅失节，而故国旧都，眷焉未忘。歌也有

思，哭也有怀，千秋论定，终为诗家正统，与陈太仆颉颃，非公安、竟陵杂霸者比。然则济济多士，殆灵秀所钟，其山明水媚，必有足以忘忧而娱老者。余将以暇日泛一棹往游，介剑华踵金子之门，且乞尽读其集外之作。金子倘不我拒乎？因书此以当息壤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与杨杏佛论文学书

杏佛我兄大鉴：

三月十六日手教敬悉。甚慰，甚慰。某某处弟曾以两诗报之。恶声必反，殆亦行古之道耳，渠遂从此反舌矣。其实诗文派别，千百载犹难定论。某某不过江西派中一小卒，摇旗呐喊，所作亦未见高明，何苦遽作山膏之骂耶。思之真不值一笑也。胡适自命新人，其谓南社不及郑、陈，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。南社虽程度不齐，岂竟无一人能摩陈、郑之垒，而夺其鳌孤者耶？又彼倡文学革命，文学革命非不可倡，而彼之所言，殊不了了。所作白话诗，直是笑话。中国文学，含有一种美的性质。纵他日世界大同，通行（爱斯不难读）中文，中语尽在淘汰之列，而文学犹必占美术中一科，与希腊、罗马古文颉颃。何必改头换面，为非驴非马之悲剧耶？此不关南社事，以论及此人，聊一倾吐耳。《新青年》陈独秀，弟亦相识，所撰非孔诸篇，先得我心。至论文学革命，则未免为胡适所卖。弟谓文学革命，所革当在理想，不在形式。形式宜旧，理想宜新，两言尽之矣。又诗文本同源异流，白话文便于说

理论事，殆不可少。第亦宜简洁，毋伤支离。若白话诗则
断断不能通。诗界革命，清人中当推龚定庵，以其颇有新
思想也。近人如马君武，亦有此资格，胜梁启超远甚。新
见蜀人吴又陵诗集，风格学盛唐，而学术则宗庐、孟，亦一
健者。诗界革命军，我当数此三人。若胡适者，所谓画虎
不成反类犬，宁足道哉！宁足道哉！弟本不为彼辈而灰
心，惟是非不可不明辨，特哓哓于兄前耳。兄其何以教
我？匆叩道安。

弟弃疾顿首 四月二十三月

(载 1917 年 4 月 27 日《民国日报》)

与成舍我书

舍我足下：

见报记亡友子美逸事，为之恨然！子美以翩翩年少，投身混浊之场，膏以明煎，宁有全理？况坎坷失职，抱怀沙赋鹏之痛哉！盛年夭逝，亦固其所。必欲以猥亵之谭，传为信史，则又谁见之而谁证之者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又谓子美吝父资不与，且出恶声，要亦未然。子美天性淳厚，顾居繁华之地，势不能如寒素本色。谬台高筑，习为故常，其弗克反哺者，势也，非悖也。父尝供职抱关，子美生前屡乞仆为之道地。值癸丑难作不果，则所谓夷然不介意者，非事实明矣。其父亦恂恂长者，仆尝一见之。子美既歿，书来乞援，赙以三十金；后归榇吴门，云将营葬，又与兰皋、渔侠诸公募数十金畀之。顷遂不闻消息，未知白杨荒草，何处可问佳人埋骨地也。仆与子美为道义交，相知有素，诚不忍郢书燕说，诬其身后之名，故为辨之如此。倘亦足下所矜许乎？愿布之极端与世人共见焉。又旧撰《陆生传》一首，并写奉乞并赐登录，则受惠多矣，不宣。

弃疾顿首。五月十九日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许盥孚《武林游草》叙

浙西山明水媚，独少雄杰之气，故士鲜以事功义烈著者。罗昭谏谓钱王曰：“事纵不成，犹可退保杭越，自为东帝，奈何交臂事贼，为天下羞。”夫事贼于千里之外犹不可，况贼在肘腋间而不能讨乎？湖山风景，弗殊周顥新亭之泪矣。芦墟许子盥孚以《武林游草》索叙，感而成此篇，时则杨齐弄兵后十日也。胜溪柳弃疾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王海帆先生七十双寿序

维中华民国六年春月日，为馀杭王先生海帆暨德配魏夫人七秩双寿之辰，其哲嗣昆季，既以征言之启来，而当湖李息霜、钱塘丁展庵，又争驰书相告，谓弃疾宜为之辞。盖王先生耆年硕德，为吾南社祭酒，李丁二子，则同社之俊也。弃疾梼昧，谊弗敢却。乃作而言曰：自吾社之创，于兹近十年，四方魁奇磊落怀瑜握瑾之士，咸声应气求，风从云集，于是登坛树帜者，遂如孟津八百之会。顾其人大抵少年英锐，躋弛不羈，或秋实春华，未能并茂。其有老成宿望，齿德俱尊，具岁寒松柏之操，负鲁殿灵光之目，盖寥寥才五六人可屈指数。若湘潭方先生蟹山、若瑞安洪先生栋园、若梅县饶先生美裳、若丹徒赵先生枚叟、若慈利吴先生悔晦，皆逾仲尼耳顺之岁，而王先生齿尤尊，足冠诸老焉。呜乎，宁非吾社之景星庆云、祥麟威凤哉。先生系出清门，家承通德，少遭丧乱，不废诗书。及长以品学为士林推重，同时名公巨卿，争相应罗致。红莲绿沼，美哉入幕之宾；玉尺金针，允矣量才之选。盖尝南游榕垣，北涉莱水，所至辄有人伦月旦之鉴，最后乃来吾吴，居沧浪亭畔，去弃疾之乡百里而近，顾云泥分隔，初未得

识荊州、侍圮橋也。亦越民國紀元之四載，棄疾薄游湖上，識丁和甫丈及其群从白丁、不识、展庵諸子。丁氏者，故臨安望族，海內所稱八千卷樓藏書家者也。先生舊主其家塾，自和甫丈以降，咸出門下。既退老倦游，仍客丁氏九思居，為伏生之授，與和甫丈及諸子唱酬弗輟。大雅扶輪，一堂彬郁，論者謂庶几永嘉之世，復聞正始之音焉。會諸子已先後入南社，因馳檄大會同人于孤山之西冷印社，一時浙東西名士寓公，靡不蒞止，先生亦惠然肯來。童顏鶴發，顧盼矍铄，與弃疾傾談如舊相识。及弃疾歸吳中，先生復賦詩為別，若不勝其惓惓者。夫以耆舊之儒，垂青于年少；方聞之士，折節于淺植。方之昔賢，雖中郎倒屣于仲宣，北海忘年于祢生，寧足異哉，寧蹠哉，宜尘世之罕覩也。先生立身严峻，人不敢干以私，非義之財，一介弗取。詩文原本經術，老而彌篤。前歲成《舟枕山人自述詩》百四十韵，極汪洋巨觀之盛。德配魏夫人，仁和世家女，與先生齊年，性慈惠寬和，读书通大義，事姑以孝，馭下有恩。生五丈夫子，皆卓然能自樹立，有聞于時。孙枝繞膝，玉洁而蘭薰。蓋非獨先生義方之效，抑魏夫人母教則然矣。今者華衣舞彩，兕觥上壽，賓客盈門，吉祥璀璨。將使西子湖頭山水亦為之生色，而弃疾卒卒逼賤事，未能躬與斯盛。以先生夙有嗜痂之癖，聊托羌詞，貢其誠歎，先生見之，倘亦掀髯微笑與魏夫人共進一觴乎。

（載 1917 年《南社叢刻》第 20 集）

质野鹤

野鹤论诗，谓“一二有志之流，所作抗然有幽并气，特质美未学，目空一切，西江诸集，咸加诋謾，坐是复不免有执蝘蜓以嘲龟龙之诮”云云。仆为极端排斥西江派之一人，野鹤则迷信西江，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者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本无所用其争辨，唯所谓“质美未学”，未免欺人太甚。不知野鹤之意，将以何者为学？何者为未学？我国诗派竟为西江诸家所垄断，如宋儒所谓道统，偶一诋謾，便为非圣无法耶？抑舍西江外，更无学问？昔人创不读唐以后书，今竟反之，当不读宋以前诗耶？未知固谁为蝘蜓，谁为龟龙也？野鹤年少能文，骎骎欲度骅骝前，仆诚自叹弗如，惜其坠落魔窟，沈溺太深，纵使他日有成，不过为郑孝胥、陈三立辈作附庸耳！渠诮人“质美未学”，仆亦诮渠误入歧途，迷而不复，为不可救药也。卿本佳人，何为作贼？窃为野鹤惜之。

以石遗《海内诗录》为“庸妄自恣，冒窃天下”云云，数语疑指成都吴又陵。吴君贤者，诗为当世第一流，胜郑、陈远甚。至石遗琐琐，更不足道矣。野鹤既知《诗录》之

成，“容有未当”，复谓“庸妄冒窃，未免失言”，殆为西江派牌子计，不欲受人攻讦耶！又谓“天下者，天下之天下，虽非石遗之天下，亦非某君之天下，还愿与天下共论之”云云，此节尤支离。野鹤殆欲号召其党徒，向吴君宣战耶？仆亦天下人之一，誓为吴君张目，不受其恫吓也！（吴君非难石遗《诗录》见于与仆一书，此书已登本报，读者试检阅之，即可得其旨趣矣。）

国事至清季而极坏，诗学亦至清季而极衰。郑、陈诸家，名为学宋，实则所谓同光派，盖亡国之音也，民国肇兴，正宜博综今古，创为堂皇矞丽之作，黄钟大吕，朗然有开国气象，何得比附妖孽，自陷于万劫不复耶！其罪当与提倡复辟者同科矣！

政治坏于北洋派，诗学坏于西江派。欲中华民国之政治上轨道，非扫尽北洋派不可；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，非扫尽西江派不可。反对吾言者，皆所谓乡愿也。

野鹤为吾故人，丝毫无恶感，此篇捉笔屡止，诚恐有所开罪也。顾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良心之命令，遑敢违悖耶！野鹤佳人，仆窃自附于直谅矣！

（载 1917 年 6 月 28、29 日《民国日报》）

再 质 野 鹤

阅报见野鹤答语，恶声必反，甚善甚善！猢儿难与争锋，仆固知野鹤非遇大敌怯者也。弟平生崛强，雅不欲以千里畏人，试再上下其词自附于盍各之义，野鹤倘不以山膏置我乎！

野鹤未比西江派于宋儒道统，何以不许人诋謾，至有蝘蜓龟龙之诮，加以目空一切之罪，野鹤未禁人读宋以前诗，何以一口断定诋謾西江者为质美未学。仆原情定谳，证据昭然，非神经过敏，亦非欺人太甚也。至于效仆之法，猜仆之意，而谓博综今古，创为堂皇矞丽云者，殆必欲返诸逊清馆阁体诗，汨没性灵，一味填塞，尧天舜日，开卷烂然云云。野鹤读书识字十馀年，宁不知“博综古今，堂皇遹丽”八字是否为馆阁体之代名词，而发此不伦不类之言，自谓以矛陷盾，竟成隔靴搔痒，何野鹤之不惮烦也。或曰：野鹤质美而学西江诸集，浸淫至深，遂忘却西江以外，别有天地，其意殆谓天下古今称诗者，除却西江便是逊清馆阁体耳。是说也，吾未之敢信。

有普通作诗人，便有特别作诗人，野鹤其特别作诗人

欤？有学未成就者，便有学已成就者，野鹤其学已成就者欤？有未能有派别之智识者，便有已能有派别之智识者，野鹤其已能有派别之智识者欤？普通作诗人，学未成就，未能有派别之智识，故野鹤进一忠告，劝其稍敛锋铓，毋事谩骂。若野鹤自身，则特别作诗人，学已成就，已能有派别之智识，故不妨大露锋铓，专事谩骂，诋人为未学，为目空一切，为执蝘蜓以嘲龟龙欤？凡兹种种，近于反唇相讥，姑不具论。揣野鹤之意，亦谓今之少年喜谤前辈，西江诸集纵无状，非初学所应诋謾耳。不知仲尼之门，五尺童子羞称五霸，所志异也。子舆以能言拒杨墨者，为圣人之徒所学异也。西江诸集，以钩章棘句为工，以死灰槁木讷趣，殆所谓拂人之好恶以为性者。成材大雅，即偶窥其樊，而心有主宰，犹不为害。若初学之子，取舍未定，一入玄中，遂有终身沈溺而不能出者。滔滔天下，吾见多矣。故派别之智识，为普通作诗人所必不可缺。能言诋謾西江始可与适道，可与为学。野鹤云云，宁非所谓讳疾忌医者耶！

“质美未学”四字，望文生义，仆宁不解，至劳野鹤之教诲。前所质疑者，何以“质美未学”四字，与“西江诸集咸加诋謾”八字联为一谈？岂诋謾西江者，必为质美未学者？抑质美未学者，始敢诋謾西江欤？抑必不诋謾西江，而尊礼西江者，始能免于不学之诮欤？然则所谓学者，西江之学耳，亦野鹤之学耳。学其所学，非我之所谓学也。

故仆以何者为学，何者为未学，求野鹤解释。而岂有我国诗派，竟为西江诸家所垄断。如宋儒所谓道统，偶一诋謾，便为非圣无法，抑舍西江外派更无学问？昔人创不读唐以后书，今竟反之，当不读宋以前诗之疑问，野鹤于此点一字不答，徒诬仆为神经过敏，欺人太甚。而殷殷然为仆讲解未学两字，若国民学校教员上国文课者然。仆虽至愚极不肖，犹忝长野鹤十馀年，野鹤慎毋作学究面目对人也。请出卜商张咏，欲以吓退下走。抑知卜商张咏，非与人讲西江派者，宁能答仆之间耶？昔谢道蕴、张青绫步障为小郎解围，野鹤今日惜少一道蕴耳。彼牛头不对马嘴之陈死人，何能助野鹤张目哉。

野鹤谓蝘蜓龟龙云云，亦以警惕普通人。何物普通人，胆大妄为，重劳我野鹤佛口婆心，施以警惕，诚恶作剧哉。抑知文字革命，与诋謾西江，其道绝异。文字非限于诗，西江又只为诗派之一，窥野鹤之意，似以为诋謾西江，即倡文字革命。则坐井观天，夏虫语寒，直夫子自道耳。以仆所知，诗界革命之说，十馀年前倡于梁启超。其人反复无耻，为不足齿之伧，诗则仅娴竞病，而嚣然好为大言。爝火之明，不终朝而熄，今已反舌无声矣，复谁奉之者。至仓海君曾以台湾建民主国，实旷代奇士，诗亦沈雄谈荡，掷地作金石声，岭云海日楼一集。远在郑孝胥、陈三立上。从未闻其言文字革命，而倡文字革命者，亦未闻诩然奉之为至尊也。去岁以来，始有美国留学生胡适，昌言文

学革命，谓当以白话易文言，殆欲举三千年优美高尚之文学而尽废之，其愿力不可谓不宏。然所创白话诗，以仆视之，殊俳优无当于用。彼之论文，诟太炎为不通。于诗则诋梅村《永和宫词》、《圆圆曲》用典太多，尤集矢于渔洋秋柳（此节恰与野鹤暗合，倘亦把臂入林耶）。至其数当代作者，则亦曰郑、陈、樊、易而已，故仆尝诮为名为革命，实则随俗无特识。由是言之，文字革命与诋謾西江，划然两橛明矣。未知野鹤之所欲警惕者，究在谁氏也？至蝘蜓龟龙云者，仆诚未深究其词，第知为野鹤对于诋謾西江派者之讥骂语。仆亦诋謾西江派之一人，未能效娄师德一面自乾，故举谁为蝘蜓，谁为龟龙相质而重以佳人作贼致嘲。亦野鹤恶声必反之义，无所谓罗织人罪也。传曰：“无为戎首，不亦善乎。”无理取闹，则仆何敢。

野鹤盛称陈、郑，连篇累牍，不出阿私所好之言。李陵与苏武书曰：“子为汉臣，安得不云乎尔？”野鹤既甘心作陈、郑驯奴，誓为张目，即其所言，宁复有一顾之价值。譬诸溥仪小丑之伪谕，张、康诸逆之封章，铺张祖德，扬厉天恩，适足使见者作三日恶耳。所可笑者，谓吴君又陵虽竭毕生能事，终不能驾陈、郑而上之。管窥蠡测，不知野鹤以何者为前提，而贸然下此断语。既自知其诬蔑之非，则又诿诸天下公论，不知天下公论，野鹤复乌从而知。昔人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，野鹤乃赫然以一身代表天下，此与袁世凯强奸民意何异？强词夺理，至此而极，宁复知世

间有羞耻事耶？良心命令云云，仆有仆之良心，野鹤有野鹤之良心。仆以反对西江陈、郑为良心，而野鹤以拥护西江陈、郑为良心，亦犹之民国国民以戮力共和为良心，而张、康诸逆则以献身异族为良心。语云：“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”仆其如野鹤何哉？至以桀犬吠尧相诋，则试问究竟谁尧而谁桀者？射影含沙，何其谬也。吴君又陵，仆与之志同道合，沆瀣无间。诚自告奋勇，毅然为之张目，亦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。宁如野鹤童𫘤，为陈、郑穿鼻，奔走其大纛之下；附翼攀鳞，甘为舆台而不悔哉。大丈夫作事，当磊磊落落，所谓特立独行，适于义而已，安用计他人之毁誉为？乃野鹤一则曰：足贻世人姗笑。再则曰：尚不足取憎于人，自视何轻，视人何重？抑人其所人，非我之所谓人？哗众取容，奄然媚俗，有覩面目独向哉？畴谓诗派非剧派比者，仆即盛气虎虎，岂野鹤所能折角？革车三百乘，虽以无道行之，犹将可畏，宁有三十年老娘，倒覆孩儿者？休矣野鹤，毋为螳臂之挡车也。

诗文与气运相关，盛衰消长之理，原于自然，有未易为浅人道者。苏、黄盛而宋南，锺、谭行而明烬，此论不自今日始矣。陈、郑为亡国之音，不足以衰飒危苦四字尽之。语曰：诗以言志。陈、郑之志固何志耶？三立本纨绔子，以附康、梁得名，亦以是败。终满清之世，仕宦未显。然总理江西路政，不为乡里所容，即其人可知。孝胥尤下劣，治军龙州，以黩货闻。晚充盛宣怀走狗，进铁路国有

之策。清祚以斩，彼事虏已久，奴隶性成，曾不得以薰腐亡秦借口，则亦飞廉、恶来之伦耳。斯二人者，所志不逾苞苴筐箧之私，所慕无过胡虏腥膻之俗。暮夜夤缘，是其长技；权门拜爵，实彼本怀。习染既污，心志遂下，故诗亦沈沈有鬼气，无青天白日之想。所谓足将进而趑趄，口将吐而嗫嚅者，可为若辈写照矣。仆曩叙胡寄尘诗有云：自一二罢官废吏，身见放逐，利禄之怀，耿耿勿忘。既不得逞，则涂饰章句，附庸风雅，造为艰深，以文浅陋。彼其声气权势，犹足奔走一世之士。士之夸毗无识者，辄从而和之。后生小子，目不见先正之典型，耳不闻大雅之绪论，氓之蚩蚩，惟扪盘逐臭者是听。而黄茅白苇之诗派，遂遍天下。夫以如是之人，倡如是之诗，谓非亡国之音得乎！嗜痂甘带，吾于野鹤见之矣。至援琴南语自助，尤足发噱。琴南少日为诗，颇持风格，尝见其所撰林述庵诗叙，盛斥宋派，以北地信阳自命，可谓知道者。晚节颓唐，至叛其死友，依附郑氏之门。而有“平生我是蓝田叔，复社词流颇见知”之句，自甘堕落若此，老悖极矣，宜野鹤之引为同调也。蚍蜉撼树云云，谁为蚍蜉？谁为大树？千百年后，自有定论，宁野鹤今日所能武断？抑彼以陈、郑为大树，则自身当为大树之寄生虫，乞荫庇以求活者。女萝松柏，蜾蠃螟蛉以视蚍蜉，犹有独立思想者，且相去倍屣。况仆与陈、郑之争，悠悠千古，固犹未知鹿死谁手耶。

野鹤既承认石遗海内诗录之成，容有未当。复讥又

陵庸冒窃之评，谓未免失言，首鼠两端，非为西江派牌子计，不欲受人攻讦而何。又谓，天下者天下之天下。虽非石遗之天下，亦非某君之天下，还愿与天下共论之。声势汹汹，非欲号召徒众向吴君宣战而何。（野鹤固能以一人代表天下公论，断定吴君虽极毕生能事，终不能驾陈、郑而上之者。然则所谓与天下共论之者，实野鹤一人自论之而已。）所谓天下虽非石遗之天下，亦非某君之天下者，实即野鹤之天下而已，何野鹤之善用运用天下两字也。抑考吴君原文，只云陈石遗居然以数人冒海内诗录之名，得毋小过。并无“天下”两字，更无“庸妄自恣冒窃天下”云云。野鹤欲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一段大议论压倒吴君，故特地改“海内”为“天下”。盖如云海内者海内之海内，于文义为不通也。但“冒窃天下”四字，仍觉费解。意者野鹤又用其作西江派诗之惯技，移而作文，故钩章棘句，使吾辈读之甚感不快耳。仆窥见野鹤之隐，故为以意逆志表而出之。野鹤乃不自承认，又讥仆为神经过敏，其实仆神经并未过敏，不过野鹤神经过钝，麻木不仁耳。仆向西江派宣战，于兹十年，功罪自任之。知我罪我则听诸天下后世，安用号召徒党恫吓他人。为横逆之语，谁开其端？质美未学、蝘蜓龟龙，独非横逆耶？敲门砖适以自敲，此语不知何解。野鹤之门，我梦中伸脚且踏破之矣，何敲门自敲之有？仆难野鹤，初未为野鹤所难，安得妄语欺人，几多罅漏复何在？何不明白辩难，徒作模棱语自壮耶？西江派

既非野鹤所私有，何事出全力拥护之？野鹤崇礼西江，既非他人所得干预，他人诋毁西江，又岂野鹤所得干预？子矛子盾，倘亦野鹤所谓敲门砖适以自敲者欤？

野鹤黄口小儿，乳臭未干，何所挟持，遽欲誓为西江及陈、郑张目。与仆反对西江诸人，其骨已朽，其鬼不灵，其不能如卜商、张咏二子，代野鹤答仆质问无疑。然则野鹤所恃，其唯庞然大物之陈、郑矣。然胜则陈、郑享其荣，败且野鹤受其辱。为野鹤思之，亦复何苦来？证以近事，溥仪小丑，不辨菽麦。而居然僭号复辟，南面称尊，不惜为中华民国之公敌，以有张、康二逆，卵而翼之也。顾伪业即成，而政由宁氏，祭则寡人，二逆已不难为曹马。如其败也，咸阳一炬，宁能赦子婴而不戮哉？能近取譬，昔贤所许，野鹤毋谓我譖而虐也。刃临吾颈云云，令人悚然。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妇不事二夫，事会所迫，不得不以一死殉之。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，有轻于鸿毛者。今野鹤誓以一死殉陈、郑，将视陈、郑为君，而为之忠臣耶？将视陈、郑为夫，而为之烈妇耶？将重于泰山者耶？将轻于鸿毛者耶？无易由言，莫扪朕舌，野鹤其钦念之哉。

抑书生狂态，一言不中，白刃相仇。历稽故书雅记，亦往往有之。陈大樽论文不合，奉殴艾千子。而李天生以音韵异同，至拔剑斫毛大可，不独杨阿庶以空梁燕落泥杀薛伯衡也。特仆虽恶野鹤之迷，而亦重怜其少，视彼嬰兒婉婉，此刃终不忍下耳。野鹤其可以无死矣。舜何余

何云云，殊见风骨，顾此具意气，胡不别创新声，而必欲迷信西江以及陈、郑。如曩日所云，喜读宋诗，尤喜读清人学宋之作哉。《水浒传》石秀云：替奴才做奴才的奴才，重台陪隶，盗且得而唾之矣。抑仆犹有欲为野鹤进忠告者，以野鹤之才之美，使能去骄且吝，尽弃其所学。举平日所迷信之宋诗，以及所谓清人学宋之作，一概摧烧而夷灭之。使荡为灰尖，不复丝毫留于脑蒂。然后下帷闭户读书十年，取汉、魏、六朝、三唐诸贤之作，下逮金、元、明、清诗派之纯正者。简练揣摩，浸淫锻炼。然后出而问世，奚患不压倒元白。固无取乎断港绝流，倒行逆施也。如曰：士各有志，毋庸相强。则仆为诗学前途计，当再九顿首以请命于野鹤之前，愿其稍留馀地，勿曰为诐词邪说，鼓吹亡国之音。陷溺人心，使其祸甚于洪水猛兽。而戾气所钟，遂致神州大陆万劫不复也。野鹤倘韪余言乎？余庶几日望之矣。

（载 1917 年 7 月 6—8 日、17—21 日《民国日报》）

《西湖四日记》叙

六年夏五，汪子影庐，薄游武林，撰《西湖四日记》若干言，属为之叙。余识汪子始元年海上。时汪子方司言论之铎，以敢言著称。余亦掉罄文坛，雅相得也。明年国难作，报事尽废，汪子居闲久之，则渡海入闽，为仲宣之依景升，世颇传其倡和之什，盖温文尔雅，无愧作者矣。民国再造，复来海上为公仆者数月。既谢簿书，遂寻幽讨，芒鞋竹杖，入山惟恐不深。以余视汪子宁非有道之士哉。武林山水甲东南，共和复活以来，尤以世外桃源自拟。不幸蚁穴溃堤，鴟音毁室，长蛇封豕，乃与山中猿鹤为缘。周伯仁有言，风景不殊，举目有河山之异。我不知汪于此游其感慨复何如也。爰书此质之。吴江柳弃疾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胡朴庵《云中游记》叙

士君子卓身天地间，必求有用之学，而学又不琐琐在呴咤。则必登高山涉大川以蓄其漭瀼之气。从而相其险阻阨塞、战胜攻取之迹，用备所缓急。昔吾乡袁坤仪尝为黄冠服，独行塞外经年，九边形胜，山川营堡，历历能指诸掌。而顾宁人驰驱南朔，独谓华阴绾关河之口，一出关门有建瓴之势，此物此志也。友人泾县胡子朴厂，伟躯干，能文章，勇猛精进，遗艰投大无难色。既漫游云中，归属叙其游记。余维云中古燕代地，盖廉颇、李牧之遗区，而冯唐、魏尚所经营。意其山川形势必有恢宏轶荡，足为胡子重者，胡子倘有以诏我耶？若夫游观之盛，歌咏之美，盖胡子之馀事，而非其荦荦大端，姑勿赘焉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春愁秋怨词》序

今夫曰愁曰怨，皆天地间至不祥事也，乃诗人每恒言之。昔汤卿谋尝谓古今万斛愁，当独得九千斛，而尤展成靳之，以各得五千斛为言，岂非所谓嗜好与俗殊酸咸者耶。云间费龙丁，工词章，娴篆刻，有郑虔三绝之誉。其夫人李华书女士，亦博雅能诗。新妇参军，自为酬唱，人望之如玉山峨峨，在东南天半，俨然叶仲韶、沈宛君复出也。夫以夫人之才，得配龙丁，闺房燕婉，旷世一遇。彼春花秋月，等闲视之，正复何与人事。窃疑其当无所谓愁、无所谓怨。而龙丁忽出此编相示，瑶琴锦瑟间，若有霞愁海想，脉脉不自胜者。然后知慧业文人，其心窍固异于痴男𫘤女矣。抑语有之，春女善悲，秋士善怨，龙丁与夫人殆兼而有之耶。仆本恨人，生尤多感，遇穷途而恸哭，闻清歌而奈何。固已心死神伤，泪枯才尽矣。今读龙丁与夫人唱和之什，益复增其遐想，为诵定公句曰：四海皆秋气，一室难为春。龙丁见之，亦笑其借人酒杯自浇块垒否。

（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）

《江苏癸丑以来殉国先烈事略》序(代)

三吴占牛斗之分，国号殷富；又长江天堑，用武之地。英雄所必争。故始事恒在东南，四方之士多趋之，不以疆域限也。昔在癸丑，袁氏诞作叛乱，义师起江表，鼓鼙与赣皖相应。天不祚顺，沪渎既挫，石头复败，猿鹤虫沙，歼我良士，耗矣哀哉！扶义诸英，不忍民国之终沦于草莽，卷土重来，再接再厉，前仆而后继。或死于兵，或死于刑，或死于狙击，断脰洞胸，九死靡悔。自甲辰乙，以肝脑涂三吴之土者，又不知其几何人也。帝制议起，群情愤而愈激，义士益萃海上，短兵狭巷，破釜沉舟，誓死不反顾，则一诛其悍酋，再夺其巨舰，血流九衢，炮及武库。大勋虽未集，丑类之魄亦庶几乎褫矣。滇声既作，海内圜视，旌旗泊乎两浙之境，吴虽少孱，犹有吴江之师，澄锡之战，南通之狱。最后吴兴陈公，毕命沪上，成仁取义，与桃源相骖躥，盖先元凶之毙，仅数日耳。栋折榱崩，不憇遗一老，宁非天哉！仆也亡命馀生，刀头残魄，未获从诸君子于地下，俯仰衾影，但有馀惭。碧血青磷，潺焉雪涕。及斯共和再造，薄海内外之日，其忍饮水忘源，使忠魂烈魄，黯黯

弗彰。爰哀癸丑以来，先烈之蒙难于吾土者，罗其姓字籍贯，及殉义始末，辑为是编。后有撰民国史者，庶取裁焉。若曰后死之责遂尽于是，则吾岂敢。

(载 1917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0 集)

斥 朱 鸳 雉

野鹤之胡闹未已，而鸳雉之妄论又来。恰似倪嗣冲造反之后，继以张勋复辟。爱国之士，安得不忙煞耶？辞而辟之，为诗界存正论，余岂好辩哉，余不得已也！

论诗原不尽以时代为限。若同光体之诗，怫郁悖乱，为天地戾气所钟，恰足以代表所处之时代。而主其事者，又与索虏有关，安得不谓之亡国之音耶？然犹可曰：彼所处之时代则然，不得尽归罪于言诗之人也；若身为中华民国之人，而犹袭同光之体，日为之张目，岂以亡索虏之不足，复欲再亡我中华民国耶？此等人虽不自民国元年学平平仄仄起，然程度幼稚，亦相差无几，而背谬至此，真国之妖孽也。见披发于伊川，知百年而为戎，自非深心人，乌能知之？

谓陈、郑诸奴，“对于清廷，未尝迎合干进，反噬同种”。他人姑不具论。彼郑孝胥者，非以诗文歌颂公卿，为虏酋端方赏识，遂获“硕学通儒”之徽号者耶？非作民贼盛宣怀走狗，进铁路国有之策，激成辛亥七月一日成都之变，杀人如草，流血成河者耶？事实昭然，岂能以一手

尽掩天下目也！“穷愁抑郁，苦语满纸”，正为士宦未显；“叹老嗟卑”，愈足见其无耻；“忧国如焚，警惕一切”，彼亦第忧索虏之亡，而平生希望将绝耳。彼胸中目中，宁能识得“中华民国”四大字者！吾侪身为民国之民，何苦为彼亡国大夫作辩护士耶？

人各有真性情，惟性情不同，各如其面耳。亡国大夫之性情，与共和国民之性情，天然不同。今之鼓吹同光体者，乃欲强共和国民以学亡国大夫之性情，宁非荒谬绝伦耶！

危苦与枯寂，初非一物。湘真、玉樊诸公，其所处地位，艰苦卓绝，视陈、郑辈如何？然其音则黄钟大吕，抗而不坠。全榭山且以苍水之诗，致疑于明祚之不当亡。盖苍水与阁公倡和，亦傅华亭衣钵故也。“昔我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”，轻家鸡而重野鹜，数典忘祖，我为若辈耻之。

言而无文，行之不远；文采斐然，乃为作者。若必尽去藻饰，则虎豹之鞶，何以异于犬、羊之鞶耶？以“狂暴”、“嚣竞”置之，此与“暴民专制”之瞽语何殊？信如彼言，将浣花、玉溪，亦无能逃其诟病矣。盖杜陵自比稷、契，近于若辈所谓“以鬻竞为正声”；而义山之诗，风华典雅，又所谓“以纷华为藻饰”也。畴欲尽纳一切于“热闹场”中者？彼端方之狎客，盛宣怀之弄儿，始为善处热闹者耳。抑匹夫有责，耿耿未忘。铁牛土狗木寓龙，诚非吾曹所能为。如以是为罪状也，则冷血动物，吾亦不屑教诲之矣。

南社之作为海内言文学者之集合体，其途径甚广，其门户甚宽，譬如群山赴壑，万流归海，初不以派别自限。第谓“社中翘楚多信服北宋者”，则又不然。诸贞长、黄晦闻雅近宋派，然亦自有其真，子子独造，非拾陈、郑唾馀，奉同光体为帝天者比。姚鹓雏始以闽派自矜，顾有时亦阑入晚唐，尤长于七绝，骨格近定庵，而风调过之，视所知枯槁窒塞者，真微之识碱硖矣。傅钝根熟精《选》理，汪汪若千顷之波；沈半峰、王漱岩颇得唐音三昧，胡寄尘深思苦吟，不落前人一字；高吹万冲淡和平；周芷畦出入随园、灵芬间；刘季平一代奇才，尤饶英气；林亮奇自言以谢、柳为归；林浚南、庞槃子均学唐有得者。何尝尽属宋派？若辈乃欲概以宋诗目之，此与盗贼被捕，诬攀良善何异？况社中翘楚，何止此数人，此外宗唐非宋者，犹大有贤杰在。偻指数之，更仆不能终耶。妄谓“同室操戈”，欲以挑拨恶感，又何言之悖也！

谓新派“依托定庵”，未知讥切何人？至论定庵难学，则亦有近似者。第我尝见夫己氏一卷诗，十之七八皆从定庵集中作贼得来，甚至有刃伤事主者。岂彼独有定庵之高学奇情，而不妨亦步亦趋耶？我为定庵哭矣！

既知定庵淹通九流，何等渊博，窈呻殊吟，皆出至情，而复言“唯散原有似定庵处”。何物陈三立，龌龊臭腐，宁及定庵一足趾，而妄相比拟，刻划无盐，唐突西子，罪通于天矣。定庵之所以为定庵，由其理想之高，能上九天而下

九地，心灵缥缈，无乎弗宣，故能知人所弗及知，言人所弗敢言。虽处索虏积威之下，晦盲否塞，如涂涂附，而《京师乐籍说》、《尊隐》诸文，痛斥霸者，俨然梨洲之遗，《汉朝儒生行》则直刺汉满不平等矣。试问三立有此见解，有此胆量否？彼生新学勃兴时代，父以得罪虜后贬斥致死，尚不能发生革命思想，终其身游心于藩溷之间，何足道哉！何足道哉！

吴又陵先生，西蜀大儒，博通古今中外之学。其言非孔，自王充、李卓吾以来，一人而已。诗亦卓然名家，尤长于七言。其治古诗，以鲍照、吴均、蒋道衡、卢思道、江总、李白、杜甫、吴伟业为宗，而参以眉山、遗山；律诗则喜杜少陵、刘长卿、刘梦得、李义山、温飞卿、陆龟蒙、皮日休、吴融、韦庄、韩偓、陈卧子、吴梅村十二家。所持极正，而所造极深，当代作者，殆罕其匹。故耆硕之士，如谢无量、陈独秀、章秋桐、刘申叔辈（举刘申叔者，以学术论，非以人格论，阅者谅之），咸深相推服，即仆亦顶礼而尸祝之，以为夐乎其不可及也。夫已氏锐头小竖子，胸中有几许墨汁，乃敢猖狂大言，诋为“小具聪明”，诬为“本不足道”。呜呼，“执蝘蜓以嘲龟龙”，正足为若曹定论耳！仆本太邱道广者，唯于若曹，必不能容。鸣鼓之攻，敢告吾党。

（载1917年7月27日—30日《民国日报》）

再 斥 朱 玺

七月三十一号《中华新报》有署名朱鸳雏所谓论诗斥柳亚子者，词既恶俗，旨尤鄙倍。语云：蟾蜍吐粪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，玺之谓矣。陈三立、郑孝胥之门徒乃下劣至此，亦闽派将衰之兆也。独惜仆以太丘道广薈于知人，致令委巷小夫阑入盟社，虽加窜逐犹为坛坫之污所当自劾以谢天下耳。嗟嗟，杨锡章门下之弄儿周维新幕中之契弟下流所归，君子不齿善籍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裨，勿令后穿斯已矣，何狺狺狂吠为。

（载 1917 年 8 月 3 日《民国日报》）

报成舍我书

舍我足下：

于《中华新报》得书，知为朱玺作辩护士，馀勇可贾，何其壮也。独惜不衷于理耳。仆恶陈、郑之人，亦恶其诗。而暨之者且因诗以重其人，仆故两斥之。前简具在，宁可向壁虚造？何谓诗之美恶，弃而勿论哉。人以文重，文亦以人重。子云投阁，玄经覆瓿，钤山一集，见弃通人。古今来奸回嬖倖，宁遽皆弄獐伏猎一流。卒未闻谈艺之士，有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者。尽秉彝天理，人有良知。必谓文章品节，判然两途，是灰君子之心，而长小人之焰也。乌乎！可抑足下尚崇拜徐世昌，更何论陈、郑。仆为此言，亦终苦对牛弹琴耳。笔战之端，兆自闻宥。诋謾西江者便为质美未学，反对陈、郑者便为执蝘蜓以嘲龟龙。宁非欲率途人而从其说耶？宁非肆诋毁谩骂于执持异议者耶？仆即执持异议者之一人，乌可不辞而辟之。闻既未悛，朱尤助恶，兵连祸结，遂到于今，作俑之罪，谁实尸之，有目者所共睹，无劳足下文致也。畴以私人名义驱朱玺出南社者，社中固有布告，以主任职权行之矣。南社组织，

本与国家制度根本不类，何有共和专制之论？社例亦非神圣宪章，宁待刻舟求剑？仆为主任，有总揽社务之权。去一朱玺，正如孤雏腐鼠耳。以彼委巷小夫，倒行逆施，血气之伦，莫不恚愤。苟非嗜痂甘带如足下，畴屑回护之者，同社数百人之心理，正恐未易一一与足下吻合也。足下亦姑徐观其后可耳。抑吾社结合，自有本源，宁足下后生新进所知？诋仆为袁世凯，足下又宁能为孙中山者？如欲号召徒党，树革命之旗，亦任足下自为之。但视实力何如，毋徒为大言相恫吓也。足下鄙冯、陆为俳优，犹是五十年前议论，宁知开明之国，固奉之为文苑之明星哉。抑朱玺何人，非躬为新剧，厕身俳优之林，见于姚鹓雏致仆手书者耶。非与伶人周维新结为昆季，以状元第三字自荣，腾载报章者耶。不知足下所谓束身自好，学行兼优者，又何如也。夫同一俳优也，于仆所引进之冯、陆，则鄙夷之；于足下所署就之朱玺，则赞美之。所谓不自掩抑，徒逞其意气之私，猖狂恣肆，发为妄论者，正堪为足下自写供状耳。品节卑污之徒，正恨未能尽逐，如其然也。彼借报纸为机关，攻讦九尾龟，以博神州投稿之资格。始视张春帆为仇雠，而终与之握手，首鼠两端，惟利是视，强颜自辨，刺刺不休，此真不操戈矛之大盗。其品节卑污复何如，宁不在可逐之列哉？足下曩者致书于仆，谓闻、朱本非素识，无感情可言。宋诗亦所反对，非有偏心。又谓对于长官，向抱服从主义，楚伧为《民国日报》主任，公为南

社主任，只有服从一法，宁敢反抗。言犹在耳，何前恭而后倨也。意者足下以文坛艺薮，为狡兔之窟。前虑仆偏师直持，故缪为恭顺，志在缓兵。今则破甑不顾，覆水难收，遂已用人杯，借纾私愤耳。抑自足下主《民国日报》笔政以来，社中俦侣，不满意于足下者实繁有徒，有诋为草包者，有谓见之当作三日恶者，几于谤书盈篋。仆每为足下疏通而解释之，不图足下乃以是反噬也。人心险恶，公理荡然，背义孤恩，宁独足下？仆特为足下一发之耳。畴谓朱玺驯善可欺者，驯善之人，宁能以恶诗劣札为桀犬之吠耶？足下同恶相济，嘘其毒焰，犹自命辅弱扶微，又自命为义愤，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。今以简单之词警告足下曰：仆南社代表也，朱玺者南社公敌也。足下如服从南社，则速绝朱玺，自拔来归，仆初不为已甚。如其否也，仆亦将以逐朱玺者逐足下，七日为期，视此哀的美敦书可也。

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六日。柳弃疾白。

（载 1917 年 8 月 8 日《民国日报》）

与胡朴庵书

朴庵足下：

辱承雅爱，赐我箴规。明珠弹雀之讥，谨闻命矣。独于馀墨，谓仆以盛气出恶声，则有未尽然者，请为足下陈之。论诗笔战，仆本与闻、姚对垒，无预朱玺事。慨竖小夫，不知自量，横来挑衅。诋吴又陵为小才，诬仆以受欺。其馀冷嘲热骂，挑拨感情，与人难堪之处，更偻指未易穷数，仆诚不能不加以讨伐。顾犹以论诗为主，未为人身上之攻讦。不得云恶声，更不得云盛气也。彼自怙恶不悛，小惩而不知大戒，倒行逆施，丧心狂易，有如《中华新报》七月卅一日所云云。仆曩谓见此而不裂眦怒目者，直非人类。足下倘犹未见耶？人非铁牛、土狗、木寓龙，谁则唾面自干者？以彼秽恶之辞，乖张之语，足下知仆平日性行何如，而谓能受之乎？气本以有激而盛，声亦以求报而恶。谁为戎首，宁得已哉？仆愿足下深长思之也。日来心绪本劣，骤闻良友丁子不识噩耗，俯仰身世，尤难为怀。五浊世界中，求似人者不可得。十年结客，恩怨填胸，鲁

连有言，宁蹈东海死耳。足下若犹以仆为未然，仆亦从此
籍口矣。匆匆不偈。

弃疾白

(载 1917 年 8 月 9 日《民国日报》)

与叶楚伧、邵力子、胡朴庵书

辱手书。谓南社帝孽未除，遽黜朱丑之籍，疑于豺狼当道，而问狐狸？此言是也。微公等言，仆亦欲为当世陈之。夫攘除帝孽，此自关国法，盖司隶之任，而非私人之职也。曩岁暴袁初殪，多士齎集海上，即有建议及此者。仆遂巡谢未遑，时论未尝不斥仆为驽懦，仆亦弗敢深辨。迨国会再建，立法根本之地，群魔萃焉。所谓谠士者，大而讨论政事，小而酒食征逐，亦未尝不同流合污，与若辈为缘。甚有欲以暴易暴，拒狼而进虎者。仆始慨然兴叹，谓人心其弗可问已。世变仓皇，江河日下，诚末由究其所底止。风潇雨晦中，吾社命运如何？畴能逆料者。仆即不辞玉碎，而必欲孤注一掷，搏此豺狼，举全局而委之虎口，为计亦未免过迂。倘使如天之福，国事大定，六等定罪，取法李唐，削其国籍，次第惩治，一狱吏事耳。国籍既削，社籍随之，按牍以稽，毋俾漏网，一书记事耳。何苦劳爬剔于今日，使激而成东林复社之已事哉。仆固有辞以谢哓哓者矣。若朱丑则异是，彼匪有抵触国法之罪也。顾于吾社，则万不能相容。何哉，仆之任社事，初非自相雄

长，亦从同社八百馀人之后，受其委托者耳。而丑之言曰：如此厚颜廉耻丧，居然庸妄主诗盟。是受其置者，非仆也，同社之八百馀人也。以八百馀人之南社，而戴一厚颜丧耻，且又庸妄之仆，主其坛坫，宁非南社辱耶？八百馀人而诚以仆为厚颜丧耻且又庸妄也，则不妨黜仆而戴彼丑。如其非也，丑之肉宁足食耶？今八百馀人初无间言于仆，乃彼丑独违众意而发其狺声，是八百馀人之公敌也。仆亦代八百馀人行罚耳，宁敢有所私哉？不然，彼丑一日不黜，仆实一日无面目与八百馀人相见。公等独非八百馀人之二三而忍嘿然受之，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哉？至仆与公等之私交，抑又末矣。综而言之，仆与彼丑，谊不两立。即南社与彼丑，亦谊不两立。公等而袒丑以敌仆，且敌南社也，仆又何言，否则宜思所以自处耳。汉贼不并存，是非无中立，骑墙观望，馀杭所以切齿于华父督也。巨细虽殊，事理则一，公等其毋为胡广之中庸已。忠言逆耳，愚者一得，知我罪我，两无憎焉。

某白

（载 1917 年 8 月 10 日《民国日报》）

南社第三次紧要布告

见成舍我启事，则为之发指。谓仆嘱托叶楚伧君，禁彼在各报发表反对意见，此为完全捏造之语。叶君与仆本十馀年文章道义之交，《民国日报》又为海内外第一主持公论之报章，且担任笔政者均南社社友。仆见成舍我猖狂妄行，自绝于南社，故以书劝叶君，将彼驱逐出报馆。保全《民国日报》名誉则有之，何尝有所谓嘱托禁止者哉？彼轶出轨道外之言论，即发表数千万言，于仆何损？何劳禁止？向壁虚造，真不知廉耻为何物矣。又诬仆罪状曰：霸占南社，违悖社章，专横恣肆，甘为公敌。尤为荒谬。仆本手创南社之人，数年来承社友公举，就主任之职，何谓霸占？主任有总揽社务之权，载于社章，所包至广。朱玺小丑，驾辞漫骂，辱仆即辱南社全体。仆代众行诛，正自尽其职权，何谓违背？至云专横恣肆，甘为公敌，斯尤含血喷人。南社社友具在，是否认仆为公敌？抑认朱、成为公敌？自有舆论，非彼败类所能污蔑也。再，仆已履行职权，于前日发表第二次紧要布告，将成、平一并驱逐出社，使从朱玺之后。是成、平已丧失社友资格，不知彼何所凭。

依，竟大言欲正式驱逐鄙人，抑何可笑。总之，南社与彼断绝关系之理由，在社中发表之第二次紧急布告，而不在伊自登之启事，有识者当能明辨也。至云与现在之南社断绝关系，岂别有所谓将来之南社耶？此等谬论，本社绝对不能承认，特再布告。

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日，南社主任柳弃疾白。

（载 1917 年 8 月 16 日《民国日报》）

磨剑室杂拉话

自命为能诗知诗足与言诗之王无为，跳踉叫嚣，猛进而不已，又有所谓平不平者，发现于《中华新报》，疮痏遍体，无一是处。仆为世道人心计，不得不辞而辟之，以正告吾党，若彼伧夫，仆固不望其为顽石之点头也。

余十眉君不平则鸣，一篇洋洋千百言，举朱玺平诗之谬论，咸加驳斥，可谓纤悉详明，无坚不破矣。彼伧若欲左袒朱玺，宜即引申其已坠之绪，予余君以反驳，斯为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若自托于执中，所谓取朱、余二子前后所表见者，从而较其孰平孰不平，则尤宜错综参伍，不执己见，举两者之说而融会贯通之，始能罗列左证，加以断语。今彼伧两具不然，劈头劈脑，破空而来，即曰以为鸳雏之说近于平，究之“近于平”三字之理由，复安在耶？党同伐异，全无真确之见识，平其所平，非吾之所谓平，亦非字典上平字之正诂也。

谓十眉口吻甚肖柳亚子，即为蔽于一隅，彼平不平之理由，盖只此一语耳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余君之说，当理与否，岂彼伧所知，而贸然妄加反对，迹其所以反对者，

不过以为口吻甚肖柳亚子。亚子束发读书十馀年，结交湖海亦十馀年，宁知五浊恶世，下愚不移，有所为王无为者，彼伧乃出其死力，日肆攻讦，为桀犬吠尧之举，蒙庄有言，鵩得腐鼠，鳬雏过之，仰而视之曰，吓！鹏将图南。蜩与鳴鸠笑之，岂不然哉，岂不然哉。

谓陈、郑之诗，“久成不刊，名贵可知”，即此二语，已足见彼伧一窍不通矣。“久成不刊”四字作何解释，彼伧亦知之否？论陈、郑得名之久暂，极言之不过至今三十年耳，此区区三十年，便足为“久成不刊”耶？在昔公安竟陵喧嚣于明季，何尝不极一时之盛，云间诸子起而摧陷廓清之，不及百年，声光阒然矣。袁简斋矫尾厉角，自命海内无第二人，至薄渔洋为小才，世亦翕然从之，“随园”一集，洛阳纸贵，雏林争购，及身歿未几，而抨弹者竞起，蟪蛄蜉蝣之旦暮，不足以骄识者明矣。区区陈、郑，宁知千百年后论定何如，而遽尊而奉之曰“久成不刊，名贵可知”，宁非自表其见之陋耶！

谓陈、郑之诗“哀以思”，此又大错。仆评陈、郑，谓其沈沈有鬼气，无青天白日之想，足将进而趑趄，口将吐而嗫嚅，此即昔人所谓东坡诗如大家妇女，大踏步走出山谷，便不免花面丫头，屏角窥人，扭捏作态之意。特陈、郑学步涪翁，更变本加厉耳！畴承认其为哀以思者，彼伧前以陈、郑之噍杀为高亢，仆笑其全然外行，今之所言，犹是扪盘故智耳。

千百年以后，数清季诗道之流极，必归狱于陈、郑，而陈郑之名或遂以传，此事吾亦承认之，譬如数明季诗派者，不能不及钟、谭也。特所谓三立、苏戡能为有清季世鸣，有清季世更无人足与为鸣矣云云。此实不成说话，清季诗人较先于陈、郑者，如谭复堂、李葂客道源六代，蒋剑人具体三唐，其诗均高出陈、郑倍蓰，即与陈、郑同时，亦有黄公度、谭复生、范肯堂，皆别张一帜，非陈、郑所能包含，此为世人所共知，而丘仓海、林述庵诗尤高亢，有黄钟大吕之音，特以逋客流离，布衣憔悴，不及郑之四品京堂，陈之巡抚家儿，足以无聊之声气奔走一世耳。其声气流派，足与陈、郑颉颃者，尚有湘绮樊易，樊易固恶诗不足道，第以陈、郑视之，亦五十步笑百步耳。盖一则其丑在形，一则其秽在骨也。若湘绮者，仆虽诮其古色斑斓，苦少真意，如昔人所云吴君特七宝楼台，要以持较陈、郑，则尚非其伦，盖学湘绮者，除周秦汉魏六代三唐之诗在所必读外，尚须烂熟经史，始能掉用自如，即此翦彩为花，已非容易，而学陈、郑者，只须熟读一部吴孟举宋诗钞，或且不必尽读，第择其尤槎枿钩棘者，句抚而字倣之，遂俨然西江后起矣。夫学湘绮者少，而学陈、郑者多，此清季之诗所以愈趋愈下也，而彼伧管蠡之见，若以为清季除却陈、郑，便无第三人能诗者，岂不谬哉。况仆反对陈、郑之用心，尚不在为亡清残局论功罪，而在为民国骚雅树先声，故即退让数百步，而承彼为清季有数之诗人，亦复何与民

国事。吾曹若以共和国之诗人自命，自当奉章太炎、杨沧白、汪精卫、苏曼殊、马君武、吴又陵诸公为准则，奚必然陈、郑已死之灰而扬其末流耶？识者亦可以憬然误矣。

论诗之道，不以时代，不以身世，不以富贵贫贱，不以同异，此数语固出之何人，见之何种故书雅记，岂诗家十六字相传之心法耶？抑亦无识之伧向壁虚造，为夸言自文饰耳。请得而驳之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气，即有一时代之诗派，故唐诗有初盛中晚，而元白之诗，且号为长庆体，孰谓论诗不以时代者。至诗派有与时代相应，亦有与时代不相应，仆前已言之矣。魏晋虽篡夺时代，而七子渊明，却非篡夺之诗派，清季本亡国时代，而三立、孝胥适为亡国之诗派，此以诗之品类而论定，有目共睹，宁烦赘述，抑七子渊明之所以贤，三立、孝胥之所以不肖，亦正坐此耳。使七子渊明亦如三立、孝胥，浮湛于时代之潮流，无特立独行之概，世亦宁知所谓七子渊明者，而流传至今称道勿衰耶？况同光体三字，固郑门私淑姚鵠雏所首创，见于周烈士实丹《无尽庵遗集》跋中，何关仆事。而彼伧断然争之不休哉，此其大谬一也。

以身世论，曹孟德固非忠义之士，然雄才大略，为千古枭雄第一，使生今日，袁世凯尚不能望其项背，何况奸而不雄之陈、郑。故其诗亦渊渊有霸国之音，不以人废，岂若马士英、阮大铖之流，使后人羞道其只字哉。三立备位下僚，未久即黜，无表见足称，要之始污伪命，终则国亡

而不能身殉，狼跋其尾，进退失据，曹蜍李志宁有领袖两朝文苑之资格。若孝胥者，顽钝无耻，始媚端方，终附盛宣怀，仆固已昌言其劣迹，一朝得志，亦马、阮之伦，宁取比拟曹氏耶？况昔之论诗者，不遗孟德横槊之作，亦录武侯“抱膝”之吟，一奸一贤，两具为古今绝唱，斯诚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宁若一孔之士，醉心陈、郑，便目空一切，旁若无人哉，此其大谬二也。

至云不以富贵贫贱，夫廊庙山林，义各有取，仆宁不知若陈、郑者。谓为廊庙耶？彼固罢官废吏，亡国之大夫耳。谓为山林耶？彼又热中躁进，叹老嗟卑，未忘其巡抚家儿、四品京堂之好梦也。两无所归，即两无足取耳。穷愁抑郁，苦语满纸，此本朱玺之言，仆乃引申而反驳之，今彼伧曰，谓陈、郑穷愁抑郁，是以富贵贫贱论诗也。若以此语实出于仆者，二五之不知，菽麦之不辨，而亦侈口论诗，此其大谬三也。

同异之谭，固有之矣，十眉之于仆，所谓同也，其于闻、朱，所谓异也，直仆而曲闻、朱，尊其良知，夫何足怪。彼伧遽谓其蔽于一隅，而有平不平之作，将使天下言诗者，尽异于仆，尽同于闻、朱，然后不为蔽于一隅乎？不以同异论诗者，固如是耶？况仆之诋陈、郑，以陈、郑诗自不佳耳，非以其出于西江派而始诋之也。即诋西江，亦以西江诗并未佳耳，非以其末流之有陈、郑而逆诋之也。考西江派三字，创于吕居仁，实与言古文者所谓桐城派等谬，

元遗山云：北人不拾西江唾，未要曾郎借齿牙。朱竹垞云：西江宗派溯流别，吾先无取黄涪翁。而冯钝吟尤深恶之，其论山谷，至有驴夫脚跟嫠妇枕席之诮，则有识者固已齿冷矣。陈、郑之徒，如涂涂附，嚼其蔗渣之馀。陈本赣人，又诗派相近似，世遂以西江派称之。姚鵠雏论陈、郑，谓于西江一社，终有低回不忍去之思，是彼亦以西江为陈、郑所自出也。闻宥承姚氏之绪诗，日日标榜宋诗，更日日标榜清人学宋之诗，终则以诋謾西江诸集者为质美未学。夫闻宥有所谓西江诸集，是否指涪翁以下诸家，抑竟指陈、郑，非仆所知，仆固服膺遗山、竹垞、钝吟诸子，不以宋之西江派为然者，更何论陈、郑，故即起而驳诘之。谓诗学之弊，西江实尸其咎，尤不满所谓清人学宋之西江。而鵠雏论诗，又以郑孝胥为福建人，欲避西江之名，遁而谓为闽派，与仆相持。朱玺拾其唾馀，遽诋仆不明诗派。今彼伦则复谓以西江派为言，是以同异论诗，若憎仆于诗派辨别太明者，群言淆乱，容有一驳之价值耶，此其大谬四也。

仆之宗旨，反对宋之西江，更反对清之陈、郑，初不问其为西江与闽派，而尤反对民国人之学陈、郑者。至其所以反对之理由，则认宋西江派之诗为不佳，陈、郑学宋之诗更不佳，而民国人学陈、郑之诗，尤为下劣不堪耳。胡朴庵之言曰：陈、郑为宋西江派之罪人，而今又有为陈、郑之罪人者。旨哉是言，圣人复起，弗易之矣。夫以朱玺论

诗六绝之谬戾，虽盲词唱本，犹逊其俚俗，而彼俨然自托为陈、郑之孝子顺孙，则又何怪陈、郑罪人之多也。至仆不欲奉亡国大夫为民国诗坛魁率，此尤血气之伦所共谅，所愤慨者独彼伧耳，已则无爱国心，反肆口诋謾，此其大谬五也。

身具五谬，丑恶不堪，而犹嚣然自大，重言相诋曰：无为谓其不能诗、不知诗、不足与言诗，诚哉，其不能诗、不知诗、不足与言诗也。呜呼！人苦不自知，一叶蔽目，不见泰山；两豆塞耳，不闻雷霆。仆其如彼伧何，特世界犹有识字之人，仆终不忍放弃其笔诛口伐之权，亦聊为当代炯鉴耳。岂不知其不可与言而强聒哉！

覆水坳堂，芥舟庸其可涉；望洋沧海，竖子藐其何知。见难而退，劝商炬切莫驰河；惟善为师，愿蜉蝣更休撼树。彼伧摇头摆尾，写至得意忘形时，不通之四六又出现矣。呜呼哀哉！仆诚见之毛骨竦然，如遇大厉也。彼伧自以为能诗知诗，足与言诗，仆既闻命矣。今乃知彼更为四六大家，特竖尽千古，横尽万劫，此等绝代妙文，实在绝无仅有耳。彼伧亦足以自豪矣。抑彼伧岂唯四六为绝代妙文？即其寻常文法，亦有未易索解者。如前云：然诗学浸微，国内几无能为诗。今又云：三立、苏戡，能为有清季世鸣；有清季世，更无人足与为鸣矣。此等文法，不知从何处得来？想与所谓能诗知诗，足与言诗者，同为彼伧独得之秘耳。仆前述彼伧四六妙文，下即接以白话，其他忍俊不禁

之处，亦辄以俚语报之。或谓仆太伤雅道，亦贬文格。不知一窍不通之徒，而犹厚颜言诗言文，正如赃私之吏，谬称道学；淫荡之妇，妄诩贞节。高谈雄辨，刺刺不休，令人作十日恶。有侠少在侧，轻即饱以老拳，重且陷以匕首矣。何暇与彼讲真伪辨是非哉？仆之俚语，亦老拳匕首之类也。抑三郎羯鼓解秽，仆亦聊为阅者诸君解秽耳。庸何疑焉？圣叹有言：人言屙臭报矣，此并非屙；人言鬼丑极矣，此并非鬼。正足移赠彼伧，生为考语，死作墓铭耳。呜呼！彼伧不足责。独奈何堂堂报馆，犹有纵容之者。张子冥飞诏我，龌龊世界本无是非可言，奈何谕蟾蜍以尝粪之非哉。是言也，吾则信之。

平生识海内诗人伙矣，不知有所谓王无为者。忽于《中华新报》发现其攻讦之文，就而察之，盖成舍我之死党，西江派之陪隶耳。彼哉，彼哉，宁足与适道哉。金风亭长句云：江左文章流辈在，何曾知有蔡充儿？当为若曹诵之。

章甫所以饰观，而越人骇走；钟鼓所以悦耳，而爰居不享。夏虫不可语冰，蜀犬唯知吠日，其智识程度限之也。无为何人，宁足知亚子诗者？诋之曰“嚣沸”，曰“器小量狭”，曰“下流之人”，曰“不学失养”，曰“躁进而未有阶”，若欲举字典中骂詈之字，一一植诸纸上以为快者。此与亚子何损，徒见其自写供状而已。田蝼雨脚，岂知江河；甕蠻风前，讵知天地。如柱如盘，讥早贻乎盲目；为矛

为盾，颐欲解于笑言。难为他做出几句不通的四六来，亦只算夫子自道耳。宁复有辨难之价值哉？

不足传之诗皆非诗，不深知之知皆非知，因以亚子为不能诗，不知诗。大言炎炎，不知羞耻。当今之世，除却陈、郑，大约只一王无为为能诗，为知诗耳。惜其未向尿坑中自照面孔也。呜呼哀哉！

无为谓亚子不足与言诗，抑知无为亦宁配向亚子言诗者？亚子胸中、目中遍数海内诗人，固未有王无为三字也。拉着太素一书作引子，居然自充内行，向孔夫子门前卖弄起孝经来。以无为之矛，刺无为之盾，直可曰：不学失养，躁进而未有阶，乃以十发九不中之矢，集的于亚子，借以自标其帜耳。呜呼！人心恶浊至此，宜诗教之沦胥也。

以陈、郑为高亢，便是一窍不通，满盘皆错。陈、郑之诗，直噍杀耳，岂高亢哉？高亢非亡国之音，噍杀实亡国之音也。即此一端，可见无为于陈、郑之诗，亦完全外行，徒借此为题目向亚子捣乱，为舍我泄愤耳。诗文有与时代相应者，有不与时代相应者。七子高华，渊明冲淡，不蹈魏晋衰败之迹，此时代虽乱而诗文自治，所谓诗文不与时代相应也。清政浊乱，举世如入鬼窟，陈、郑之诗应运而兴，亦如寝如谵，若呻若吟，恹恹一息，生气索然，适足代表亡清之社会。此时代既乱，而诗文亦随之而乱，所谓诗文与时代相应也。义各有当，宁容强为比附哉。夫清

之所由亡，正民国所由兴，龙漦灭夏，弧服厌周，吾无责焉。今既为民国时代矣，自宜有代表民国之诗，与陈、郑代兴，岂容嘘已死之灰而复燃之；使亡国之音重陈于廊庙哉。谭浏阳有言：慎毋言拿破仑、华盛顿矣，志士仁人求为陈涉、杨玄感，以供圣人之驱除，死无憾焉。亚子虽无似，不敢望诗界之拿破仑、华盛顿，亦聊以陈涉、杨玄感自勉，为后起驱除难耳。深识之士，当有韪吾言者，宁求谅于无为一辈人哉。

无为又言诗学浸微，国内无几能为诗，非散原、海藏为诗宗一脉之继，几不传矣。此言尤谬，诗学何尝浸微，所浸微者，独陈、郑一派之诗耳。彼以贱丈夫之垄断撞钟伐鼓，自命大家，驱天下学诗者之聪明才智，尽入于晦盲否塞之途，欲航港断绝流，以至于海，何怪其衰靡而不能复振哉。若舍此以外，宁遂无能诗者，举世豪杰之士，不入陈、郑彀中，固犹大有人在也。以诗之品格而论，当推馀杭为第一人，以其戛戛独造，不落唐宋人单词只语。馀若杨沧白抗怀汉魏，汪精卫蹑迹少陵，而苏曼殊、马君武且旁通鞮译，融欧亚文学之魂于一炉而共冶之。此数子者，立功立德，自有千秋，初不屑以诗人之诗自鸣，然所造固已远矣。诗人之诗，温柔敦厚，丽而有则，华而不缛，我终以吴又陵为首屈一指。其他南社诸贤，龙翔虎视，霞蔚云蒸，不可胜数，皆中华民国之诗将，以开一代风骚之盛。宁与亡国大夫挈长论短，顾犹有丧心病狂之夫，妄谓诗学

寝微，亦多见其蔽聪塞明，不知天地为何物耳。辞而辟之，是诚吾党之责已。

仆对于自命能诗知诗，足与言诗之王无为屡加驳击。文成数万，其指盈千，海内外有耳目者，固已知彼伦黔驴之技止此矣。乃昨见八月八日《中华新报》，有彼伦所谓再与太素书者，于诋仆不能诗、不知诗、不足与言诗外，又加一罪名，曰：并不足与言其他。此语能成文理与否，姑不具论。而其所以执持，谓并不足与言其他之理由，乃在仆斥逐朱玺一事。夫仆行使主任职权，斥逐朱玺，此完全南社内部事宜，本无彼伦容喙之馀地。且彼伦何人？宁知南社为何物？更宁配言南社两字，此皆不待辨而自明者。笔诛口伐，聊为吾党及海内外识者言之，非屑与彼伦对垒也。

彼伦议仆，首提度量问题致诘。仆今当正告阅者，人之所以成为人者，以其有血性也。若骂之而不知怒，犯之而不知愤，此直铁牛、土狗、木寓龙耳。宁复得为人乎？昔人云：恶声至，必反之。娄师德唾面自甘，说者斥为中国奴隶之劣根性。岂不然哉！岂不然哉！仆与闻宥论诗，本无干朱玺事，乃横来索战，发为种种挑拨感情之言。而其彼挟持者，又模糊影响，无毫末之价值，仆故一斥之。词气抑扬，文人所不讳，即有嘻笑怒骂，亦依据故书雅记言之，未尝杂以俚俗，此仆所自信者。玺既理屈词穷，则亦已矣。无端于《中华新报》发表所谓论诗斥柳亚子者，其

体俨然七言四句之诗也，其辞则流氓无赖之口吻，而盲词唱本之至秽极恶者耳。仆将以暇日一一介绍于阅者诸君之前，而请诸君以良心上之判断，认朱玺为有人格与否？兹不具述，抑忍俊不禁，先述其一二，所谓“若使陆、冯真有眼，肯将异味请君尝”者。异味何物？请君尝三字何解？即此二语，玺之罪已寸磔不足蔽辜矣。施于途人且不可，凭仆为南社主任，玺亦附名社末者耶。吾社为人文渊薮，以道德文章相砥砺，又宁能容此辈败类耶。昔人云：见无礼于其君者，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。仆见无礼于吾社者，亦如此耳。夫受八百馀人之付托，而忍心害理，任流氓无赖之盘踞，亲见其恣睢跳梁于吾前，而莫敢谁何，此三尺童子所不为。仆岂其人哉？驱之，驱之，虽明知渊丛之中，方有号召同类以图快心于万一者，亦义不返顾耳。彼伧乃以非其所是四字为朱玺解释，而诋仆度量之不宏，等于沟浍。为问朱玺之获罪于仆？获罪于南社？甚且获罪于海内外读书识字之人者？仅此非其所是四字足以了之耶？抑纵罪人而不治，弃公敌而不讨，方为度量宽宏，得免于沟浍之讥耶？此宜亡国败家，相继于史册，而灭种之祸，且骎骎随其后也。抑朱玺获罪于仆，获罪于南社，仆驱而逐之。则以为沟浍终难言量，以为不足与言其他，若彼伧之于仆，风马牛不相及耳。仅仅因成平之教唆，便肆口丑诋，曰：器如蝇，沸如蜩，村妪口吻，不直识者一喙。曰：器之小者不足与言用，量之狭者不足与言

容，下流之人不足与言毁誉。曰：不学失养，躁进而未有阶。乃以十发九不中之矢，集的西江，借以自标其帜。曰：田鵠雨脚，岂识江湖？甿蠻风前，讵知天地？如柱如盘，讥早贻乎盲目；为矛为盾，颐欲解于笑言。曰：亚子不能诗，不知诗，不足与言诗。词气汹汹，若临大敌，且终之以胸中积不能平。不知彼伧之积不能平，于仆究为何事也？岂有杀父之仇、不共戴天之恨耶？以此而言度量，其度量亦可知矣。语云：所好生羽毛，所恶成疮痏，夫宁不然？独惜世界犹有读书识字之人，终不任彼伧一手掩尽天下目耳。

彼伧又云：“今仅仅为南社主任，社员或非其所是，即开除其社籍。假令亚子为民国元首，则凡与亚子意见相左者，不当削其国籍耶？共和主义，乌得有此？”此语尤谬。仆逐朱玺，为其出秽恶之词，谩骂及于主任，人格荡然。非为其非其所是意见相左也。论诗而是非互异，意见相左者，前固有闻宥，后且有姚鹃雏，仆宁尝一一逐之耶？南社本非中华民国之雏形，乌容强为比附。即就民国论之，人民得享约法上之自由。顾自由亦有轨道，不容逾越。反是者，小用惩罚，大则诛戮，宁第削其国籍哉。若一言共和主义，而遂人人得破坏道德法律，为轨道外之自由，是袁世凯之僭帝不当讨，张勋之复辟不当诛，而段祺瑞、冯国璋信乎其为民国之元勋矣。其然，岂其然耶！仆尝戏拟今日之事，颇类政变第一幕。朱玺恶辞谩骂，自丧

人格，为南社所不容。犹段祺瑞之号召伪公民团包围议会，为民国所不容也。南社社例，无主任得驱逐社友之明文，亦无不得驱逐社友之明文。而仆以朱玺之无状，不得不驱逐之。亦犹临时约法，无大总统得罢免国务总理之明文，（第五章第四十七条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，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。今段祺瑞未受国会弹劾，不得援引此例。）亦无不得罢免之明文，而黎元洪以段祺瑞之无状，不得不罢免之也。仆驱逐朱玺，因有成平之创反抗；亦犹黎元洪罢免段祺瑞，因有倪嗣冲之创独立也。特黎元洪怯懦，不能并免倪嗣冲，声讨其罪。致彼呼朋啸类，逆焰益张。转而引起张勋之伪托调停，解散国会，遂酿复辟之祸。而仆则刚毅不挠，举成平而并逐之，以绝祸根。且八百社友，咸明大义，无如张作霖、张怀芝者，故南社不为中华民国之续耳。如彼伧者，以政局喻之，本非吾社中人，而勾结叛徒，寇我边塞，自然比诸非我族类之生番土蛮。抑以协约国之强，尚知拒绝天津总参谋处。而彼生番土蛮之王无为，乃敢悍然与朱、成狼狈，其愚蠢可笑，其蛮横更可恶矣。彼伧又谓：“吾尝疑南社为国民党机关，亦或文人渊薮？今知其为君主专制之试验场矣。”云云，遂有野蛮酋长之恶诮。彼伧之意，殆以为国民党机关，即不能驱逐社友耶？不知虚无党尚有叛党者宣告死刑之条。不知彼伧见之，又作何语？须知目的与手段，本为二物。国民党机关，宁无严格之服从主义？曩时入中国同盟会者，必先递誓

书于主盟人。而中山先生手创中华革命党，尤严斯旨，盖不如是，不能成为有统系之团体也。然则彼伦亦将以同盟会、革命党为君主专制之试验场耶？夏虫不可以语冰，真彼伦之谓矣。

南社布告斥朱玺为附名本社者，深恶而痛绝之词也。彼伦遂谓：南社为阶级主义之机关，除主任而外，馀为青蝇附骥。夫阶级主义、平等主义，宁彼伦所知？南社社友，本人人平等。特个人之资格，自有分别。道德功业，上也；学问文章，次也。若道德不足称，功业不足道，即学问文章，亦黯然无色。如朱玺、成平者流，斯诚无名小卒耳。谓之附名，岂为已甚。抑青蝇犹能附骥而致千里，昔人所以传为美谈。若逐臭之蝇，终其身于圊渝间，安知所谓骥尾可附？而千里可致哉？朱玺、成平，附尾而终脱。彼伦且欲附而未能，乃群甘心于此骥，吮之嘬之，营营不休，真逐臭之蝇矣。妄肆雌黄，腥闻昭著，即言其以秽恶之词，肆为谩骂耳。民国刑律，岂无破坏人名誉之罪？仆初不与朱玺相见于法庭，宁劳援引。若曰南社无此条约，则吾社本由志同道合者相结集而成，重道德感情，而不专恃法律。又宁忍逆料必有败类如若曹者而预为之防闲？故但付主任以总揽社务之全权，取概括而不取列举。近世学者所称弹性的法律，可以伸缩自由，此类是也。宁必拘拘于规定哉？至嘲不与同社，何如不与同地球？夫论朱玺之罪，投之有北，有北不受；投之豹虎，豹虎不食；即

不与同地球，亦宁为过甚。特此乃南社主任布告，而非全地球大总统之命令。仆但能为南社驱除害马，未能为全地球淘汰人类耳。正义与权力，必有相当之联带，乃能实行。彼伦以此致嘲，亦徒见其为轻薄口吻耳。特此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，此行文之自由，无所容其讥刺。彼伦指为口气甚大，然则口气必如何而后可耶？汉家自有制度，宁容鼠目寸光者干预。又曰：惜未加“钦此”二字，又无尚书署黄纸尾，较不合式。不知南社布告，当合何者之式？彼伦或未忘君主制度耳，仆固不作此等恶梦也。结尾署名无可拟议，则又曰：南社大约是铨叙局？于是乎进退黜陟在其中。夫一团体中，宁无进退黜陟？何谓铨叙局者。大约彼伦做官心切，望铨叙局如帝天，思之而涎垂三尺，故不禁流露于言表耳。仆今正告彼伦曰：刘冠雄，林长民在上，可以出而仕矣。毋徒逐朱、成之后，为此闲磕牙也。

（载 1917 年 8 月 12—21 日《民国日报》）

报姜可生书

可生足下：

得手教为我张目，而立佛书来，亦言阅报知朱玺被逐事，人格问题生辉不少，信乎，吾党自有公论也。唯足下谓此僚既尽人唾弃，以后纵有所言，已如苍蝇之声，只堪与蚊蚋对语，幸勿以宝贵之光阴，有用之文章，消耗于此辈狂且云云。此与朴庵冥飞明珠弹雀之语，正合爱我之忱，当铭诸肺腑矣！顾硁硁之见，犹有未敢苟同者。诗云营营青蝇止于棘，谗人罔极交乱四国，可知蝇为劣等动物，状实堪憎。比之谗人而为确谕昔人拔剑逐之情，非不得已而挽。近科学发明病菌传染，尤以蝇为媒介，罪大恶极，故捕蝇有器，灭蝇有队，岂好为是纷纭哉！仆之笔诛口伐，毋乃类是。愿足下亦奋起而讨捕之，无俾易种于兹新邑，不亦善乎，余如成平可比诸叫嚣之蚊，王无为可比诸蹒跚之虱，纵么麽小丑而贻害人类，实非浅鲜所望，足下与吾党诸子左提右挈，歼此恶魔，则造福世界，功德无量矣！

不宣某白。

(载 1917 年 8 月 18 日《民国日报》)

报公羊石年书

石年足下：

于《中华新报》见来函，知足下于此次风潮始末，完全未得真相，故所拟调停方法，亦完全错误。请为足下言之，仆论诗笔战，本与闻野鹤对垒，无与朱鸳雏事，更无与成舍我事。鸳雏妄以挑拨感情之谬说，与仆开衅，仆从而斥之。彼既受窘，遂有似诗非诗，似弹词唱本非弹词唱本，所谓论诗斥柳亚子者，登诸七月三十一号《中华新报》。完全流氓无赖口吻，秽恶鄙陋，人格荡然，仆视为主任，有总揽社务之权，不忍此等风雅道丧之徒 污我坛坫。故即代表全体社友行使职权，以主任名义，布告驱逐朱氏出社。真相如此，安有所谓个人名义与私南社之说哉？成舍我者，初以代姚鹃雏入《民国日报》，遂主“文坛艺薮”。而其人不学无术，任事数月，南社社友谤议蜂起。《民国日报》主任叶楚伦君，亦素不满于成，徒以因循未发。适仆有书与叶君，道成氏之短，不数日而叶君夺成氏之职，延胡朴庵继其事。于是成氏大恚愤，迁怒于仆。遂借驱逐朱氏出社事，遍登广告，与仆为难。仆以其有意破

坏，心存叵测，复以主任职权，并驱逐之。二憾既黜，人心大快，无所谓涣散也。南社社友，达八百人以上，增朱、成二人不为多，损朱、成二人不为少。而害群之马，非种之草，何可不除？且成氏既黜，彼无所凭依以作风浪，则奸谋自熄。方今社务蒸蒸日上，七鬯不惊，钟篪无恙，安有所谓涣散之虞。而欲仆辞职以殉二憾，此张勋劝黎元洪解散国会以谢段、倪之故智耳，仆岂受其欺哉？足下特八百馀人中一分子，宁有进退主任之权？成舍我既经正式驱逐，即已丧失社友资格，足下何必与之喋喋？此皆足下之大误。仆知足下忠厚无他肠，特未明此事真相，又不知社友公论，致蹈失言之咎，故为正告之如此。幸足下自裁察焉。

八月十四日南社主任柳弃疾白。

(载 1917 年 8 月 21 日《民国日报》)

餘 墨

得鵠雏诗及餘墨，抚然久之。平生盛气孤行，每有嵇中散龙性难驯之慨，自非良友畴能谅我者。嗟嗟，朱、成已矣，万劫不复，聊写所怀，以审姚子，亦使四海故人知我耿耿也。

（载 1917 年 8 月 23 日《民国日报》）

三 斥 朱 玺

小丑朱玺，经驱逐出社以后，音沈响寂，不闻吠声，垂一来复。窃疑其惩而能戒，懔仆簪口之训，闭门思过，以为桑榆晚盖计，则人性本善，何容绝其悔悟之途。故仆亦不为已甚，于其荒谬绝伦所谓论诗斥柳亚子者，未为一一指驳。乃顷见八月十日至十二日《中华新报》，则狺狺者又狂起矣。狼性难驯，枭音未革，不加挞伐，畴警凶顽。用先揭其鄙倍之辞，秽恶之语，加以纠正，俾天下人共弃之焉。

论诗六首，其一云：当年派别未分明，“扪烛原来是一盲；如此厚颜廉耻丧，居然庸妄窃诗盟。夫所谓派别未明”者，大约拾其本师姚鹓雏西江闽派之唾馀耳。陈、郑之徒，于声名未著之时，先窃附西江，以为标榜之具，犹治古文者之自附于桐城。洎其羽翼已成，乃复欲祧西江而目为宗祖。于是别称闽派，以自异于西江，此一说也。陈、郑连鸡俱栖，本隐有两雄不并立之势。其孝子顺孙，从而和之，互相标榜，亦互相倾轧，于是宗陈者墨守西江之名，祖郑者别创闽派之号。名从主人，地望各异，此又一说

也。仆尚不满宋之西江，何有于陈、郑？其为西江后起也，吾反对之；其为闽派开山也，吾亦反对之。盖吾自反对陈、郑之诗耳，遑论所谓西江与闽派哉？故答姚鵠雏诗：闽赣纷纭貉一丘，何劳宗派费搜求；经生家法从来异，渭浊泾清肯合流。明言仆与陈、郑，本有泾渭之殊，不必琐琐问其派别也。而小丑遽据是以诋仆。甚其词曰：扪烛原来是一盲。岂不问西江与闽派者，遽等于扪烛之盲耶？抑小丑之意，以为不奉西江与闽派者，皆为盲者扪烛耳？试问天下古今谈艺之士，曾有如此专制者否？呜呼异矣。又曰：如此厚颜廉耻丧，居然庸妄窃诗盟。厚颜丧耻，是何等罪名？西江与闽派，所谓蛮触之争耳。即不求甚解，宁便为厚颜丧耻耶？庸妄窃盟，直指仆主盟南社事矣。小丑于未经驱逐以前，亦俨然附名社末，安得发此枭獍悖逆之譖，为吾社八百餘人之公敌耶？仆一人不足惜，将若得罪全社何？况吾社本非终身主任制，仆以同社公意，被举而来膺斯任。彼署名于选举票而亲举仆者，小丑非即同意之一人耶？墨沈未乾，徒不胜其意气之私，狂毁而痛诋之，曾亦知人格为何物？抑仆之为仆，立身行事，自有本末。反对陈、郑，大声疾呼，亦不自今日始。小丑于去岁则亲奉仆以牛耳之尊，今复诋为窃盟，将窃之于谁氏耶？进退失据，前恭而后倨，其谬戾为何如也。

其二：海藏翛游自俊流，散原诙怪亦无俦，竖儿枉自矜蛮性，螳臂挡车不解羞。夫小丑之视陈、郑，盖几几乎

帝天神圣矣。即连篇累牍，以歌颂其功德，亦如李陵所云：子为汉臣，安得不云乎尔？今乃并歌功颂德之无其辞，徒以翛游诙怪了之。陈、郑之诗，能为翛游诙怪与否？尚待论定。抑翛游诙怪，岂已尽为诗者之量，足以比于唐之李、杜，而诋反对者为螳臂挡车耶？多见其鼠目寸光而已。诋人为竖儿，不知蠢尔小丑，又是何物？若割尾联移赠，斯诚绝妙品题耳。

其三：连篇累牍说优倡，丑煞人前唤阿郎；若使陆、冯真有眼，肯将异味请君尝。夫以优倡并论，此诚三十年前顽固腐败之议论。仆揄扬冯、陆，望其为英之莎士比亚，日之宫崎滔天，事诚有之，宁曾为倡寮说法耶：“丑煞人前唤阿郎”。此语复何所指？仆诗文具在，安有阿郎两字联用者？何况唤诸人前，小丑岂尝亲闻之耶？诬人以毫无影响之词，从而断其罪名，则曰丑煞，亦小丑自上徽号耳。于仆何与哉？“若使陆、冯真有眼，肯将异味请君尝”。此十四字，试问作何解释？小丑之罪，上通于天矣。仆前斥小丑，有弄儿云云，友人多以有伤忠厚进规。不知盗贼持刃杀人，不能禁人之反刃。而绿气之炮，禁用于文明战斗者，不禁于生番土蛮。彼畜生道中人，宁能与之讲人道主义哉。抑小丑诋人说优倡，而彼实尝自为剧人，且亦饰旦角。不知粉墨登场之时，自命为优耶？倡耶？将优而兼倡者耶？抑优其名而倡其实耶？亦有于人前唤之为阿郎者否耶？彼必自命为真有眼者，亦尝出其异味，请人尝之

耶？呜呼！秽恶鄙亵，仆诚何忍言之，亦何屑言之，聊自比于剿生番土蛮者之用绿气炮而已。宁得已哉！宁得已哉！

其四：华冈月夜狗声豪，撼树蜉蝣笑尔曹；万古江湖原不废，区区蝘蜓漫相嘲。此首完全谩骂之词，尽可不易一字，还赠小丑。“华冈月夜狗声豪”，犹足形容其摇头摆尾，志得意满时也。

其五：毛瑟三千意有馀，比肩并起尚难如；可怜寸步须提掖，尚说横磨事远图。自注某君有弟子不解平仄，妄学吟讽，尝有“三千毛瑟清天下，十万横磨杀贼酋”之句。与夫己氏固堪把臂入林云云。盖缘仆近诗有“何如抛却毛锥子，十万横磨事远图”句，故为此嘲讽也。然“十万横磨”四字，见于故书雅记，初非言不雅驯，宁能禁仆入诗，抑某君弟子云云，不知所指何人？其诗之美恶姑不论，若谓不解平仄，则其诬立见。盖所举二语，字字平仄贴妥也。三千毛瑟，亦为习见之词。宋人诗喜用梵语，今即用欧洲译名，亦何不可？第问其适宜与否耳？二语固粗犷要不得，谓之不通，仆即与之把臂入林，亦复何辱？况仆与此君，固素昧平生，即诗格亦未尝相类。奈何见“十万横磨”四字，偶然相同，便欲牵率老夫哉。抑小丑见清天下、杀贼酋诸字，便衔之刺骨，彼岂不欲天下之清，而与所谓贼酋者别有因缘耶？斯亦异矣。“可怜寸步须提掖”七字，尤不可解。或小丑闻仆旧尝病足，疑其未愈耶？然孙膑刖足，犹著败齐之绩；羊祜折臂，卒收平吴之勋。谁谓

寸步须提掖者，不能事远图耶？况仆之足未尝刖，而臂未尝折哉。无的放矢，直是神经病死物狂耳。

其六：笑煞纷纷貉一丘，囚形废物尽同俦；井蛙也学谈天士，我为风骚一代愁。仆反对陈、郑，以孤身挑战，何所谓貉一丘？更何所为同俦者？岂小丑以兹二语，骂尽南社社友耶？斯真枭獍悖逆之性，虽有欲不剪除而不可得者，宜乎驱除之后，人心大快。独成平竖子，借为报怨之媒，犹刺刺不休耳。囚形废物，或与所谓寸步须提掖者同意。然曰尽同俦，则又非祇仆一人矣。岂吾南社社友，皆为囚形废物，必如小丑之搔头弄姿者，乃能免于斯谤耶？尾联仍当还赠小丑，为供状之结语，仆初不敢妄受也。

仆介绍小丑鄙倍秽恶之诗，以审阅者诸君，至此已毕。彼小丑者，是否妄肆雌黄，腥闻昭著；是否肆为谩骂，人格荡然；是否应行驱逐出社，阅者当自知之，无烦仆赘一辞矣。而仆三斥朱玺之文，亦姑于此终止，明日有暇，当更举其所谓斥妄人柳亚子者而反斥之焉。

（载 1917 年 8 月 25—27 日《民国日报》）

与叶楚伧书

楚伧足下：

阅报悉，成、平竖子造反谰言，所以厚诬足下者甚至。足下纵守绝交不出恶声之训，以对若曹，何异诵孝经而退黄巾哉？知足下老谋深算，必将大施挞伐之威，无俟仆覩缕为也。唯狺狺之吠，波及民哀，仆不能不一言。成竖所谓某报主任云云，当然影射足下。若曹向壁虚造，无风生浪，是其惯技。挑拨之语，仆终不信，度民哀亦不信也？士君子不得志于时，必有所托焉以隐。战国四公子号好客，信陵为最，侯羸夷门抱关人也，朱亥屠者也，毛公、薛公则卖浆博徒耳。彼其所业，宁不甚贱，自后世视之何如哉。挽近若苏昆生、柳敬亭之徒，犹奕奕有奇气。曹蜍李志，方之蔑如矣。民哀旧从辛亥义师之后，冯心侠、朱菜庵一传言之最详。而邹亚云主《天铎报》，俞剑华主《民国新闻》，皆引以自辅。其人盖跞弛不羁之士，纵不足上追侯、朱、毛、薛，犹当下媲苏、柳。托业虽卑，何辱焉？成、王二憾，好以共和主义自标，目吾社为阶级制度。试问共和国，人人平等，宁有所谓执业之高卑者？若曹前诋春航、

子美，今复毁及民哀，岂必流氓文丐，乃适为共和国民耶？文章气节之士，不择途而挺秀，宁限于呴咤之小儒。若曹所云，三尺童子知其诬矣。士会仕晋，盗皆入秦。今朱、成之徒，南社之叛人，《民国日报》之逐客。而逋逃渊薮，皆营窟于负固之一隅。使比仆于士会，谁则奖盜哉？王竖自言交游多民党中央人，仆束发交天下士，翱翔伯先、英士间，中山、太炎、克强、钝初诸公，亦尝晋接及之矣，安有所谓彼竖者。彼又闽人也，闽之贤豪长者，亡友勒生而外，子超、韵松、凉笙、浚南，仆则知之。独彼竖何人耶？彼又好诋吾社为部落主义，部落主义四字，仆诚未解，岂谓私于乡里耶？仆缟綈之交，几遍海内；吾社社友，亦散在全国。安得有是讐言？彼自命东西南北之人，若无所执着。然闻刘冠雄再长海军，雀跃不自禁，以为闽派得意之兆，他人呵之乃止。又闻林长民领司法，遂欲从寒碧介弟入都。王阳在位，贡禹弹冠。不知何以脂车秣马，迟迟至今未行也？此皆某君诏我者，尺素具陈，宁同臆造。夫乡里可怀，富贵可求，即党派不足顾，正义不足恤，彼竖之为人，概可知矣。口孔丘而行盗跖，此真国之蠹贼。一朝得志，卖党求荣，非若辈而何？仆既为吾社驱朱、成，尤愿吾党诸子，共逐此獠，勿养痈而贻害也。足下近状如何？辨奸之文，度尚山积，此间亦盈筐满篋。同志诸君，咸以未能克日露布为憾。仆所怀尤多，苦未暇尽写，即写亦未暇尽寄，奈何！奈何！尝笑吾辈生涯，终是才多为累。诚不

如若曹每日枯笔臭墨，堆垛百数十字，便足尽其骂人之天职，反为优游自在耳。随珠弹雀之不值，吾今乃知之矣。一叹！朴安何日来海上？所谓百里畜生道之县宰者，仆终欲一讯之。国狗之瘦，无所不噬，行见途人将操杖以逐，屠者且鼓刀随其后矣。足下以为何如？不宣。

某白

（载 1917 年 8 月 28 日《民国日报》）

林母许太君传

太君讳和清，姓许氏，江苏丹阳人。少通书数，年十九归同邑林翁，事舅姑以孝闻。林氏世业贾，翁随厥考事懋迁，弗遑家食。太君独身奉君姑留守，门以内井如也。会舅遭危疾，太君刺指血为表，吁天请代，已而果愈，人服其诚。自幼皈依禅悦，若有神悟，闻钟声佛号则色然喜。渐长知书，每浏览经典，朝夕唪诵，至是益勤修梵行，蔬食终身，倘所谓夙慧者欤？越十年，舅氏终养，太君哀毁骨立，见者以为尽礼。时有无籍之徒，负林氏债弗偿，欺翁长厚，又新失怙，则环而噪诸其庐，欲尽索质剂之属焚之，势汹汹然弗能堪。太君从容出，折以单辞，诸无籍者咸愧赧去，盖其捍外侮定家难有胜于壮男子者矣。又十年姑氏亦歿，尽礼如丧舅时，太君生平意气伉爽，见义勇为，戚党有不平事，辄侃侃论列是非，不少假借，人以是咸敬礼之。生男子子三：懿奎、懿均、懿秉，幼即口授唐人诗，复演讲古今孝弟事，娓娓不倦。懿奎、懿均既长辄令就外傅读，并成诸生，懿奎早歿，而懿均投笔习陆军，复东渡海数年，与宇内贤豪相结纳。光复之岁，众推保障乡里，任丹

阳军政分府，寻知金坛、太平诸邑事，卓然有闻于时。懿秉最少，亦负笈南都，黾勉求学，盖母教则然也。女子子三，长适同邑张氏，前卒，馀殇。孙男三：德润、德培、德铭。孙女三，一殇。太君以中华民国六年丁巳二月十七日示微疾终。距生清咸丰癸丑正月十二日，寿六十有五。

柳弃疾曰，余与懿均定交在十五年前，两人者意气各虎虎，谓天下事在指顾间耳。自余偃蹇牢落百无一成，懿均几有以自见矣，终亦弗遂所志。里居奉亲，忽遘大戚，重以阐潜发幽之责相属，余则何敢辞？爰依据行状，为著之如此。覆瓿之文，倘亦彤史所弗弃耶？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余母阮太君六十寿叙

粤若我华夏，婺星曜采，坤维毓灵，笃生贤哲，礼教炳蔚，彤史所称，奇孝苦节，夐乎尚矣。顾德行限于一门，勋烈局于一姓，有齐家之化而鲜济众之才，以视周嫠漆女盖犹有间也。知此意者吾请与之言余母阮太君。太君吴之奉贤人，世为浦南望族。天性纯孝，幼稟庭训，通晓大义。及长归同邑余翁秉仁，未五载而翁歿。以一身兼内外事，迄今三十馀年，善状累牍，其剗股和药，遂疗母疾，绰楔巍然，道路赞叹，则缇萦、曹娥之伦也。其上侍重闱，下抚弱女，恩礼备至，家政肃然，则陶母、欧母之俦也。其哀伤无告，赒恤穷氓，施药瘞棺，舍田发粟，则骆姊郑妻之流亚也。且又洞明世变，知教育之有裨于国家，人才之端资乎蒙养，爰资遣爱女义华，浮海东渡，学成而归。遂创幼稚园暨女子美术学校于云间，挥巨金无难色，斯又巴妇清逊其卓识，宣文君愧此远猷矣。夫庸行以树其纲，宏愿以恢其业。发皇姆教，化及黉序，苍生被德，绛帐胪欢。环顾当世，闺襜粥粥，有几人哉？宜其松贞柏寿，享遐龄而神明弗衰也。义华婿吴修源与余有雅故，既以今年夏五为太

君晋六秩觞，复函督一辞为寿。义弗敢却，聊述其懿缕如右。太君嗣子义彰，卒业师范学校，能读父书承母欢，例得并载焉。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吴江柳弃疾谨撰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叶古为先生《春晖堂集》跋

朱明社屋，建虏渡江，宇宙蒙羞，华戎易位，诚胡元以来，未有之变也。我邑先民，若吴长兴、孙君昌之伦，既建牙树纛，誓抗奴虏，屡败其南下之师，分湖一旅，屹然为东南重镇。迄乎矢尽援绝，志决身歼，僚佐部曲，靡不白首同归，抗忠自信。而吴子仪以骂虏令朱国佐死，李枝芳以说吴胜兆反正事泄死。叶古为、范象明、马桂征复以不剃发抗伪令死。成仁取义，不与长兴以下诸豪同赫然千古哉！古为先生文词彬郁，艺苑之雄，所著《春晖堂集》二卷，七世孙尧蓂曾付剞劂。今神州光复，其裔孙不忘祖德，重为刊行。复介邑人沈君大椿索余一言，意甚盛也。余独病其所附题词一卷，纯驳互见，“兴朝、圣代”，触目都是。而跳行特起，尤令人开卷作三日恶。先生有知，能无狗尾续貂之感？私谓忠臣义士，精灵在天日间，历万劫而弗灭。正气之歌、铁函之史，自有足传者在，何必纷纭依附，托萤火之末光哉！诚宜划而去之，以清耳目。又闻叶氏后人，尚广征时流题咏，亦虑未必能尽道先生心事。去

取别择之间，是在贤者矣。用书此以复沈君，知我罪我，非所计也。中华民国六年秋八月邑后学柳弃疾谨跋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郑母张节孝君家传

维郑母张节孝君既殂谢，其孤慈谷实弃疾妇翁，流涕告弃疾曰：母氏一生苦节，吾子所熟闻，家传之作，繄唯吾子是宜。弃疾谨受命。盖阐潜德、播徽音，乡里后晋，且与有责焉；矧在懿戚，遑敢以不文辞。爰拜手稽首而称曰：节孝君姓张氏，吴江之盛泽人。考秉兰翁以敦品绩学著，妣氏汤。节孝君生而岐嶷，十三丧母。值太平军东下，流离奔窜，恒挈负弟妹以行，其艰劳有为壮夫所弗堪者。年十八归同邑郑理卿先生为继室，抚前子慈崧如所生。理卿先生者英年媚学负重名，尤娴经世大略。虽同时耆宿，咸敛手推服。得节孝君偶之，谓如翡翠之在云路矣。明年慈谷生。又明年而先生遽捐馆舍。节孝君手抚两孤，谊弗容身殉。蓼渊荼窟，咽涕迈往，又前遭兵燹，故家乔木，尽为劫火所摧烧，乃损衣减食以赴之，不十馀年市廛第宅尽复旧观，复延师课慈崧兄弟读，相继补博士弟子，家声丕振。会慈崧不禄靡嗣，而慈谷前后两娶悉早歿，节孝君复手鞠孙男女四人，以养以教，一如前抚慈崧兄弟时。时则逊清失政，僭人东渐。节孝君盱衡世变，知

非兴学不足以救国。遂命慈谷建黉舍于家，为一邑倡。而遣二孙就学海上，所业咸卓然有成。初节孝君少更忧患，壮罹艰厄，故未老而病，其持家训子孙，悉在呻吟奄卧中。五秩以还，慈谷秉母教锐身任社会事，义问昭著。诸孙亦兰薰玉洁，婚嫁毕理。曾孙男女，虎子蜡凤，跳踉绕膝下，论者谓天偿节孝君奇辛殊苦，郑氏之大未有艾，节孝君亦顾而乐之，神志舒泰，盖旧疾且十年弗作矣。忽患瘴疽，困床蓐二载，谒医祈药悉无效，复厄河鱼，溘然竟逝。实中华民国六年十月二日，生清道光己酉二月二十五日，寿六十有九，距理卿先生之亡亦几五十年。以清光绪丙申得旌表如例。子二，长慈崧，娶邵，前卒；次慈谷，任江苏省议会议员，娶王、继杨、再继仲。孙三，长传毕业上海复旦公学，娶徐、继施；次之蕃，美利坚康乃尔大学学士，娶曹；次永，幼读。孙女三，长瑛即弃疾妇；次琮适徐宗乐；次颖未字。曾孙男重。女葆、芳、芹、宁、蘅。

柳弃疾曰：昔吾皇祖笠云府君与理卿先生以中表齐名，盖两家世为姻旧。及节孝君孙女瑛下嫔弃疾，益修子姓礼，岁时上谒，稔其懿行硕德，足以楷范一代，宁沾沾私誉哉。肃雍陈词，弗华弗饰，后有撰彤史者庶取裁已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话雨楼遗诗》跋*

少读《郭复翁集》，知乡先辈有徐江庵。又知江庵早世，吴云璈欲梓其遗诗，未果，而云璈亦歿。零星草本，遂不可问，每为于邑者久之。嗣于旧篋中得钞本江庵诗二十三首，卷端有题署曰：“此残编也，全稿在吴云璈处。”益信复翁之说不谬，而慨然于延陵遗泽之荡然也。曩岁有粤人某游燕市，亦得江庵诗五十六首，谓出复翁手写，邮以示余，余取校旧藏，互有同异，业并两帙，醵资上石，俾广流传矣，顾终以非完璧为恨。今年夏，友人沈子长公以云璈《盍簪书屋诗》来，属余排比，云获诸陈丈祥叔家，盖丈之曾祖梦琴翁固云璈当年吟侣也。余因疑江庵全稿陈氏或亦有藏弃，试求之，固赫然在，喜不自胜。爰更剖劂与云璈诗并行，并志缘起如右。时中华民国六年冬岁不~~尽~~十日，邑后学柳弃疾记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* 此文本书“磨剑室钞存乡先辈已刊未刊稿本题记”内已有收录，文不尽同，故两存之。

1918年

《半秋倡和集》叙

《半秋倡和集》者，莺湖吴丈扣舷暨其令似茗馀、范君天籁、唐君左侬分题拈韵之所作也。余弗识唐君何如人，即扣舷丈为梅隐翁孙，与余家有连，顾亦未获侍杖履。独稔茗馀、天籁。天籁为人温温恭恭类村夫子，然诗亦与其人相称也。茗馀跌宕自喜，滑稽突梯有齐赘风。言必称板桥，又嗜芋若命，人以芋王呼之。昔东林点将，目蒙叟为浪子燕青。其后舒铁云月旦乾嘉诸诗老，则以斯坐属郭复翁。衡才于吾党，若茗馀者庶几其选欤？吾不知茗馀之于扣舷丈亦得卿狂与否？又不知与唐君左侬气类沆瀣否？以视天籁则南朔冰炭也，居然酬酢一室之中，更唱迭和十复而未有已人言贤者弗可测，二子其信然耶。斯集之成也，茗馀、天籁介朱君剑芒索余一言弁首，余方私淑仁和龚公子，守所谓弢语言简思虑之戒者，既驰书峻却之矣。越若干日，寒宵拥衾，迟趾离弗至，平生交旧嬉笑谑

浪之迹，显显然在目前，怀不能已，构兹腹稿，将以凌晨走笔书之，俾贻二子，庶几昔贤盲不忘视跛不忘履之意欤？如曰叙诗，则吾岂敢。中华民国七年一月一日夜半分湖柳弃疾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紫云楼诗》叙

凌莘安请叙其《紫云楼诗》，至再至三。余既以意兴弗属，力却之矣。莘安复请于黄病蝶，病蝶吾党之能文者也，援笔千馀言，称莘安甚至，而於余所以弗克叙莘安者，亦且具言之。顾莘安意若犹有所弗释，必得余一言为重。余乃作而言曰：呜呼，莘安固奚取于余言哉！夫余者，诗国之戮民也。在昔胡清失政，文武道丧，世乃无复有诗人。其狡且黠者，奉一二罢官废吏为盟主，嚣然祖后山而弥山谷。枯瘠其语，蹇涩其音，自谓诗格之高，^去粪^食五，五百年来所未有。不知既褫冠裳，复剪爪发，不得复名为人，山魈木魅，跳踉一世，亡国之妖孽耳。次焉者思矫其失，率自托于晚唐，妄诩义山忠爱，李峤才子。顾其人乃转侧寇虏之交，朝卫律而暮刘歆，其腥秽刺骨，既不足与语诗教之正，又发言吐词不越桑濮之音，譬诸通天之狐，幻为奔女，亦足取媚于登徒，一旦醉露其尾，则人得持梃刃而逐之矣。滔滔者天下皆是，甚矣！斯道之衰也。余生叔季之世，才质驽下而秉彝未泯，毅然思摔大丑而去之。十年以来，言满天下，谤亦满天下，忌者至抨弹无完

肤。夫举国饮狂泉，以不狂为狂，复奚足怪！抑日月出而爝火熄，余星辰之微者耳。羲和之驾，犹偃蹇于虞渊；望舒之驭，亦沈沦乎碧澥。固宜祆庙之火，燎原焚林，而弗能遽扑也。莘安之重余，将徒以为名乎？倘志余所志，思奋阳戈而逐夸杖乎，则余且与莘安论为诗之道。夫温经以明义，习予以骋辨，攻史以通盛衰，意不专于为诗，而为诗者率莫能外也。然后屈骚以濬其源，萧选以植其干，浸淫乎三唐，以究其始终；旁魄乎宋元明清，以极其变化，诗之能事尽矣。莘安倘有意耶？昔朱明之季，锺譚披猖，楚咻遍海内。于是陈太仆凤翥云间、吴司马龙骧臣里，左提右挈，卒障狂流而东之，挽百川于既倒。论者以为起衰之功不在禹下，世有能事此者乎？余虽衰病，一旦溘先朝露，犹有馀荣焉，莘安其勉之矣。中华民国七年一月二日分湖柳弃疾叙。

夏草

(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)

胡淑娟女士传

女士姓胡氏，讳恕，字淑娟，浙江嘉善人，世居邑之西塘。父元梓，潜修笃行，矜式士林。母氏魏，明忠节公大中九世女孙，以懿行称里党间。女士生而婉顺，幼失恃，事继母如所生。年二十归同里余其鏘，先嫁期二月，余君病甚，家人匿弗闻，女士潜诇得实，为偃卧废餐饭，自维设有不测，必身殉乃已。既来嫔，奉舅姑以孝闻。会太翁弃养，益谨伺孀姑意，黾勉霁戚颜，室以内怡如也。余君既读书，一弗问家事，姑又倦勤，女士独身任门户，况瘁甚，犹以馀暇治文史，嗜松雪雒神赋，日事摹拟，佐余君笺灵芬馆集，间亦学为小诗，素琴既和，柔翰斯染，盖彬彬然文质之选已。余君体羸耽曲糵，女士忧之甚，恒以止酒为劝。又促负笈临安，主讲柳溪柘湖，望立名成德綦切。江湖十载，仗剑出门，弗以燕私沮也。尝自旅邸櫻疾归几殆，女士值盛暑伺床蓐弗暂休，夜深则吁天乞代。有以就凉请者，辄曰：吾身方处层冰积雪中，战栗若丧魂魄，宁惮署耶？又侍姑疾，弗解衣带者匝月，未尝言劳。女士赋性郁伊善感，复自少多病，而强仁慕义唯恐或后。戚党咸颂

懿德，妯娌二人尤感女士贤。独兄公某有不令之妾骄恣甚，既逐其女君，日为跳踉叫嚣，室靡宁处，虽威姑弗能制，季娣至移家避之。女士容忍持弗校，然忧患自此深矣。生平笃友于之谊，同产兄兆煥，读书敦品，恒以道义相砥勵。而异母弟葆奇，赖女士提携襁褓中，恩谊尤挚。岁甲寅夏，葆奇客死沪渎。女士哭之恸，平居益抑然无欢。盖念老父之就衰，而慨门祚之弗振也。明年乙卯秋遘疾，余君方客柘湖，闻讯驰归，至是冬竟不起，伤已！女士生清光绪十一年十月某日，歿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，春秋三十有一。子湘，甫九龄。

柳弃疾曰：自妇学之弗讲而弦诵绝，自妇德之弗修而诟谇繁。若女士者，岂非俗世之星雪麟凤哉？抑古称贤不必寿，而才尤为造物所忌，天道茫昧，于女士亲见之，复何说也？芝焚蕙叹，行路犹悲，矧在萍蘩之重，鹣鲽之好，文章道义，性情伦纪之益友如余君之于女士者耶？弃疾交余君数载，未得一谒女士，洎其身后，持状来乞传，余君信人，能传女士必矣。弃疾复奚赘焉！弃疾复奚赘焉！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魏塘余君生圹铭记

中华民国七年春，魏塘余其锵治冢墓于邑之文水漾滨。冢凡三：自营生圹踞厥中；左以瘞其亡妇胡恕；右则继室沈琬华生圹也。既歲事，扁舟造故人松陵柳弃疾之庐而请曰：昔司空表圣治生圹于王官，盖际中原俶扰，有土室自埋之旨焉。其锵驽下，曷敢望昔贤？顾河朔未靖，悲悯之衷，倘不期而合欤！抑亡妇之葬，既得请于青浦王子矣。其锵性行，吾子所熟知，及其未填沟壑，丐一言为身后光宠，即万死不恨，唯吾子实嘉赖之。弃疾悚然弗忍辞也，爰肃雍以称曰：君姓余氏，名其锵，字秋槎。尝自署十眉阁主，因以别字行，浙西之魏塘人。性孝友，尤笃伉俪谊，遭前夫人胡氏丧，哭之逾时而哀，详所撰《寄心琐语》中。生平读书通大义，避权势若浼。能为小诗，顾弗多作，作亦弗恒视人，交友不为翕翕热，淡而弥永，盖修然物外君子人也。继夫人沈氏，琬华其名，范娟其字。婉顺能事君，君亦渐忘嫌素异，偕老之乐，其百年未有艾欤。子二，长湘，胡夫人出。次浚，沈夫人出。君之性情行事可纪者盖如此，乃系以铭曰。

呜呼！是为贞士余子之宫，二妃是从。亘千秋而万岁，庶佳气其郁葱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如此湖山图记

《如此湖山图》者，芦墟吴抗云偕其姬人赵君达临流双睇之所作也。在昔祥伯清才，粤传范玉；云璈选事，亦媵梨芗。翠茧缫愁，红禅忏梦，由来夙矣。矧乃残山剩水，谱旧曲于箜篌；老地荒天，减深闺之眉黛。风云气结，未爱春华；家国情多，偏怜秋士者哉？则有西园公子，南国佳人，结客十年，量珠百琲，红眸翠笑，宛珍禽之在天；笛语筝烟，抱幽馨而自媚。琼思玉想，亶其然欤？于是陟高丘、怀故国，哀窈窕、慕贤才。疏烟腻雨，寒篁则妆阁煎愁；鳌背蛎滩，长兴则楼船盖地。悲歌慷慨，饶燕赵游侠之风；悱恻温靡，称吴越婵娟之意。盖有低徊躑躅，歎歔凭吊而弗能遽去者已。爱情画工，描兹影事。凌波微步，识菰芦之有人；抚剑长吟，倚苧萝为知己。斐然美哉，固其所也。繁仆疏狂，荷君推解，维舟伍子滩前，斗酒灵芬宅畔，水天话旧，星月量愁，属为雄艳之文，用志乐哀之感。千秋邈矣，一诺敢辞。霸才无主，未免邓禹笑人；词客有灵，或者惠子知我？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归济阳姑母暨蔡母王夫人合传

姑丈蔡治民先生既两丧厥偶，泫然诏弃疾曰：不佞元妃，吾子之姑氏也，继室以王，其性情行谊亦吾子所熟知，则所以表玄壤而辉彤管者，微吾子将奚赖焉？弃疾弗敢辞，退而谨撰次如左：

姑氏讳玉瑛，我皇祖笠云府君季女也。性淳朴、善憨笑、拙语言，生而早孤，我曾祖考妣及祖妣凌太孺人绝爱怜之。当弃疾少时，提携襁褓，让枣推梨，嬉戏恒与偕，相得也。长事女红勤，工为组绣。会蔡丈以童草之年，受知我曾祖莳庵府君，遂定相攸，年十七执箕帚高门。丈英才骏发，春华烂然，恒客授他乡。而祖姑陶节孝君持家严，黾勉将顺无失礼。顾中怀沮怯，每岁时归宁，若有抑然不自胜者。又结褵数年，望有身綦切，终弗获妊，岁丙申，凌太孺人卒，明年中元以营奠来归，感疾竟不起，春秋二十三。越二载，丈乃娶王夫人。

王夫人讳冠懿，字佩慈，江城人，明敏负干才。父讳某，母某氏，咸早世，以季女尸门户，扩如也。年二十三继室于蔡，时丈有天地四方之志，东浮海走日本，北游燕市。

值辛亥军兴，佐吴兴陈公戎幕，癸丑之役遂开府南都。事败则晦迹沪上，十年间一不皇顾家。夫人以妇职兼子职，况猝备至。当南都事亟，流言四起，中心忧危甚，顾一出以镇定，盖有壮夫所难能者。性任侠慕义，视人事若己事，一言所许虽赴汤探火弗辞也，心雄体弱，卒夭其年，以民国五年秋卒，春秋三十有九。子二：长孝宽，次孝猛。

柳弃疾曰：先子同怀兄弟暨女兄弟凡四人，姑氏齿最少，歿亦最先。弃疾不幸生二十六岁为鲜民，今又陨我叔考，硕果仅存独归河间长姑耳。修短难齐，彭殇同尽，可胜慨哉！王夫人虽异姓，实兄事先子暨叔考，意气勤勤恳恳，殆所谓途人而骨肉者，亦流俗所罕覩焉。虞渊未薄，巫阳已招，兴言及此，益触我风木之哀，竹林之恸，诚未能以一辞为蔡丈慰也。悲夫！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风雨闭门斋记

士君子负有为之才，处无望之世。阳戈失其勇，禽石失其劬。人虐天饕，吾谋弗用，已而已而，归欵归欵。其唯土室埋名，铁函锢史，聊存两间正气以俟河清耳！易曰：天地闭、贤人隐，此物此志也。建国以来，扰攘亟矣，含齿戴发之伦，碎首以争秦庭之璧者何限！岂无远谋长策，足挽宇宙而澄清之。顾累起累蹶，卒为竖子所误，坐秦桧于庙堂，走田横于海岛，七十二代之遗民其终于披发左衽已。虽然国亡而文字不亡，三户讴吟，卒肇陈王之甲；河汾教授，终开贞观之天。史乘昭昭，岂我诬哉！友人东江王子，质美而劬学，真姚广孝所谓读书种子者。威凤弗翔，饥麟独悴，浮云世网，修然自遥。不放言以危身，不枉道以干俗。盖有守先待后之意，因以风雨闭门自榜其斋，属为之记。余也无状，子房下邳，疚心于报韩；鲁连东海，发愤夫帝秦。倘宗祝之弗灵，而稍缓须臾无死也。异日者，扣荒江夜雨之扉，歌高宫大角而来，王子其何以诏我耶？中华民国七年六月松陵柳弃疾记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紫云楼写韵图》记

《紫云楼写韵图》者，莘溪凌莘安宠其妇富士严婉纹所为作也。图成索余一言，余维分湖灵秀所钟，人文蔚起，顾闺阁之英，每多借才异地，仲韶午梦，得宛君而益彰；庵摩月当，以珊若而始著。昔人恒言，秦嘉之才在徐淑之上，以古方今，殆信然欤？抑吾闻连兰宫一代硕师，独不善书，碑版签题，悉出唐夫人手，今莘子之不善书一如兰宫，婉纹其能为唐夫人耶？莘安结缡未期岁，闺房之乐殆有甚于写韵者。余将择暇日泛舟造紫云之楼，以乌丝界嫩黄，郑重乞书，莘安当弗我拒已，爰书此以为之券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娟娟花月之楼》记

魏塘余十眉榜其所居曰“娟娟花月之楼”，属余文以记之。余唯绣襦甲帐，写韵三生；长簟空床，销魂一瞥。伤优昙之短命，比卷葍之拔心。云愁海怨，振古如斯。若乃故嫌新素，济美于后先；菊秀兰芬，代兴夫晋楚。悼亡潘令，纵多悱恻之词；玩妇高柔，大有温磨之想。冶啼笑于一炉，絮悲欢于昨梦。镜奁翠黛，画眉之银管依然；泪草红心，仙窟之奇香宛在。斯诚极情海波澜之变，开中年哀乐之端者矣。夫虎山梦杳，梅卿嗣瘦吟之音；莺脰星沉，子芬践琼仙之迹。试执古以方今，信无独而有偶。况乎小字高华，比文园之慕蔺；德音婉娈，如鄮侯之随萧。双烟一气，玉珮琼琚；异苔同岑，兰薰雪洁，此楼之所由名欤？仆也孔李通家，白元旧好，既承捶诿之殷，宁敢羽毛自惜，感君缱绻，未忘故剑于汉宣；愧我荒芜，早失彩毫于郭璞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致南社社员公启

启者：本社上届选举主任，弃疾即有不再连任之请求，乃诸君不谅鄙怀，强之使为冯妇。一年以来，百举俱废，社刊既未编纂，雅集亦未举行，中夜自思，汗下如雨。兹又当改选之期，拟介绍社友姚石子君自代。石子道德文章，均为弃疾所服膺，诸君如不以弃疾为诬妄，请一致票举，以维社务。否则亦希别推贤者，毋再辱及菲材，幸甚幸甚，此颂

道安

柳弃疾谨白

（据上海图书馆藏抄稿）

周平泉传

君讳尚宽，字平泉，先世籍江苏华亭，嗣迁金山之松隐，遂为金山人。父漱澜先生，娴句股夕桀之学。君少颖悟，能绍其绪，尤擅为文章，年十九补诸生。性纯孝，善事亲，平居恂恂似不能言。而治事干练敏达。尝主张泽彬蔚女校，继任浙江嘉善法政讲习所及高等小学讲席，学风丕振；民治肇兴，被举为金山县议会议员，绸缪桑梓甚力。及袁世凯废自治，君抑郁不乐，恒出游以自遣，民国七年秋客授吴门景海女学，未匝月以微疾歿于旅邸。年三十八，子一，女三，生平著述不自收拾，存者仅若干首。

柳弃疾曰：自余束发交天下士，一时缟綉云兴，裙屐鱗萃。论者谓弗减朱明几复之盛，君亦当日握手言欢之一人也。十年以来，遭逢世变，贤豪长者，半以碧血膏萧斧。余削辙荒江，涕泪垂尽；即君浮沉乡里，乃亦不克享大年。昌黎韩氏有言，人欲久不死，而观居斯世者何也？呜呼！是可慨矣！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祭禊湖诸先哲文

维中华民国七年秋九月二十有九日，同人等敬致祭于禊湖诸先哲之灵曰：自古忠臣义士，名公钜卿，以及文苑之英，儒林之秀，苟其道德事功，文章气节，足以矜式后人，灌溉来祀，则虽万里之遥，百代之远，犹将馨香禋祀，慕义无穷，而况居其乡，式其庐，诵其诗书，习闻其姓氏者哉！粤若魏公宪、赵公璠老，邦家柱石，文献开山。粤若尹公宽，布衣称诗，颉颃坛坫。粤若朱公天麟，正色荒朝，尽瘁蛮窟。粤若汝公可起，成仁取义，比烈睢阳。粤若徐公矿，赤手建旗，呕血身殉。粤若叶公绍袁，露布朝驰，西山夕隐。粤若毛公莹、唐公尧天、汝公钦承，抗志夷齐，采薇歿世。粤若徐公达源，风雅好事，椎轮里乘。粤若陈公寿熊，方闻硕学，经师人师。斯并里党之楷模，人伦之泰斗。而八百年来，尸祝无闻，烝尝殆阙，将何以发思古之幽情，摅阐潜之宏愿哉？同人等怒焉忧之，爰集众议，辟此崇祠，兹当落成之期，恭奉栗主，登于几筵，荐以不腆之仪，伏唯神明降鉴，来格来歆，尚飨！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祭徐俟斋先生文

维中华民国七年秋九月二十有九日，同人等敬致祭于明遗民徐先生俟斋暨配享南岳大师储公、戴先生南枝、吴先生稽田、张先生苍眉之灵曰：呜呼，徐先生之崇祀于吾里也，始清道光庚子，距今才八十年耳。太平之役，丛祠多被摧毁，独先生祠无恙，事具《梨里续志》赫然可考也。续志修于光绪戊戌，则距今才二十年，此二十年中，初无兵燹水火之灾，绝少沧桑陵谷之变。乃先生之祀既废，而祠堂旧址且在若明若昧之间，谁为为之？孰令致之？宁非里人士之羞耶！同人等念苦节如先生，弗可以弗祀，而眷怀无际翁创祠之盛心，则先生尤弗可以弗祀于吾里。爰于禊湖先哲祠之旁，别辟一廛，恭奉先生及配享诸贤栗主，悉仍旧贯，九原而可作也，无际翁其庶几毋恫矣。呜呼！时穷见节义，世乱识忠臣。当神州板荡之年，正先生挺生之日，国仇家难，蹙蹙靡骋；腥膻天地，涂炭衣冠。几蹈首阳之饿而不悔。而储公以下诸贤，复能后先疏附，以成其高，岂非宇宙之正气特鍊于先生诸人哉！独是以先生之贤，而三百年来，上沙之祀既绝，仁寿之邻复泯，春秋

霜露，烝尝缺如，将天道终弗可问歟？抑时至今日，绝者复续，泯者复显，固非先生之贤足以感动人心不及此。然则顽廉懦立，后起者不尤当强仁慕义，佩先生之高谊于无穷耶？是则同人等区区禋祀之微意已，尚飨！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谏果书屋遗诗》序

弃疾束发受书，即知吾邑有郑理卿、寅卿二先生。振奇人也，年少负经世才，治龙川水心之学，间为诗歌，激昂有奇气，寿不中，身厥蕴未宣而歿，每读所撰，五朴论说形诸篇，辄为叹息者久之。及长，娶于郑求二先生，遗著“周官职官考”、“畿辅屯田策”及所谓倡和诗词者弗可得。于是妇翁二贻丈泫然谓弃疾曰，慈谷少孤，不能守先人之遗书，盖流亡散佚尽矣。所幸而存者，仅先叔父寅卿府君“谏果书屋遗诗”二卷耳。延津双剑一升一沉，是区区者虽鳞爪乎宝之，当如球璧，已行将排比行世，子其为我叙之。弃疾伏读既竟，作而言曰：甚矣，天道之难知也，生才实不易即生之矣。弗培护之，以终底于有成而摧之折之，使僵仆于中道，坐令知人论世者歔歔凭吊，兴贤者不寿之嗟，果奚为耶。以二先生之才，使得遭际明时，从容建白，所就固何可量。即不然，驰驱戎马之中，如汤伯衡之筹笔南阳，如计甫草之上书阁部，功虽弗成，而修名固已远矣。又不然，岩栖谷隐以老其才，著书立说传之后人，虽与余姚昆山比烈可也。乃龙文甫耀鹏赋遽悲两到双丁倏焉并

殒。遂初先逝，谁传观复之书灵芬已矣，孰定山礪之集，不徒经济事功付诸梦想，即欲托空言垂世，亦杳不可得，岂非志士之大哀，而文人之不幸欤！今寅卿先生此编，网罗于灰烬之余，收拾于丛残之后，盖传者未必其平生所得意而得意者，又未必传要之灵奇。光怪之气，不可终秘，必有烛霄汉而排阊阖者，虽见虎一文，亦足以窥其大略矣。至于帝辽沈寇金田，此盖当时风气使然，固未容执忆翁蠹斋之绳墨，从而议其后也。嗟嗟卷施有言，枯蝉欲化犹振哀音，鸷鸟将之思留劲羽斯集之行也。寅卿先生在天之灵实昭鉴之，而理卿先生孔怀同气亦庶几其无憾已！爰书数语简端，用答妇翁雅命云。时中华民国七年双十节后九日，邑后学柳弃疾谨叙。

（据上海图书馆藏抄稿）

《婉芳集》叙

吴子抗云有所眷吴门伎人曰婉芳。将裒其品题歌咏之作，汇为一集，刊而行之。索序及余，余维抗云嵚奇磊落人也，生丁阳九元二之厄，蒿目世变，抑郁无以自聊，乃于酒阵歌场，寄其肮脏。借南部烟花之梦，澹西台竹石之悲，殆所谓有托而逃欤？然抗云居分湖，夙为昔贤高隐之窟，流风馀韵，当犹有存者。室又贮窈窕之姝，能娴翰墨，如清娱之侍马迁。黛影波光，书奁镜檻，亦足以优游送老，何必金昌十里，走马胭脂，独为寄愁埋忧地哉？为语抗云，韩熙载乞食歌姬，究伤盛德，汧国夫人，古来有几？杜司勋扬州一梦，可以蘧然觉矣。婉芳闻之，亦置为丰干饶舌否？戊午仲冬亚子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兰臭图》记

易曰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又曰：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盖言交道之隆，沆瀣一气，诉合无间也。后世因之有所谓兰谱者，牒其诞生之岁月，与夫祖宗之姓氏，交易而退，缔兄弟之欢，信誓旦旦，岂不甚盛。顾浮薄之子，不慎于始，罔鲜有厥终，而宦海呈身，权门侧足，龌龊小夫，且藉是以为夤缘竞晋之阶，遂重遭天下诟病，则甚矣斯道之难也。予季率初与同邑凌子颂南订交有年，惩当世兰谱之滥而流于俗也，爰倩沈先生雪庐绘兰两帧各藏其一，名曰《兰臭图》，属余文以记之。余维朋友之道；过相规，善相劝，学问相切磋，患难疾痛相扶持，若是者斯名为益，否则损矣。今世俗之所以谓友者，大肉肥鱼之肆，蒱博六博之场，酣嬉淋漓，穷日夜忘返，蹈昔贤比匪之戒。甚者雨云反手，河岳横胸，车笠盟寒，缟綉道丧，不至于落井下石不止。此嵇中散所由感慨，而驰书朱公叔、刘孝标所由发愤而著论也。余自仗剑出门，论交湖海，一时贤豪长者，莫不推襟送抱，而人间世恩仇离合之迹，亦阅历殆尽。今且槁卧穷庐，杜门谢客。予季方在盛年，交天下贤士大夫之

日长，余窃愿为识途之老马焉。传曰：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唯其淡也，斯隽永而弥可久。予季与凌子其交勉之矣。中华民国七年岁不尽十五日亚庐记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徐味园遗诗叙

(一名《山外楼诗稿》)

余十年前读书同川自治学社，与徐侠君同笔砚，其人恂恂然类君子。后数年识侠君兄味园于陈次青座上，次青语余，味园能为诗，余初未之奇也。又数年味园歿，次青奉其遗诗曰《山外楼》，曰《尘天阁》者各一卷，属余校定印行。余乃诧其惊才绝艳迥绝时流，深悔当日相知有未尽者。呜呼！遇合之难不其然欤？徐氏为我邑望族，策源于分湖之西濛港，自剑津先生父子痛烈皇殉国，恸哭自沉。掌文继起，从吴长兴树旗长荡，事败呕血以殉。忠义世家，赫然与日月争光矣。虹亭一支迁江城，后有泗溪、榆村。其居梨里者，山民、双螺最著。而整斋晴轩以及子蓉、铸生五世相传，亦人人有集。少岩太守于山民、晴轩为从孙行，腾踔宦途，弗以词华称。顾闺房群从，乃有陈椒谢絮之风，味园则太守之孙也。时会迁流，移居舜水，渊源家学，亦固其所。余独念梨里当徐氏盛时，开阁延宾，问奇载酒，紫藤花馆、南溪老屋之名，几于倾动一世。

即墨蕉、茹芝，文采风流，犹非挽近所及。今虽清门无恙，乔木依然，而文史之绪，不绝如缕。得一味园，庶几为剥床之硕果。苍苍者天，又从而摧折之。锦囊呕血，长吉同符，小雅式微，斯文道尽，岂独南州之不幸哉！余既失味园于身前，赖次青诬诿，得为地下之桓谭，虽不文庸可无一言以弁其首乎？故为剏缕其所感慨者如此，并以质侠君焉。中华民国七年岁不尽十日，同邑柳弃疾序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庐山继隐图》记

同邑董丈蓉申介友人沈长公以书抵弃疾曰：先子杏溪公治农轩之学，有闻于时，顾懿行硕德，世未能悉详。书城少读父书，长绍先业，怀欲显扬而未有路，《庐山继隐图》之作，所以志也。阐幽发潜，唯吾子是任，不可无一言。弃疾谨按：杏溪先生天性纯孝，曾割臂疗亲疾，见乡先辈陆文鷗安题咏。尤好行盛德事，里有卜人子夜胠人箧，众论谓当致之司败。先生独抗议曰，是特年少失志耳，庸讵知其弗晚，盖若操之急，即终身沦废矣，如其言，卒改行为善士。又尝薄暮行大泽中，闻女子呼号声，迅棹及其舟，则外家旧婢新寡，为恶少年所劫，将鬻之邻村者也。先生诡辞应之，卒以计翼婢归。生平慷慨慕义类如是。其论治医，谓当以上智之质，极下愚之功，读书宜勤，临事宜慎。弗谄富，弗慢贫，盖艺也而晋乎道，觥觥乎笃行君子已。宜丈之能世其家学，益恢宏而光大之也。昔我乡袁菊泉寝馈六经，旁及象纬舆地，三式九流之属，靡所弗窥。而独托迹于医，谓可以藏身晦名，兼养亲济世，怡杏、参坡，世缵其绪。厥后徐半松、陈灵兰咸学人而以

医显。最近李匏斋、凌退庵、家韬庐、沈春壶诸老与杏溪先生并世，云蒸霞蔚，极一时之盛。数十年来流风稍稍替矣，得董丈复振起之，尤兢兢以继志述事为念。庐山杏林，本君家旧业，庶几其不寂寞乎？诗曰，明发不寐，有怀二人。又曰，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董丈有之矣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静观轩记

芦墟古称人文渊薮，今虽值风雅沦坠之会，而守先待后，彬彬向道，其人犹甲全邑。若后起之贤，吾必以许子盈孚为巨擘焉。许子年少媚学，尤长于诗。自与余订交数年，每有所作，辄属为赓和。余方颓然自废，若无与于斯事者，往往缺焉不报。会许子复以静观轩记请，且曰：某不敏，辱交于君子之日久，可无一语为韦弦之佩耶？余感其意弗敢辞也。夫静与动为二德，仁者静，智者动。动初非恶名，自世之君子能动而弗能静，且往往动其所不当动，无娄东云间之识，而纷纷然立坛坫、刻名字。于是穷奇混沌尽列党碑矣。无雒神金荃之才，而嚣嚣然矜七步、夸八叉，于是白苇黄茅悉灾贞木矣。吉凶悔吝生于动，如此则援文质相代之例，安得不崇静以矫之。许子性渊默寡语言，每朋簪杂沓四座议论蜂起，独哑然无一言，间或微笑而已。其文朴质而无华，其为学务实而不噉名，盖真能无愧于静者。昔乡先哲连倍功先生曾自榜其斋曰“静念”后，以近释为嫌，易名“静学”，许子方治阳明之书，今以“静观”名轩，其必有所见矣，岂世俗夸毗者比哉！余十

年来浮沉世网，几入歧途，今虽痛自惩艾，而乡邦文献名山著述之业犹眷焉未忘。以昔贤遗训绳之，殆未能免，务外为人与夫玩物丧志之讥。安得假我十年，尽毕所事，然后澄然穆然，收视返听，从事于半日读书，半日静坐，以求安身立命之道哉！行愿与许子交勉之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1919年

《红薇感旧记题咏集》叙

《红薇感旧记题咏集》者，醴陵傅子为其同邑侠伎黄玉娇作也。傅子以文章负清流眉目，元二之交，方振铎长沙，值元凶世凯叛国，遣渠率芗铭举兵寇湘，索傅子甚亟。傅子微服走故里，仓皇无所归，主玉娇家累旬。玉娇开阁延宾，礼为上客，门前缇骑如云，弗顾也。傅子爰有《红薇感旧记》之撰，余则为《玉娇曲》张之。其后朋好流传，多有歌咏之者，赫然成帙矣。六年春吴光新踞岳州，遣盗纵火焚长沙日报馆，傅子之行箧烬焉。于是冥思力索，复追写为一册，寄余秋禊湖上，郑重为名山石室之藏。已而良佐入湘，零陵举义，喋血经年，遂克长岳，骎骎乎上流告警，中原震动，坐为竖子所误，不乘胜趋武汉，而顿兵四战之地，以待寇至，洎夫已氏南牧，全湘乃无完土。傅子亦且痛哭秦庭，亡命下邳，独辛苦而间关，感江南之草长矣。悲夫！悲夫！余悼人事之靡常，慨河清之难俟，而犹幸斯

编之仅存，不与民国河山同其破碎也。爰怂恿傅子付之梓人。昔人有言，南部之烟花不烈于东京之党锢。茫茫天壤知此者谁欤？至玉娇以风尘弱女子，能慕柳车复壁之所为，风义已足千古，今且摧撞息机为良家妇终老，青裙椎髻，作苦持家，回忆当年灯红酒绿，慷慨效翠袖朱家时，殆如昨梦，以视昂藏七尺，须眉俨然，既背盟卖友，又从而为之词，事败不与其难，成且侥幸以贪天功者，其贤不肖何如哉？然则此一编也，海思云愁中，乃有鲁阳精卫之感焉，试投诸江流，必有轡鞍鞚鞳之声，足以走湘灵而泣帝子者。秋水蒹葭，美人一方，庶几其旦暮遇之欤？余哀乐十年，摒挡都尽，槁木死灰，忍涕缄口，今又为傅子一吐矣。傅子其谓我何？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松陵女子诗征叙

自来闺阁称诗，作者弗多，而传者尤鲜。选家甄采，仅列诸寓贤、方外间，篇什寥寥，取备一格而已。即有清恽珠辑《闺秀正始集》，分茅别蔀，雅号钜观。然以全国版图之广，声教之远，断代成书，搜罗尚易，从未有僻在偏隅下邑，而异军特起，壁垒一新，以附庸而蔚为大国，集人至数百家，集诗至数千首，如我薛子公侠所撰《松陵女子诗征》者。则信乎我邑湖山灵秀，鍾于巾帼者独深。而薛子雪钞露纂征文考献之盛心，尤夐乎其弗可及焉。溯我邑建治，创自吴越钱王，陌上花开，归来缓缓，殆与二南之首关雎鹊巢同科，文教之兴，有自来矣。天水南渡，惠斋胡夫人菟裘归老，始为风雅开山，倜傥权奇，媲美清照。而慈明姊妹，金相玉质，焕乎有文，宫词百首，原本房中。彼花蕊夫人辈，偏方杂霸，焉足上拟万一哉？朱明驭宇，清友、孟宜诸家，落落天地间。自水西沈氏出，高门奕世，声施烂然，文经武纬之奇，衣冠所弗能尽，推衍以及弱女，于是大荣倩君、曼君开其端，文姝、宛君、少君缵其业，珠盘玉敦乃在脂奩粉盒间。人第知《鵲吹》一集，推倒并世，不

知上慰道人《适适草》亦生龙活虎才也。厥后一传而为玉霞、幽馨、绣香、惠思、端容、宫音，再传而为素嘉、参荇、纤阿、蕙贞，三传而为咏梅，四世相承，弗坠厥绪。而一时执箕帚来归者无为、玉照、蕙绸、法筵，又皆旗鼓相当，号称大敌。虽流传百年以后，迁徙百里以外，而吴门翡翠、尚湖、环碧，犹灌溉其馀沥。任心斋有言，岂扶舆秀淑之气有特鍾与，抑其濡染家学有由也，岂不信哉！次则分湖诸叶，叶叶交辉，愁言、返生，世夸双璧，而横山之论存馀，且以为情词黯淡，过于姊妹二人，即香期后起，不复有赫赫名。要其枫叶堕秋，芦梢惊梦，小戎女子之思，宁非旷代逸才，是则沈、叶两家闺秀，实足弁冕我邑词坛，非第为明清二朝蝉蜕之中坚也。馀若安素、粲花、春晖、偶叶、唱随、唾香、三生、愁盐、藕花、闺隐诸集俱谨严守礼，足扬彤管之辉。而绮生、云翾、蘼芜、横波以及飞卿、素南，放诞风流抑又极才人之能事矣。明社既屋，故家大族，流风馀韵，渐就澌灭，诗教亦稍逊于前，其专集之著录于袁氏诗征者；黛吟、馀香、采秀、绣馀、聊一、绿筠、拾翠、剪愁、庾楼、撷芳，落落十馀人而已。张皇补苴，复获三数十家，要以焚馀，秉筒为巨擘。自任心斋清溪结社，与随园相犄角，潮生一集赫然为吴中十子盟主，而仓山门下——绿华沆瀣最深，馀则宜秋、子佩、柔仙诸人，亦皆以扫眉不栉之选为大匠所刮目。盖当是时灵芬馆主方称霸骚坛，提倡闺襜，不遗馀力，铁门、湘湄、山民、秋史实左右之，素君作

嫔魏唐，俨然敌体，夫婿飘零，隐以自负。宜秋与铁门为中表，子佩实俪山民，柔仙则湘湄之妹，而秋史之耦也。于是拔茅汇茹，嫔于袁者箸卿。如丝、秋卿，嫔于陈者鹤君，蕙仙、子姗、秋佩纷纭起矣。又旁逮诸士族，于计则栉生、阮芝、清涵、琴史，以及芝仙、心度、南初、青睐、七襄、小娥、蕊仙、芸仙。于邱则心香、宛怀、翠寒、紫烟，以及镜湖、菊秋、葵仙、颂年、宝龄、双庆、兰卿、锄经。于宋则柔斋以及香溪、珠浦、琅腴、玉遮。于周则葆文、畹兰、兰娟、泳之。于柳则蓉塘、翠峰。于王则倚云、佩言。于吴则柔卿、安卿、允卿。或娣姒竞爽，或妇姑济美，以暨母子兄弟人人有集。如钱蒙叟所称，中庭之咏不逊谢家娇女之篇，有逾左氏者，宁非一代风气所趋哉？其有先德孔怀若姗若、秋霞、镜如、丸如。孤根崛起若沁香、瑶华、顺卿、璞卿、咸能彬彬郁郁斐然成章，扶轮承盖，并为斯道羽翼。至于《三节妇集》、《玉连环草》，则又于诸家以外拔戟自成一队。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，斯亦足以结八百年风雅之局矣。后有作者庶几其视此夫。薛子之治兹集也，穷搜博采，暝写晨抄，竭三载之程，萃十卷之美。用志不纷，收效斯溥。弃疾驽下，毋能为执鞭，杀青将竟，授简征言，辞不获命，乃约略其源流本末，与夫盛衰正变之迹如此，俾弁诸卷首焉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王玄穆《咒红忆语》叙

余与青浦王子论交垂五六年，王子年少于余，而才美于余。每睹所撰诗文，未尝不自叹以为弗如也。十年以来，文敝甚矣，树坛坫负大名者，既不足以餍众望，二三少年卤莽灭裂，文从字顺之未能，而妄以聱诘为工，变本加厉，殆又甚焉！挽狂澜于既倒，奏正始之雅音，斯文未丧，必有英绝领袖之者。微王子吾畴与归？王子家白蚬江滨，琴书委怀，杜门自娱，余甚羨而乐之。今乃囊剑走海上，海上者，屠沽厮养所丛擎，而倾危浮薄之士所倚为窟穴者也，何足辱王子。余且为王子赋淮南招隐之篇矣。王子方出其所为说部，曰《咒红忆语》者，剖劂行世，索叙甚急。因书所惓惓者遗之，亦使读者知王子非犹夫海上年少比也。若夫虞初九百之作，纵尽态极妍，不足为王子重，亦非余所以重王子者，故弗赘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毛至刚遗诗跋

亡清乙丙间，余始识娄东冯心侠，谈宴极欢。当是时，我两人皆年少气壮甚，私谓并辔中原封狼居胥有日也。荏苒十数年，胡社既屋，而莽操渊道相继窃大位，世乱日亟。我两人亦颓然自放，无复用世意。耗矣哉绝业之无成而盛年之易逝也。余槁卧枫江，思少游款段下泽之箴，惟欲网罗粉榆文献，自托于借琐耗奇，顾亦卒卒无所就。心侠归隐弇山，久不闻动定，近忽邮示其乡先辈毛翁至刚遗诗为所手辑者，行将剞劂行世，索余一言。嗟夫！昔人有云，挽强压骏之骨，而以呴咤朽之，虽埋血千年，碧不可灭。心侠与余殆有同慨哉？既感两人遭际之相符，又羨心侠能先我着鞭也，为书数语归之。至毛翁之人品诗格，则心侠自叙及钱、俞两叙言之详矣。兹弗赘。时中华民国八年五月松陵柳弃疾跋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施仙洲印谱》叙

扬子云有言，雕虫篆刻壮夫不为。然枯槁寂寞之士每托于此以自娱，殆所谓借琐耗奇者，以视彼符命投阁何如哉？余生平弗谐艺事，顾于桑梓轶闻每自矜赏。吾邑言治印者莫如杨龙石，而藏印者则莫如张忆鲈。忆鲈刻《清承堂印赏》十六集，相传大半出龙石手治。而友人陆摩庵近辑《龙石印存》亦别成八巨册，洋洋乎大观，岂非艺林佳话哉？嘉善某君——藏其同邑《施仙洲印谱》若干册，介青浦万子索叙于余，因书吾邑印人故事遗之，聊塞雅命，非敢言叙也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李洞庭诗集叙

岳阳踞长沙上游，而北控武昌。湘得之足以制鄂，鄂得之亦足以病湘。盖形胜要害之区，用兵者所必争。而山川灵秀所旁簿，魁奇磊落之士兼资文武者，亦往往乘时而出，既不能为世用，无所发抒其干略，则益遁而为诗人，长吟短谣唯以告哀，如余所知洞庭李子殆其人也。余与李子始终未一面，其神交之介则醴陵傅君剑。盖在元凶世凯伏诛之年，君剑方振铎长沙，执骚坛牛耳，驰书江左，数数称李子暨平江姚大慈之为诗，有姚醇李俊之目。余因是知李子，李子亦数数以诗来嘱余相酬和，吴头楚尾间吟筒相接也。当是时湖湘宴安无事，诸君子朋簪既盍，跌宕文酒之场，月必数会，会必酣嬉淋漓，穷日夕弗休。顾李子诗多商声，追来悼往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则燕云为魑魅之窟，劫灰渐炽，岳阳亦卧榻鼾睡，视眈欲逐，虽欲歌舞升平，而有所弗能矣。明年长沙乱作，衡阳兵起，又明年南师克长沙，进恢岳阳，既又俱委而去之。于是楚难大作，赤地千里，诸君子皆流离窜远不能一日安于其乡。君剑南奔吴会，而李子独北走卢龙。万里书来，言将刊其诗

三百四十首，乞余为之叙。维余学殖荒落，乌足叙李子诗？顾比年以来，国家盛衰兴废之迹，与夫朋侪升沈离合之感，举凡见于李子诗者，即亦显显然在余目前。阵雨初凉，宵灯深坐，窃然以思，未能无所贅焉。李子试持此卷，上金台、涉易水，吊望诸之丘，寻燕丹之宫，必有悲歌慷慨泣数行下而不能自己者，则以吾言为何如？中华民国八年六月十三日夜过半，吴江柳弃疾叙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凌昭懿《秋衫渍泪图》记

《秋衫渍泪图》者，为分湖凌生影事作也。生以窈窕之才，遭乱离之会，降旗白下，士衡著论之年；丛棘洛阳，索靖兴悲之日。青山埋骨，别有伤心；乌帽填词，偶逢侧艳。盖信陵醇酒，哭豪士于穷途；鲁直泥犁，亦文人之慧业。情锺我辈，自昔然矣。则有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；罗帕玉钗，三生有约。海红帘底，殷勤问字之人；油碧车中，婉娈同心之侣。琼情既洽，兰笑斯馨。当此时也，假使禽石能填，娲天早补。鸳鸯待阙，牵来张女红丝；玳瑁双栖，真作卢家紫燕。岂非银衫叶叶，不涴啼痕；锦瑟年年，宁翻侧调也哉？其奈青溪小妹，尚赋无郎；五马使君，居然有妇。温家玉镜，偏教此座让人；女伴上清，未许瑶光夺媚。于是美人憎命，公子忏情。赠西施于越网，犹及少康未家；托阿母为鸩媒，宁怨高辛先我。相思梦冷，诀绝词成。盖昏姻非如意之珠，离恨实多情之券。青天碧海，几曾福慧双修；忍爱割慈，或者英雄本色。去去终已不复顾矣。所憾者，花开造次，莺苦叮咛，疑尤物为不祥，怨蛾眉之谣诼。葳蕤自守，妾本无它；躑躅难行，人偏不谅。遂使鸾胶未

续，侧誓先寒。白头卓女，凄清弃妇之篇；翠袖良家，憔悴佳人之句。婵娟命薄，振古同悲；骚屑愁多，于今为烈。而生也，金铃十万，难护落英；玉佩一双，终怜逝水。罪言小杜，偏留薄幸之名；恸哭贾生，宁挟治安之策。过桃花门巷，依然崔护当年；咏柳絮章台，忍说萧郎陌路。飘零如我，九死何伤；辛苦怜伊，十年未嫁。是诚去住都难，笑啼无着者也。图以纪之，事可伤矣。嗟嗟情网弥天，横流匝地。眼中磊落，畴非失路之人；梦里温馨，犹记懊侬之曲。人杯已块，逝者如斯；禅榻鬓丝，来生倘忏。老夫耄矣，从教删尽风怀；之子勖哉，愿共修持梵呗。己未中秋后四日，红梨阁侍者记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戴铁髯《忆旧游草》叙

魏塘李康佛曩客余家，恒称其乡人戴铁髯。云铁髯负才磊落，性喜茹刚吐柔，平人间不平事。尝作大哥传自寓意。其为人伟躯干，健饮啖，尤喜从酒人游，当筵尽一斗不乱，盖世之振奇士也。康佛不轻誉人，其倾倒铁髯独如此，即铁髯可见矣。会铁髯以所著《忆旧游草》索题，余久不作诗，愧无以报命，因书曩所闻于康佛者贻之，以代题识。铁髯见之，倘掀髯狂笑为浮一大白耶？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许盥孚印盒铭

香东墨西配两头，琉璃研匣堪匹俦，中有光气射斗牛，生不愿封关内侯，著书姓氏垂千秋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酒社中秋唱和集》叙

昔在洪宪僭号之前一年，逆谋昭著，海内靡然。攀龙附凤之士，争草劝进之文，思自比于王伟、沈约。独吾党俊流，孤愤填膺，求死不得，乃益从酒人游。于是刻坛坫、立名字，自号曰：“酒社”。以中秋水嬉之夕，大会于秋禊湖上，画舫清尊，穷日夜忘返。余有诗云：“馀生忍见莽元年，披发佯狂事可怜。断胆将军三尺铁，过江名士几文钱。不堪花月成良会，剩借笙歌结绮缘。秋禊湖头一泓水，明年此夕为谁妍。”盖糟邱酒窟，自分为遗民葬身地矣。天不谅厥忧，病酒匝月，弗克委首丘。明年，夜郎师起，大江以东，吾邑首树义旗。长兴虞部之灵，庶几实昭鉴之。不幸败衄。北师南下，余亦避兵走海上，扰攘数月，元凶自毙，始获归。自是以来，宵人构难，方镇称兵。重以复辟之役，议士蒙尘，黎侯失位，滇粤诸将复举干戈以抗朔庭，湖湘之间喋血千里，世变苍黄不知所纪极。而三吴以幕燕之安，歌舞犹昔。吾党亦岁修禊事弗废。唯戊午之岁，蒯子啸楼，云归玄壤，黄子病蝶，远走庐龙，馀复偃蹇弗克至，寒其旧盟。独余与余子秋槎，彳亍街南，

为空谷之跫音而已。离合靡常，盛衰转轂，虽小事犹弥可感也。今年秋，黄子以省亲南旋，复集沤鷺，觞于菰芦，歌呼极欢。而寻览曩时唱和之什，墨痕无恙，泥爪犹新，辄歎歎弗自禁。爰刊而布之，聊当息壤之盟焉。抑自倭寇跳梁，中原变色。北既石郎揖盗，甘作儿皇；南亦仲谋称臣，宁非豚犬。索靖铜驼，伊川披发；《春灯》、《燕子》，粉饰升平。正不知复有几日容我曹歌啸湖山耳！则是编也，《东京梦华》之录，“西台恸哭”之章，体裁虽别，旨趣弗殊。百世以下，倘有鉴孤臣孽子之用心，而慨然于溺人之必笑者乎！埋血千年，犹当化碧以俟之已。中华民国八年双十节前三日，松陵柳弃疾叙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酒社点将录》叙

自《宣和纪事》载宋江等卅六人姓名，而龚圣予更人为之赞。盖圣予生值胡元之变，中原无人，冠履倒置，乃寄其想望于草泽之雄，亦匪风下泉之思也。其后罗贯中演义盛行，而水浒山泊乃脍炙于妇孺之口，明季奄党韩敬始造为点将录以诉东林，不知庙堂所抨击者，在草野乃奉为揭橥，殆与元祐党人之碑无殊焉。建州中叶，海内无事，大兴舒位则有乾嘉《诗坛点将录》之作，尽目当时词人墨客，于其尤著称者，亦各为之赞，君房妙语足以倾倒一世，艺林更传为佳话。顾天罡卅六位置井然，地煞以降则弗能人人悉如其分。盖所目既多不能无郐下之叹，亦事使然也。余既于数年前与同人结为酒社，复戏取舒氏之作仿而行之，名曰《酒社点将录》，以社中人数既少，乃悉去地煞，而独取天罡，仍依旧例增晁盖一人，共为数三十七。虽弗克铢两悉称，要亦无大悖矣。后有览者，襄阳耆旧之传，汝南月旦之评，庶几其在是欤？求龚氏赞语未得，即以舒民所撰者附于后，述而不作，窃比于我老彭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周氏诗乘》叙

友人周子嘉林，哀其先代遗著为《吴江周氏诗乘》若干卷，嘱余为之叙。余维吾邑之周，发祥于恭肃，正色立朝，有古大臣风。忠毅继起，侧足焦原，填尸牢户，盖与逢比争烈。而安期昆季，脊令在原，周旋患难中，非徒以文采擅场。闇昭遭逢国变，恸哭丧明，西山饿夫，庶同芳躅。其后恒斋、意庭，以学业显，石落以治行著，柳初蜚声于词苑，羲删、祖白姚誉于画林，莫不彬彬郁昭垂邑乘。即数奇如兰轩，姓氏弗传于人物，撰述弗列于艺文，泯泯焉几乎没世无闻矣。顾余独获其所辑《松陵诗所见录》残稿，广综博采，乃多袁殷屐齿所未经，知其苦心孤诣，岂让董、顾、周、张诸子，而身后乃寂寞若此。循是以推，则虽王谢家儿，哺啜有致，自异凡近，而莫为之后，虽盛弗传，湮没于荒烟蔓草中者，又岂少哉？宜嘉林之急起直追，慨然以文献无征为己责也。抑邑中世家，昔推周、吴、沈、赵，吴氏未经裒辑，而沈、赵则有诗录、诗存，顾皆断乎乾嘉，旷绝百馀年，绝无方闻博学之士，起而任修废举坠之业者。独嘉林此书，上起有明中叶，下逮今兹，四百年来

赫然在目，信乎后来居上，足以方驾前修矣。余故乐得而叙之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盛湖张氏诗文词存叙

盛湖张氏裔出宋先儒南轩先生，后南轩随父魏国公扈驾南来，遂家于杭。由杭而鄞，而余姚，明隆万间，南轩十九世孙见斋自余姚迁归安，见斋孙季淳复自归安迁吴江之盛湖，遂定厥居，及今几三百年矣。代多钜人长德，以学行冠冕一乡，即余事为诗文，亦麟麟炳炳无愧作者。惜无汇而辑之者，故流传未广，时有放失。今其裔孙伯华丈网罗于散佚之馀，上起见斋，下逮其昆季辈，辑成诗文词存三卷，附以赋存一卷，颜曰《张氏遗稿录存》，将付剞劂，嘱余为之叙。余唯吾邑人文素著称宇内，自袁朴村、殷东溪、陆雪亭、凌退庵诸前辈搜辑以来，诗文始有定论，潜德幽光，赖以阐发者不少。顾以余所见，遗珠散玉，所在都有，而诗征自陆氏迄今旷绝五六十年，继起无人，尤叹息于虞雍生之言不置。每思与同志之友，荟萃斟补，勒为一书，而人事倥偬，卒卒未就，因念邑中故家乔木，不乏读书守道之士，倘人人如伯华丈之用心，修废举坠以共襄厥成，粉榆文献，其庶有豸乎？抑盛湖一隅，自王旭楼前辈始辑诗萃一编，哲嗣少日续之，迄今亦五六十年矣。掇拾

而推广之，由一姓以达一乡，伯华丈倘亦有意耶？余不敏，窃愿执鞭从焉，因书以复之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博议楼诗稿序

盛湖古多魁奇磊落之士，若卜野水、汤伯衡辈，并遭逢丧乱，赍志以歿。论世者往往有馀痛焉。今读梦莲张公《博议楼遗诗》乃仿佛遇之。公生而豁达负大志，少承家学，为诗文下笔立就，又从沈南一前辈游，潜心性命之学，旁及经世诸大端，思有所自见于时。值太平军东下，以兵法部勒乡团，购机筹饷，力任保卫，一时桑梓间倚若长城。顾共事者反侧持两端，屡扼吭掣肘。公知事不可为，不忍见乡里糜烂，遂奉母走松雪村。与青浦朱蔼堂、同邑袁松巢、陈骈生，以诗酒相酬倡，伤时念乱，悲愤填膺，遂感疾不起，春秋仅三十有六。怀才未展，不永其年，岂不惜哉。昔野水生明季，痛辽阳丧师，赋长歌千馀言，诟杨镐，忧愤佯狂，以瘵疾死，年未及四十。而伯衡参总督三边军事，用奇策于主者数，摧流贼之锋，积劳尽瘁，客死三原。以张公视二子，其才，其遇，何酷似也！宁得曰古今人不相及哉？公著作繁富，乱后散失殆尽。哲嗣伯华丈积数十年之力，搜罗得诗若干首，汇而梓之，索序及余。余不学，无足为公重，聊援乡先辈遗事扬榷陈之，以备知人。

论世之一助。若公内行之醇，已昭著于家传，而文词之美，则读者能自得之，姑无赘焉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丁不识诗叙

呜呼！余何忍叙不识诗哉！不识知余始辛亥岁，时余流寓海上，门多杂宾。君挟刺来见，数语后即别去，余亦不复记省。及民国四年夏，将游武林，偶于报端见君寄怀之作，顾忘为谁何，因驰书询杭友。比复书至，则与君手札俱，语长心重，深愧前此知君弗尽也。既抵湖上，馆舍甫定，君即偕厥昆白丁、季展庵过余，自后筭輿入山，兰桡嬉水，访胜探奇，流连光景，无君昆季弗与偕。白衣使酒，红蜡征歌，酣嬉淋漓，哀乐逾节，亦无君昆季弗与维持而将护之也。如是者几匝月，余倦游归去，君犹致维絷甚殷。明年，洪宪难作，余故乡被兵，再走海上。君以经营方宋印书局事先在，屡屡相见，及事定旋里，君独滞留。又明年，余寻莫愁桃叶之胜，道出沪渎，复与君遇，君大喜过望，期翌日治具宴宾客，固尼余行。余不可，君持之，坚留余旅邸中，絮语至夜向半，余弗获已，诡辞许之，始去。明日，余凌晨竟赴南都，君赋诗诘难，有重逢罚百壶之语。何意君是夏遂以病歿，无复重见期耶？悲夫！君籍钱塘，以藏书世其家，內行醇至，无间于父母兄弟之言。悼亡后不

再娶，性喜交游，遇余尤厚。余少年时，縕綺遍海內，游屐四出，东道主殷勤弗倦无若君者；亦有前恭后倨，入室操戈，以君视之，何啻霄壤？而君竟不永其年以死，岂不可哀悼哉！君歿后二年，白丁、展庵辑其遗诗得如干卷，将梓以行世，问叙于余。余慕君之行谊，甚于服君之诗，故掉罄吾两人离合之迹，弁诸简端。至君所造诣，自以学力胜，兹弗具论。亦使读者循诵而自得之，毋以余为阿私所好也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殷母费太君传

太君姓费氏，江苏吴江人，诸生讳希泳女。生而徇齐，事亲以孝闻。年二十，归同邑殷翁梦琴，能尽妇道。举丈夫子四人，其次恭壬，性躋弛不羈，慕朱家郭解之为人，太君益以匹夫有责之义勗之。值中原光复，投笔从戎，长吴江水警队。洪宪之役，护国军已略地定浙江，而三吴独观望。恭壬发愤，率水师入据县城反正，驰檄远近讨无道袁。于是江阴、太仓相继响应，轩然起大波矣。会敌以重兵来压境，恭壬不忍糜桑梓，遂尽散所部，只身走海上。当道出梨里时，有为弦高之犒师者。及事定，恭壬破产偿之，不足则太君出钗钏相助。盖恭壬前后所设施，实一稟母教也，可谓贤明识大体矣。中华民国七年四月十日，以微疾歿于里第，寿六十有三。子四人，恭辰、恭壬、恭寅、恭寿，恭寅早卒，女三人，孙男十人，孙女五人。太君之歿也，诚恭壬以尽瘁国事，恭壬奉遗命，墨经走岭南。历知翁源、连山县事，所至有政声。其友人钮永建辈举太君懿行，陈请军府得褒扬如例，以“邑有贤母”旌其门。

柳弃疾曰：吾邑襟江带湖，咽喉吴越间，所谓形胜要

害之区也。昔有明中叶，倭夷内犯，周公大章屡以孤军败强寇，胜墩一战尤称奇捷。论者谓有保障东南之勋。其后建州南牧，吴长兴伯督师大泽，分湖一旅屹然树半壁之金汤。成败不同，其足为吾邑重，一也。五年护国之师，功虽弗集，其义问固昭著天壤，人谓恭壬磊落奇男子，即太君母教可知矣。会恭壬持状来乞言，因不辞而为之传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许母高太君传

母姓高氏，嘉善四里村人，解元镛兄子。年十九，归我邑芦墟许松庵翁。高故浙西望族，家世豪富，而许仅中人产，食贫茹素，泊如也。事姑朱孺人以孝闻，朱年高病脾，中单腧器必手涤以进。姑尝语人曰：身老矣，无以报新妇，但祝新妇他年得妇贤，一如我今日耳。其见赞叹若此。松庵翁以齿德为里社祭酒，排难解纷，平亭枉直，母与有劳焉。尤喜周恤贫困，宁啬已以丰人，有以缓急告者，必餍所欲以去。晚岁偏废，问疾者满户外，其歿也，奔走相告语，至哭失声。呜呼！可谓贤矣。

柳弃疾曰：自来传贤母者，必以其子姓。语曰莫为之后，虽美弗传，岂不信哉。母歿后九年，其曾孙观曾撰状来乞传，至再至三，若急迫不能一朝缓者，仁人孝子之用心也。以观曾才美好读书，诚能锲而不舍，毋惑于歧趋，名山绝业之成，其传母也必矣。余少而失学，文质无所底，何足为母重？观曾其归而自求之可也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1920年

重印徐山民先生《禊湖诗拾》后记

无际翁生平著述，关于桑梓者，有《梨里志》十六卷，《禊湖文拾》二卷，《诗拾》八卷。里志板藏书院中，经迁徙颇多缺佚，余既为捐资补刊，而《诗拾》版本亦适以其时自盛湖来归于余，不可谓非文字之因缘也。爰命梓人重拓百本，以广流传，并志缘起于后。独惜《文拾》一书，求之十年未得为憾事耳。延津可合，俟诸异日已。中华民国九年一月邑后学柳弃疾记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重印《松陵文录》后记

《松陵文录》二十四卷，祖母舅凌退庵先生暨其从兄莘庐先生所辑，而弃疾先曾祖莳庵府君实助其成。莘老题先曾祖“行看子”所谓：“松陵珍重旧琅函，前有袁丝后仲堪。唤起诗魂酌杯酒，剩搜文稿续愚庵”者是也。刊成于同治甲戌，迄今已四十馀年。板藏退老嗣孙兰痴中表（昌燧）所，日久遂多遗佚。去岁弃疾过蚬江，起居沈匡庐丈（廷镛）言之殷殷然以为忧，沈丈故二老门下士，以乡邦文献为己责者也。因谋所以修废举坠者，适退老族弟兰畦翁（灋）慨焉任补刊缺页之资，而弃疾亦出先曾祖所辑姓氏考旧板合并印行，计与凌翁沈丈各得书如干帙。其校雠是正则从弟率初（景高）实将事焉。工既竣，沈丈命志缘起如右，中华民国九年春三月，柳弃疾记。

文录旧印本第十卷张佩蔥先生（嘉玲）文第九页、第十三页，两简互错。今据沈南一先生所辑《国朝文征续编》稿本校正，弃疾又记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梦馀贅笔》跋

弃疾二十年前侍俞钝庵师讲席，见案头有范先生永绥所撰《梦馀贅笔》一书，辄私取翻阅，虽不甚解，颇心志之。既从先君子赁庑梨湖，得见先生哲嗣汇拔、萃叔二丈。汇丈于先君子为故交，时来就谭，弃疾隅坐，闻其绪论。而萃丈课族弟丕继读，尤晨夕遇从，晦明一室，上下千古，至相得也。十年以还，先君子弃养。弃疾流浪湖海间，不遑宁厥居，踪迹与萃丈日疏，而汇丈亦既墓有宿草矣。去岁有网罗文献之役，偶与友人沈长公道及是书，沈子慨然走诣萃丈，挟其副墨以来，云丈与厥昆仲莱，将谋付剞劂，以校勘相属。越数日，丈复抱遗书顾我，謔诿殷勤，谊弗容却。因念世不好文，固有骚雅之胤，举先人遗墨轻掷诸市侩之手，否亦蟫残蠹剥零替以尽。而丈独能拳拳若此，继志述事，将箕裘有赖矣。不亦足感叹兴起哉！杀青有日，因纵笔跋其后。至先生之立身行己，无愧端人。暨是书之广征博采，足以信今而传后，则沈先生陆湖已详言之，弃疾无贅焉。时中华民国九年五月，邑后学柳弃疾谨撰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叶仲甫先生《重游泮水诗》叙

石林后裔久为我邑望族，而同川一支发源最早，代多康强寿耆之士。仲甫先生以逊清咸丰庚申入邑庠，迄今民国九年庚申，则年八十有四矣。出所为《重游泮水诗》索同人赓和，且授简于邑子柳弃疾，命为之叙。伏念先生于弃疾为大父行，而先王考笠云府君亦以前庚申补博士弟子，盖先生同案友也。辱先世通家之谊，又过承謔謔，其何敢辞？乃作而言曰：赤明换劫，沧海扬尘，六十年来，事变夥矣。咸丰庚申四月以前，太平军方雄踞南都，而越角吴根犹为清守，开科取士，粉饰承平，如故也。劲旅南来，名城灰烬。在当日行吟泽畔者不少故国旧都之感，岂知洪氏之终亡哉！又岂知清室中兴不越三主，而强阳餘闰，天命弗延，长白声灵，卒与金田王气同尽哉！光复以还，国号共和，顾世变日亟，乱靡有定。顷者鄂罗斯之新潮，且奔腾以撼一世，岂礼运大同之说将实现于今兹，而历史兴亡，都成陈迹也。先生长不逾中人，而短小精悍，神采焕发，老当益壮，尤有据鞍顾盼矍铄是翁之概。且冷眼热肠，饱尝世态，其亦如烂柯山前观局人，一劫未终，遽

越数纪欤？抑如陈抟老子，身历五季，而坠驴一笑，终睹太平欤？弃疾无状，猥以蟪蛄之春秋，测大椿之岁月，何其不自量也？先生见之当亦有感于斯文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分湖访旧图》记

从弟公望，有《分湖访旧图》之作，属余文以纪之。余维言分湖之旧者，莫先于郭祥伯之说，其为吴云璈题《分湖秋泛图》云：“菱蔓纷争久，松萎聚讼频，何如此湖小，名字炳周秦。”又《灵芬诗话》言分湖之名始见于《吴越春秋》，顾余历考诸本，都无纪载，不知祥伯所依据者究何本也，斯殆一疑案矣。然湖固为吴越分界之区，因以得名。有伍子滩在东南石底荡口，相传为子胥结水寨备越兵处。王庭润诗云：“云开山口如吞越，潮怒江心似恨吴。”沈遇黄赋云：“吴军呼渡而南来，伍相引兵而遥跨。”故老流传，相沿已久，未可全以齐东野语目之。案吴王夫差，败越槜李，则当日玄黄龙战，当在闻溪合路间。越人或以偏师由分湖北犯，为犄角之势，故子胥结寨以备之，征诸地势，讵曰无因。自勾践败北，仅保稽山，而分湖全入于吴矣。吴亡入越，越亡入楚，秦为会稽郡，由汉及唐，建置纷如。吴越钱王，始割吴县建吴江县，以分湖北半属之，而南半则属秀州。于是分湖之名复著。宋张尧同诗所谓“如何一湖水，半秀半吴江”者是也。考分湖之沿革，而因以摅怀

旧之幽衷者，弗能外是矣。至于季鹰高蹈，鲁望栖迟，睦静逊兵，子英讲学，以及柳溪之陶，桃源之陆，毅斋蜚声于叶埭。坤仪奇迹于赵田，类皆郁郁斌斌，著称里乘。而有清三百年，钜人长者，名流骚士，尤指不胜屈，^竹人杰地灵，庶几无愧焉。今日者，劫灰未冷，湖水常新，感逝者之如斯，缅前修其岂远。余季佳人，岂能无所感慨哉。涉笔书兹，并以为勗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春壶残滴》叙

友人沈长公、次公将梓其先德咏楼丈遗诗，手奉以来，乞弃疾为之叙。其言曰：先君子怀才负奇，而坎壈靡所遇，壮岁佣书，晚及托行药以老。所著诗文辞颇夥，顾不自收拾，辄亡其稿。昌眉兄弟又少孤，未能凿屋楹而有获也。荏苒三十年，所网罗者仅此，吁其艰哉！唯子辱通家之谊，幸为我弁首焉。弃疾悚然受诵竟，肃雍以称曰：繄沈与柳，固积世累代之欢已。昔我高祖渭生府君为愚溪翁爱婿，既居同里閈，又申之以昏姻。咏楼丈则愚溪翁哲昆，心梵翁之玄孙也。弃疾生也晚，不获侍杖履，顾习闻里党称道，知丈为狷介高洁人，尝受农轩之学于李匏斋前辈，甚荷激赏，尤与吾家韬翁暨凌莘庐、诸否庐诸老善，所为《采药图》题辞咸推挹备至。中岁馆莘老家，课其两才子病农、尚左，以词华著称。而长公昆季虽不幸早失怙，犹能以孤儿受贤母训，刻苦励学，卓然有闻于时。盖丈之遗泽为孔长，即其毕生行谊可以想见矣，诗文宁非馀事哉！昔吾乡郭海粟先生怀珍抱璞，与陆青来、郁澄斋齐名，顾偃蹇以歿。而其嗣祥伯、丹叔才名雀起，遂树风

雅坛场。弟子徐涛、潘眉亦极一时之选，论世者恒啧啧道海粟不置。今长公才高意广，为诗文跌宕恣肆，庶几灵芬之遗；次公笃行媚学，恂恂儒雅，亦无愧山矾。则丈之媲美海粟，复何疑焉？抑祥伯、丹叔，牛腰巨集，赫然行世，而海粟所为《深柳读书堂》遗稿，迄未梓行一字，仅为吴柯亭、陈梦琴所保存，将继志述事之谓何？今长公昆季乃拳拳于父书，而不忍听其放失，斯亦贤于灵芬、山矾远矣。弃疾与长公昆季，髫龀论交，迄今二十馀年如一日。其文章风谊所以益我者甚厚，故于斯集之成，不辞而为之叙。亦以景仰先辈获附名于简末为荣也。中华民国九年秋九月同邑通家子柳弃疾谨撰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陈洪涛君追悼启

在昔琼瑰饮泣，鲁声伯妖兆终征；玉树长埋，庾之康风流顿尽。风独一朝，沧桑千古。何况羁魂瘴域，碧鸡金马之乡；归骨首丘，无是子虚之梦。凄惶华发，尚有孀亲；寥阒穗帏，更无继体。有不哀动路人，痛分吾党者歟。则有陈君洪涛者，枫水征才，梨湖耀采，孤根崛起，早慧堪称。初负笈于东江，继厕名于南社。琴歌酒赋，时许追陪；剑客筝人，恒多结纳。雒阳年少，惯驰慷慨之书；南粤霸图，遂郁风云之梦。时则苍鹅出地，铜马成群。既颓道法之防，爰起纵横之战。横磨十万，义旗鏖三楚之兵；议士三千，舌剑喧五羊之域。君也翩翩书记，庾景行绿沼红莲；煜煜高文，陈孔璋飞书草檄。白鹅潭畔，放艇寻诗；红荔湾前，飞觞酌月。关河异地，纵多王粲之愁；淮海豪情，却助元龙之气。此岭南游草之编所由作歟。既而袁绍背盟，仁恭助逆。风流云散，俱辞尉佗之城；莼菜鲈鱼，重问季鹰之迹。豪怀郁郁，讵款段下泽所能羁；长路迢迢，指楚峤唐蒙而独往。盖粤游于是终而滇游于是始矣。遂乃拜高堂，别少妇，行万里，辞六亲。陈孟公投辖难留，温太真绝

裾竟去。已办十年弹铗，作客何妨；拚教五月渡泸，不毛深入。诚以宗生破浪，常怀沧海之心；不图鬼伯磨牙，遽返岱宗之驾也。夜郎异国，瘴疠炎天，既抵五华，遂撄二竖。心长发短，卢蒲嫠纵诩雄图；骨秀神清，卫洗马终怜善病。感龙蛇之有讖，疾已人于膏肓；叹卢扁之无灵，效乃穷于药石。竟以九年九月四日。歿于滇南旅次，伤已。揆厥生平，颇多毁誉。然而良驹泛驾，刘彻之所旁求；快犊破车，石勒之所叹赏。马文渊不为乡里善人，龚圣予乃贊江湖游侠。少年意气，不无累俗之疵；同辈恩仇，宜泯盖棺之日。盖锋芒太露，自非璞玉浑金；而名氏无征，差胜曹蜍李志。为问希贤希圣，士林究有几完人；即论走越走胡，里党已无多馀子。此知人论世之难凭，信伐桂锄兰之堪病也。某等或忝亲知，或联盟社，或相从异域，崎岖患难之交，或生小同间，钓弋嬉游之伴。叹同志之凋残，感英才之斲丧。爰以重阳，特为追悼。借风雨之登高，望蛮荒而遥奠。素车白马，今朝张邵之灵；斗酒只鸡，当日桥玄之誓。此启。

（原载 1923 年《南社丛刻》第 22 集）

《陆湖遗集》跋

达卿先生既歿，我长洲先太夫子为删订其诗文。诗曰《陆湖老渔行吟草》一卷，曾精写上石，今流传渐鲜矣。文曰《敬止堂文存》一卷，昔我邑蔡南离前辈（丙忻），暨其从子治民丈（寅），已醵资锓木，顾未及印行，并板本亦不知何往。弃疾尝悬重金，大索吴趋市中，久之弗可得，还以叩诸蔡丈亦茫然无以应也。当日主剞劂事者为范文汇报（曾泰），已与南离前辈先后归道山。而长洲哲嗣宏肃丈（宝镛）亦前卒，孤孙弱小，文书荡然。即礼堂写定之本已疑不在人间，更无论枣梨贞木矣。窃谓达卿先生以孤介绝俗之操，苦为造物所忌，既以人世绝不堪之境，厄之于生前，乃并区区身后之文，而亦靳其遗留。何彼苍之太酷！每与友人沈长公（昌眉），暨范文介弟贊叔（保泰）言之，未尝不扼腕三太息也。会先生高足弟子曰傅君镛廷（鸿钧）者，别藏先生文数十首。虽残缺失次，而可读者犹多，因畀弃疾斠定，欲刊以行世，盖见虎一文犹愈于殆阙耳。牵率他事，卒卒未果行。忽一日贊丈自盛暑中衣冠过我门，手挟一帙书，坐定即抵几大言曰：长洲手定《敬止

堂文存》在是矣。余就视之果然，徐询其由来，盖范氏世守先训，月遣长须奴走故家，收残书破纸及其他一切汗漫不可读者杂拉摧烧之，名曰惜字之会。而汇拔丈女公子为南离前辈子妇，倾敝簏中物相畀，不知此书之适在也。长须者见他物皆破碎，而是帙独完好无恙，心异之，因以呈诸赘丈。则大喜过望。嗟乎是帙之藏南离敝簏中二十余年矣，既不为饥蟫硕鼠所尽，复能祥金跃冶自逃劫火之灾，天为之耶？人为之耶？抑先生一身精魄所寄，其灵奇光怪之气，固有不可得而磨灭者耶？然则造物者虽能厄先生于生前，始终不能靳先生之文于身后也。而南离、汇拔诸公之灵，庶几亦有阴相之者欤？余既获是帙，亟与《行吟草》合并印行，颜曰《陆湖遗集》，而镛廷所藏文数十首中亦有为定本所未采者。在当日残鳞败爪不甚爱惜，由今观之亦长离吉光之片羽矣。因别辑为《敬止堂集外文》一卷附焉。任校讎者沈长公暨张君都金（肇甲）、薛君公侠（凤昌），而钱刀之助则镛庭与赘丈是尸。书将成，为跋其后如此。中华民国九年十月五日，吴江柳弃疾撰。

达卿先生居项家厍，为江浙接壤之区，故陈巢南（去病）《笠泽词征》以为吴江人，而先生一生踪迹实亦都在吾邑。成童时即侍父游学舜湖，继客梓树村暨梨里，而授经我家胜溪老屋，至十九年之久。时从游者为我康侯（受晋）寿甫（受璜）两族父，今并下世矣。先生平生师事我族祖韬庐府君，其于长洲则在师友之间，而晚岁尤与俞钝庵

先师相契合。弃疾生也晚，未获识韬翁，顾犹及见长洲暨达卿先生。长洲貌癯古如枯禅入定，而先生体丰瓠白，腹便便然，几弗信其瘵疾也。钝庵师长身玉立，年少于先生，乃亦竟以瘵疾歿，距先生之丧仅年馀。悲夫！韬翁《食古斋诗文录》、长洲《杏庐文钞》已先后梓行，其《杏庐诗钞》一卷藏沈丈厔庐（廷鏞）处，亦既有剞劂之约。而钝庵师《味书斋待定草》弃疾求之十年，始获睹其写定本，行将继此集付刊。息壤在兹努力自誓而已。跋成之后二日，弃疾牵连记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重印梦鸥阁题词暨诗钞后记(代)

竹溪先生为余外家疏族，性喜风雅，市隐自湛，得灵芬诸老提倡之。所居梦鸥阁，骚人墨士往来无虚日。又尝绘图征题，极一时之盛，享年大耄而歿，几为嘉道间分湖文苑后劲焉。所刊梦鸥阁题词暨诗钞各一卷，岁久流传浸寡，余以今春得板木于其后人，爰重为印行，藉志向往云尔。其校讎是正者，则从兄安如实襄厥成，用并记之如右。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十月五日，邑后学胜溪柳绳祖公望甫跋。

从兄处藏《梦鸥阁诗钞》旧印本至二十二页为止。而此本则有二十三页，计增多自题水邮第五图七绝二首，附释志南和作一首。又题吴心禅表伯山水遗卷七律一首，消夏即事五律一首，共诗五首。盖后来补刻者，并志于此，以审同人绳祖附记。

(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)

重印《话雨楼碑帖目录》后记

盛湖王氏收藏甲于吾邑，旭楼先生所著《话雨楼碑帖目录》一书尤为海内鉴赏家所推重。乃百年以来，子姓零替，奇珍异宝辄不胫走他族，浸至无复子遗，即是书板木亦烧薪覆瓿，渐不可问。弃疾曩在甥馆，偶与妇翁郑二贻先生（慈穀）言之，即慨然引以为己任。因求之于其后人处，捆载相畀，嘱为补正缺失，并拟发大愿，力鸠良工，精拓数千部，俾流传当世。造端弘大，未竟厥成，遽应龙蛇之讖，宁不悲哉！弃疾驽下，无能为妇翁执鞭，仅印刷百帙，稍稍贻同好者，藉志因缘，非敢自附于保存文献也。旭楼先生所著书已刊行者，尚有《松陵见闻录》《盛湖诗萃》二编，今版木亦为弃疾所得，行将次第付手民焉。中华民国九年十月六日，邑后学胜溪柳弃疾谨记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冯母陶太君传

太君姓陶氏，太仓人，兰斋次女也。生而淑慎，年二十一，归同邑冯翁仲蕃。翁早失怙，出为从父后，顾仍依本生母居。太君既来归，事威姑唯谨，而姑性严，则柔声怡色以下之，未尝有毫发忤，晨昏定省无愆期，即岁时归宁亦未敢时刻淹留也，其停辛伫苦可想而知矣。既遭姑丧，而嗣翁姑又相继歿，哀毁尽礼。初仲蕃翁精农轩之学，尝卖药吴市，继省厥兄英德县治，因襄事幕中，晚任乡政以刚正著。复治产崇明，仆仆不遑安厥居，顾坦然无内顾忧者，则太君能持家政故也。岁丙午仲蕃翁弃养，太君督遗孤讐、平治丧，葬庀门户，一切中度，闻者咸以为贤。顾忧能伤人，心力交瘁，病机实于是伏矣。越十四年庚申竟以肝疾歿，时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九日。距生清□□□年□月□□日，春秋□十有□。子四：长讐、次骏殇，次平、次莲殇，女一：庄，不育。孙男四，孙女三。

柳弃疾曰：太君少读书明大义，故教子有方。平生而跳荡，长益躑躅不羈，当清季时，持春秋内外之旨，鼓吹革命甚力，逮清吏名捕至再至三，咸跳而免。太君未尝阻之

于事前，亦未尝责之于事后也。可不谓之贤母欤？弃疾与平订交十馀年，目睹平始终未渝其节概，盖渊源有自矣，故于平之持状来乞文也，遂不辞而为之传云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寿萱图》记

许母陈太君为邑前辈梦琴先生曾孙女，少善事父母，母病，尝割臂肉以进，及长归许翁雄伸。越十三年翁歿，太君抚遗孤三，教养备至。既殇其仲子泰曾，而长豫曾、季观曾皆能崭然露头角。因以太君五秩之岁，绘为《寿萱图》，乞同人题咏之，以广其传。嗟夫！豫曾兄弟可谓能事其亲矣。夫孤嫠寡弱此天下至无告之民也，使在他族，犹可以人事济天行之厄穷。而神皋又号为礼教之邦，所以来缚驰骤之者特至，则蓼渊荼窟有咽涕迈往而已。茫茫天壤，上自高门华族，下迄穷檐蔀屋间，如太君之坚苦卓绝者岂少哉？顾或不幸无子姓；或有之，而不能读书明理如豫曾兄弟，则其事不彰，而其名不传，此太君之所以为得天独厚也。然揆诸古义，迹诸行事，豫曾兄弟之所以能读书明理者，又不得不归功于太君之母教矣。诗曰：既多受祉，黄发儿齿。太君有焉。又曰：孝子不匮永锡尔类。豫曾兄弟有焉。抑吾闻之许氏之先，有竹溪先生者，喜从名流长者游，尝寿其母夫人陆，得诗文词若干首，汇而刊之。名曰：《寿萱诗钞》，至于今传诵未衰，今太君之贤

无愧于陆，而豫曾兄弟之广求諄乞且有逾于竹溪者，我知题《寿萱图》者，篇什之多，流传之广，必与《寿萱诗钞》先后相颉颃矣。因不辞而为之记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鸳湖双桨图》记

识余君秋槎始丙辰，明年丁巳春初过其探珠吟舍，时君方赋述昏之诗，顾其悼前夫人胡淑娟也，逾时而犹哀，因出《寄心琐语》数万言，属余为之弁首。复索撰《胡夫人家传》，殷殷挚挚，所以为千秋之计者甚厚。余庸是重君。越三年庚申，再过之，则笔床镜檻间化身千亿，犹是胡夫人遗影，而赫然在几缥缃盈帙者《鸳湖双桨图》也。初胡夫人襟期散朗，以山水为性命，尝偕君泛舟湖上，登烟雨楼头，雲树苍茫，慨然有结茅偕隐之约，君诺之，未果行，而夫人则已晏华先谢矣。斯图之作，所以志也。嗟乎，昔人有言，一生一死乃见交情，盖谓存者之难忽而逝者之易忘也。友道且然，况在床第间乎？今墓草已陈，而心香犹爇。君之性行胜于黄门元相远矣。抑妃匹之际言之綦难者，宋弘糟糠，临邛白头，士也罔极，二三其德者实多，则存者且不可恃，而逝者更奚赖焉？吾有以信君之非其人也。夫人情之至，圣人所弗禁。彼鲰生狗曲，拘拘礼法之陈言，吾复何取，要之斡旋调护阳收阴翕之功，当必自有其道，非可以卤莽灭裂致者。吾愿君泯缣素之异同，修二

以归。会嘉礼亦告成，巢南实司盘敦云。

三十日晨起雨甚，决游分湖。公望以事阻不克行，则出其舟曰“晓风残月之舫”者，属余为之主。遂偕十眉、巢南、佐皋、慎廉、韶声、莘安、盥孚、烟桥八子行，盖较武陵溪主人增一客、减二妓焉。自芦漪出簖头港，泛分湖，维舟来秀桥，谒陆隐君祠，过南陆菴、广阳庙，寻卿卿墓，蔓草荒烟中皆桃园故址，亦即孙焕与珠帘氏交作“十六天魔舞”地也。六百年来盛衰转轂，感慨系之矣。

陆隐君讳行直，字季道，自号湖天居士，即铁厓记中所称“肃客憩乐潜文室设茗饮谈”者是也。所居来秀里，园林甲第，极一时之胜。尤喜结交宾客，尝馆钱仲鼎于家，为构水村隐居。子祖恭，字子敬，号采芝翁，即以家资畀沈万三者。所居旧时月色轩，铁厓为之记，载《东维子集》。而兄祖宣，字浚之；弟祖广，字季弘，并以文藻负盛名。七子之游，宣实负弩，故诗有“上客同舟”之句。考是年为至正九年，湖天已七十有五矣，正所宝钟繇《荐季直表》真迹失而复得之岁，盖老兴犹矍铄如此。其南唐铁笛，亦湖天物，世据误本《铁厓游记》“主人与陆君继善”句，夺一“与”字，遂致翠岩亭、嘉树堂、乐潜丈室，皆属继善，非也。继善为陆氏别支，自海盐来徙，自有别业在湖南，其曾孙坦占籍嘉善，献地建学宫，又创义塾，建夫子庙，泰和曾学士撰记，载《嘉善县志》中。湖天则松陵人，截然两家，不容强合。又继善但有铁箫，亦不云南唐物，

未可强以铁笛附会之。游记云：“先翁手植百岁棠”，先翁指湖天父翠岩先生大猷，实分湖陆氏鼻祖，今亦奉祀祠中。湖天有《致仕还分湖问讯海棠》诗，正以先泽所贻，故惓惓若此耳。卿卿乃湖天家伎，以才色见称，语详张叔夏所赠《清平乐》词及《碧梧苍石图》诸家题咏。客有询陆氏故实者，为偻指告之，不觉其冗且长也。

自桥畔复登舟，行半里许，入胜秀桥，憩余胜溪老屋，进酒黍，主人脱略，客亦能狂。各霑醉矣。饭罢欲一访寒簧仙迹，东南泛柳溪以归，而风雨交作，炊烟且起林表，竟不果。仍返芦漪，谒杨忠文先生祠，门扃不得入，入泗洲寺，摩挲碑碣而出。寺后曲径斜通，有绀宇三椽，曰茅君堂，不知始于何时，昔贤纪载未有闡及之者，殆亦杞宋无征耶。是夕饮公望家，余与巢南咸洪醉，狂谈大睨，竟夜不成寐。

明日改朔，则十二月一日矣。烟桥破晓即遁去，余辈欲重游分湖东北隅，礼梅墩岳庙，观赵开所为碑文；泛舟陈思村，吊顾睦静、王子英故居；又思谒切问东顾之祠；访天寥西方之庵，而风雨间之，咸不果行。仅于湖滨陶冶禅院外一摄影而已。午后，过昭灵行宫，展分湖先哲祠，女道士进茗饮甚恭。寻移舟北指，重谒忠文祠，仍不得入，盖门有二钥，一属泗洲寺僧，一属乡办事处某君。寺僧云游无定，求钥至弗易，余辈惩昨日失，迳乞诸某君家，乃以寺僧辞，及诣寺而僧又他出矣。忠文一代人豪，乃闭置同

车中新妇，主人何避客之深也，思之失笑。既冒雨立门外久，颇不可耐，折入茅君堂，守者束生刍置瓦垆中汲湖水烹茶供客，意甚殷挚。展叩邦族，知为太常遗胤，而作嫔于尚宝后人者。有维囊十三四，则寒篁族裔也。余奋笔书十字示同座云：“不见扬维斗，偏逢叶小鸾”，客咸哂然。嗟乎，苞茅不贡，岂宜问诸水滨，此事自有司之者在，彼皋里之鬼雄复奚罢焉。又与巢南诵“栖雅流水今萧瑟，不见题诗纪阿男”之句，为惘然欲绝者久之，亦不自知其何意耳。入夜归舟，公望复大宴客，余独避器，偕巢南、莘安、盈孚小坐洞房中，观巢南所得梅村真迹画册，署款处赫然竹亭也。梅村与竹亭交最深，此册为同游西江时作，历绘游踪所至，精妙绝伦。顾业骨董者不知鸳湖主人何人，又不识“伟业”字误以为“韩业”，弗求善价，巢南遂出五十金诡得之，亦幸矣。竹亭本复社党魁，宜兴再召，出其一手，亦颇招致善类，自以为有补天浴日之功，顾卒以骄盈致祸，干蛊立名，赖有贤子耳。然自宜兴死而明事亦终不可为矣，家国之故，盖有难言者，览是图者，岂沾沾翰墨间耶，因相与叹息而罢。

二日，客散如云，莘安亦拂袖返莘溪矣。余与十眉诸子有成约，并赴胥塘，而巢南欲自魏塘而武林，仍同舟行，别盈孚、公望暨余季接胥，意不能无恋恋也。初，分湖之游约，余与接胥、率初、公望诸群从共为顾逊。其后率初弗克至。接胥至而与公望咸弗获从游，又同为顾瑛、张羽

矣。是日舟行经东鹭村，巢南获一石曰“磬折廊”，尾有缀语，盖灵芬行馆遗物也。灵芬馆址在魏塘江家桥畔，与余所宿旅邸相望，近有刻木表之者，平芜一片土耳。而此石独为巢所得，斯亦奇已。石始藏村人钱翁家，既慨然持赠，复邀入为茗谈，且出所弃郭石君《负笈随翁图》示客。石君名岱，友三前辈子也，故频伽为题签，丹叔、少莲咸有诗，而琴材绘图一帧云。嗟乎，冬学庵荒，缥缈尽矣，论斤市值，悉付荒伧。顾钱翁犹获兹图而宝藏之，诚不可谓非幸事也。日晡，抵胥塘，十眉宿余探珠吟舍。是夕置酒仁荣堂，自芦漪游侣外，觉殊、佐梅、篆卿咸集，饮啖甚豪，余为尽葡萄酿一军持，与十眉深谈至夜半始就寝。

三日，摄影西园，篆卿未至，得八人。巢南亦寻去武林，余复留两宿，尝一醉探珠吟舍，再醉觉殊所居安素堂，一时朋簪高会，酣嬉淋漓之情，有未容以笔墨罄者。

迄五日之晨，乃冒风雨归梨湖焉。

计斯游自启程至返棹，为日浃旬，得诗百数十首，而朋俦唱和之作尚不与，信乎山川寥落之豪举矣。以视铁厓当日，草草撙罍，寥寥篇什，徒以伎人行酒，夸耀俗流者，又遑敢谓方今之不如古昔也。

或谓铁厓游踪，不出湖上，作记名篇，允符其实。今子之行程，自梨湖而胥塘而魏塘，逦迤以及芦漪，又折而之金溪，且复道胥塘归焉，其地去湖已远矣，斯记之作，不亦汰欤。余曰不然，分湖四界，水乡浩淼，固无一定之限

也。其属吴江者，赵宋始置巡检司，管豁尽廿三、廿八、廿九诸都，属地甚广，且设官置廨，旧在芦漪。胡清中叶，迁而之梨湖，相距至十二里之遥，然分湖巡检司之名未改，则梨湖之为分湖流域审矣。余兹记唯魏唐一宿，稍出范围耳，若胥塘、若金溪，距湖亦不过十二里，安能屏之于分湖外哉。昔迮兰宫前辈撰《分湖志例言》，言当以梨湖、金溪、胥塘、蚬江为四至。盖病沈需尊氏旧志之狭隘，而思有以广之。余甚韪其说，顾深惜其书之无成也。异日者，重辑分湖全志，方将根据迮氏之说而愈扩充之，期西尽梨湖，东穷金溪，南包胥塘，北括蚬江，且范围所及，悉依现在市乡区域为断，一洗前志离镇五里十里之陋。庶几割吴江、青浦、嘉善、吴县四邑之地，以成“大分湖”之局。而芦漪、北舍、莘溪、柳溪四区，则如昔人所称王畿千里以内焉，岂不蔚然巨观哉。然则斯记之作，特吾全志之嚆矢耳，何汰之有。或唯唯而退，遂并其语记之。时十二月三十有一日也。

（据苏州博物馆藏《吴根越角集》未刊稿抄录）

1921年

林寒碧墓表

闽县林寒碧(景行)既歿之五年，其妇崇德徐小淑(蕴华)乞为文表其墓。案状，君讳景行，字亮奇，寒碧其别字也。家世仕宦，君生而聪颖，九龄随宦羊城，即通经史、能文章，已奄然有神童之誉矣。年十三负笈来沪渎，寻以母丧旋闽，十七东渡海留学嵎夷，迄八稔始归国。值义师起武昌，奔走戎幕间，颇著劳勳。有女兄陷重围中，躬冒矢石出之，其天性友爱盖有如此者。桃源宋公长农林部，礼聘为秘书，寻入众议院。民国二年赣宁事败，袁世凯弑国会，君避地走辽东数载，如管幼安之依公孙度也。五年夏，世凯死，复南归居沪渎。八月七日夜赴友人招，行驰道中，出不意，为英吉利贾胡克明汽车所轹，殒焉，春秋仅三十耳。悲夫！余始识君在同邑陈巢南(去病)宾坐，时君方自嵎夷乞假归，而巢南以病疡就医沪上，君妇蕴华其弟子，且实任寨修，故为料量医药备至，余庸是重君。别后

走越走湖，弗获以时见，即见亦匆匆立谈数语而已，鲜有衔杯接席之雅也。洪宪僭号之年，夜郎兵起，义旅且达两浙，独袁氏枭首冯国璋踞江南不下。而余所居邑曰吴江，实介两行省间，举足能轻重吴越。邑人殷恭壬因以水师反正，谋潜甲袭吴趋下之，即东南震动，长江可图也。会为冯酋抗义所败，余亦避兵走沪，颇偃蹇，弗欲闻时事。其后独夫殒，和议成，余益绝望，知复蹈辛壬故辙矣。时君方掉鞅文坛，风发泉涌，议论不可一世。故其致余书，引王荆公“如何咫尺商于地，便有园公绮季间”句，盖以阴讽余。而余沉机观变，谓天下事终不可为，遂潜然旋里，杜门弗复出。不数月而君讣音且遽至矣，背辰涉申，大乱屡作，追念生平譴浪之词，遂成家国沧桑之涕，伊川披发，知赤县之为戎；苌叔违，天埋碧血而犹视。又岂独抚黄垆感向笛而已哉！故于蕴华之请也，弗辞而遽诺之，使镌诸玄石，庶以慰君灵焉！中华民国十年一月二十日，吴江柳弃疾谨表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迷 楼 集》序

迷楼者，岷江卖酒家也。九年十有二月，余以事过其地，筝人剑客招邀为长夜之游。曲宴既开，丽鬟斯睹，虽刘桢平视，但许当筵，而落落陈词，不矜不狎，殆亦振奇人欤？仆本恨人，埋愁无地，填胸块磊，得醻醻浇之，乃蠕蠕欲动。因念曹征西对酒当歌之语，横槊而哦，遂多篇什，逮夫云屏，梦冷孤擢，遄归，而缠绵往复之怀，犹有弗能自己者。龚祠部有言，奇气一纵不可阖。信已，一时朋好，流连赓酬交作，阿连选事辄付灾梨，题曰《迷楼集》，名从主人也。亦有伤时念乱与夫怀贤悼逝之章，杂厕其间，读者勿以词害意可耳。嗟乎，杜陵垂老，渐厌乱离，潘岳闲居，复悲结牆，效韩非《孤愤》耶？说难未成也，效戴逵祈死耶？少微未陨也。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，世有碻士，必曰夫柳子之志荒矣！时中华民国十年南都政府成立纪念后三日，吴江胜溪柳弃疾叙于梨湖赁庑。

（据苏州博物馆存印件）

《冶春词》叙

辛酉《冶春词》者，斜塘诸子酒边灯畔之所作也。在昔高辛佚女，左徒托之寓言；洛水神妃，子建因而作赋。簸钱堂上，欧阳汗漫之辞；行雨梦中，宋玉荒唐之感。律诸名教，岂免瑕疵；揆厥心灵，都归恻怆。诚以黄旗紫盖，降王舆榇之年；白马银涛，烈士归元之日。胭脂玉井，草长江南；荆棘铜驼，春深冀北。哭则近于妇人，歌乃疑其不类。是知回肠荡气，非关儿女柔情；借琐耗奇，或者英雄本色。盖南部烟花之绮语，实西台竹石之沉哀也。况乎银花火树，天开不夜之城；恨绮愁罗，地擅锺灵之胜。蘼芜惨绿，惆怅故夫；云锦流黄，漂零织女。回眸一笑，几家双角山头；结网千丝，郎住钱塘江上。访文君于邛僰，眉黛春多；笑刘阮兮天台，胡麻饭熟。有不温麝哀艳，玉杯浇荡子之魂；慷慨悲歌，金管写骚人之泪者乎？仆也苍生丝竹，久谢东山；黑狱泥犁，曾诃铁秀。阮狂贾哭，难回沧海颓波；丘锦江花，愁证金荃绮孽。感君授简，触我闲愁。无题商隐，宁烦锦瑟成笺；宫体徐陵，正合玉合作叙云尔。十年三月四日，松陵柳弃疾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归延陵族祖姑生传

维中华民国十年夏，池亭叶丈梨仙过我磨剑室，既相见，揖而言曰：子知冠溪吴母柳太君乎？是某之从外母，而子之族祖姑也，今年七十有九矣。敢因某以生传为请？弃疾肃然弗敢辞。谨案吾族自六世祖师孟府君以降，分为两支：我五世祖逊村府君居胜溪，厥昆厚堂府君居大港。厚堂生确斋府君，确斋生松琴府君，松琴生韬庐府君，咸以蓄道能文，光耀艺林。太君则松琴之女，而韬庐之妹也。母丁孺人以阃德称，有女子子五人。太君子姊妹次居四，生而婉婉，受姆训，能听从。年十九归吴翁梅仙，以事父母者事舅姑，里党翕然称之，无异言。越二年，吴翁奉父命析居分爨，家贫多昆季，仅授田四十亩。太君以勤俭相夫，节缩衣食，治家政井井有条理。又二十载而翁亡，计良田几二顷，则太君之贤劳可见矣。孪生子希曾、希孟，年才十五，太君延师课读，严慈交至，盖母道而兼父道也。不幸希曾早世，希孟授室后七载又亡，得遗腹孤廷表，于是太君复以教子者教其孙，迄成立乃已，今且含饴弄曾矣。

柳弃疾曰：太君盖停辛伫苦人也，其拳拳于身后名弥笃，尝平居从容语叶丈：某不幸中岁丧所天，衔悲抚二子，及二子相继亡，又抚孤孙，今老矣，庶不负吴氏于地下。形管之荣，所不敢望，有能以文字传万一者，及我之存而亲见之，不亦善乎。叶丈悲其意以属弃疾也，言之不文，则有愧汗而已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重刊《笠泽词征》叙

巢南之刊《笠泽词征》也，卷自为政。一编剞劂，即脱手流传，初不俟全书之尽出，已不胫远走。而前数卷刻成后置东江寓庐，复遘郁攸之灾烬馀益鲜，频年以来有欲求一首尾完备之本而不可得者，承学之士往往滋憾已。余既乞取其残缺者千馀册归，思废弃可惜，爰发愿补刊，并弁以目次俾成完璧。复别印二百部，取楮色古雅而篇幅较宽大，备嗜古者藏弆云尔。其校讎是正者，盖同邑薛子公侠实尸厥成，勤劳甚懋焉。至于遗珠剩玉为兹选网罗所未及，则余方属顾生无咎别撰补编若干卷，行将继此问世，先缀数言以当息壤。中华民国十年双十节后五日，松陵柳弃疾识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余秋槎《病春词》叙

今夫天荒地老，谁能遣此之年；海怨云愁，无可奈何之境。烂残鸳牒，铸铁错于六州；啼彻鵲魂，写银钩于一夕。遂使琉璃砚匣，争传黄绢之篇；翡翠笔床，遍长红心之草。此《病春词》所由作欤？则有金闺妙质，擅跨虎之仙才；玉局名流，负犹龙之奇气。居同里閈，申以葭莩。青梅竹马，漫言两小无猜；绿绮春风，未免孤芳自赏。假使娲天早补，不难合龙剑于延津；无如禽石悭填，早已泣鲛珠于炎海。盖栖鸾镜里，小姑尚赋无郎；而射雉山头，使君居然有妇也。然而五张六角，纵非同命鸳鸯；琼姊兰姨，偏证一家眷属。以中表之周亲，缔上清之仙侣。簸钱堂上，草草重逢；回眼众中，盈盈无语。时则封侯夫婿，十路遄征；多病婵娟，空闺独守。嘘寒问暖，檀奴遂有替人缄札传书，归梦不劳游子。斯固青绫道蕴，夸林下之期；翠袖朱家，称闺中之任侠者矣。无何优昙短命，卷拔心。高柔爱玩，已拚缱绻于来生；荀倩神伤，翻忆温于旧梦。虽大福不再，郑子忽敢耦齐姜；而昙誓难忘，鍾建曾期半氏。奚况兰因絮果，萼绿华愿嫁羊权；碧海

桑，杜兰香合归张硕乎？无如事有难言，天偏不谅。文园封禅，王孙未赏其恢奇；温峤镜台，姑氏翻憎其狡狯。青蝇止棘，难明仙客之心；赤舌烧城，竟断裴航之路。爱河顿竭，愤火中盈。彼既叱投暗之明珠，此岂复萦情于故剑。难驯龙性，驰叔夜绝交之书；易误鸩媒，求有娀待年之耦。男儿负气，纵薄倖兮弗辞，女子善怀，欲陈情其奚可。紫钗凄断，误小玉者十郎；白首悲吟，负文君者犬子。此月旦之公评，非阳秋之贬笔也。浮云南北，去住何心，流水东西，漂零可念。既懊侬之曲谱，遂决绝兮词成。闻道狂奴燕婉，新翻郤扇之章；可怜之子桃夭，别赋宜家之什。成阴绿叶，宁烦小杜寻春；还汝明珠，省识罗敷有婿。意谓波平恨海，再休理梦空桑；苗划情田，无复沾泥飞絮矣。奈何好事魔多，美人命薄。谢庭慧业，已伤天壤王郎；卓女盛年，又作楼头关盼。屈才人于厮养，难裁令娴悼逝之篇；悦名士者倾城，易感司马援琴之奏。喜重逢于再世，忍言覆水无缘；痛百就兮千拦，到底死灰能爇。且也红闺大度，容苏季为客卿；青女多情，呼姮娥以月姊。蓬山弱水，离魂不隔三千；补屋牵萝，卜邻居然十万。移孤花于篱下，虫是寄生；投穷鸟于怀中，草非独活。虽旄邱失位，比黎侯之托卫人；而湘水连天，俨二妃之从虞。帝春花秋月，婆娑劫外之天；菊秀兰馨，婉娈闺中之彦。信离合悲欢之变局，亦缠绵歌泣之外编也。已而薏苡谗成，蘼芜春老。翻云覆雨，羞耳徐刎颈之交；叱燕嗔莺，成尹

邢避面之恨。盖歲蕤自守，本无瑤光夺媚之心；而喜怒靡恒，偏擅卧榻逼人之忌。仓庚疗妒，可奈无灵；杜宇啼枝，不如归去。谣诼愁多，调停计绝。啜其泣矣，能不悲哉！况又秦焰其张，楚氛正恶。阮生恸哭，久为礼俗所仇；张妹飞腾，又惹沟犹之谤。狂飙撼地，渡河则惆怅箜篌；骇浪滔天，填汉而浮沉乌鹊。枉铃幡兮十丈；今生无分周遮；絮灯火于三更，昨夜愁商割忍。譬诸文姬紫塞，马前犹按胡笳；最怜项羽乌江，帐底难忘楚舞。英雄气短，负拔山盖世之豪；儿女愁长，雪风泊鸾漂之涕。三生有约，倘教钿盒堪凭；一舸凌波，不是鶡夷同载。河梁属国，怨别情殷；图画崔徽，销魂人去。人间玳瑁，几曾海燕双栖；天上华鬘，空说频伽并命。萧娘善病，骨瘦香桃；商隐多才，诗吟锦瑟。此汉皋解佩，交甫所以兴嗟；洛浦留香，陈王因而作赋欤？仆也墙花拂面，忝元白之交情；云锦织愁，识女牛之本事。以为坤维峻极，愚公挟之以趋；羲轡奔驰，夸父逐之而走。苟丹心兮可矢，何妨重盼乌头；况玄发之未华，宁忍轻言蝉蜕。鬟丝禅榻，好宽杜牧之愁肠；席地幕天，且颂刘伶之酒德。是为叙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敬穆胡先生家传

先生姓胡氏，讳元梓，字毓芬。敬穆，其门人故旧所私谥也。先世有昌翼者，相传为唐昭宗遗胤，蟠根奕叶，仙李实昌。遭砀山贼朱温劫迁之变，逊荒夥、歙间，依遗民胡三公以居，遂冒姓胡。自五季迄朱明，咸宅婺源考川，清初迁浙江平湖，再迁嘉善，遂为嘉善人。考○○，妣○，生子○人。先生次居五，幼端谨不好弄，髫龄就傅，学业冠其曹。值太平军东下，流转避地，弗竟业。以厥考属望殷，入金为资郎，一游宦江南，考歿，遂不复出。先生天性醇孝，笃昆季谊，考在时已析箸，独以季弟未授室，请割己产益之。既丁大故，鸡斯骨立，兄弟有先歿者，抚养子女如所生，论者以为叔世所难也。操履严谨，不以一介去取。尝为邻翁江氏计什一，卅年间拓产至值黄金二十万，靡毫发私焉。尤嗜义若饥渴，先后募资倡里中公益事，若重建秀泾、迎秀两桥，若开浚市河，若恢复四贤祠宇，若创小登瀛会以助寒畯就试，今移为小学校经费。皆磊磊在人耳目间，口碑载道涂，其它琐碎更不暇偻指数。呜呼！古称乡先生歿而可祭于社者，殆其人欤？殆其人欤？民

治肇兴，一被推为乡议会副议长，旋以精力衰耗辞，歿中华民国八年□月□日，春秋七十。配魏太君，明季忠节公大中九世女孙，以闾范著。继郑太君，暨两朱太君。男子子八：兆焘、兆焌、兆煥、兆煥、兆炘、兆炳、兆煜、兆燮，焘炘煜先卒。女子子四：长次适士族，馀未字。孙男六人，孙女九人。

吴江柳弃疾曰：先生居嘉善之西塘，距分湖十里而遥，与弃疾游钓之乡吴根越角间一杭可达也。顾未获侍杖履，独与其女夫余其鏘为挚友，而嗣君兆煥以名诸生执教鞭两浙间，亦有推襟送抱之雅。其鏘妇恕奄逝，弃疾为之传。不数年而先生又歿。兆煥以冢孙复圭所草状，介其鏘援例乞言。弃疾弗敢辞，爰为撰次而论叙之如右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为沈秋凡先生遗族募捐启

今夫只鸡斗酒，曹孟德怀腹痛之言；葛帔练裳，刘孝标著绝交之论。假使一生一死，起泉壤而甘心；要当三沐三薰，措孤嫠于善地。兴言及此，弥足悲已。则有沈先生秋凡者，闻溪旧族，舜水寓公。翩翩少日，兰成射策之才；落落中年，仲翔投荒之遇。洁身誓墓，纶不绾夫半通；乐道安贫，室自忘其四壁。开河汾之讲席，桃李灿夫三春；异穷愁而著书，粉榆备于一卷。是宜经传灰烬，长延伏胜之遐龄；何图岁厄龙蛇，竟应康成之妖梦哉！然而天之厄先生于身后者，犹未已也。胤子四：冠者二辈，长君飘泊，久绝，音尘；仲氏英奇，差承堂构。既糊口于四方，更负米兮百里，青袍白衿，栖皇孤露之身；旅梦羁愁，憔悴弃襦之客。看龙文兮耀采，相期汗血他年，讵鹏赋以兴悲，便尔招魂此日。盖距先生归道山未一年，而次君仲爽复以旅殡海上闻矣。上有孀亲下遗弟妹。白头多病，谁怜德曜于孤穷；黄口靡依，孰抚彦升之子女。宁非文人之奇阨，而吾党之深哀哉！某等或联梓里，或托苔岑，颇存推解之心，苦乏吹嘘之力。私窃以为狐裘百镒，赖集腋而

成珍；螭鼎千钩，唯众擎乃举重。奚况黄垆向笛，嵇中散知不少故人；义粟仁浆，蘧伯玉耻独为君子。用陈梗概，庶质云天。此启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陈梦琴先生诗词选合刻叙

昔在胡清中叶，芦墟号称文学渊薮。然江庵、云璈，早岁夭逝，频伽、寿生，皆移家魏唐以去。一时几有群空冀北之叹。独梦琴陈先生虽卖药红梨，而岁时伏腊，犹返故园，颂酒弦诗，盖无虚日，庶几鸥盟鹭聚间宗主焉。先生天才婉约，著作繁富，身后悉属其女夫沈南一，今家传所称《灵兰精舍诗》十六卷，《闹红一舸词》八卷，殆为南一手定之本。枣梨未布，淳逢离乱，遂散佚弗可问，论者惜之。弃疾先高祖湄生府君与先生为石交，两家子弟世通稿綈，弃疾亦得识先生曾孙秋楂（文滩），祥叔（文濬）两丈咸出箧中遗帙见畀。而秋楂丈外甥许子盥孚（观曾），尤英年媚学，有志津逮，因相与雪钞露纂，就现有诸稿辑成诗词各若干卷。卷如南一所定之数，别得《灵兰精舍杂著》二卷、《杨忠文实录》四卷、《日省簿》一卷均先生所自撰，而唱酬、题咏、哀挽诸录，暨其子姓所撰著者咸附焉。书成颜曰《灵兰精舍全集》，初拟迅付梓人，会逼他图，因循未果，弃疾复以狂胪乡邦文献，尽耗其金。謬台百级，咄嗟未敢再上，欲为将伯之呼，乞邻之惠，而仰面求人又

平生所弗能也，于是许子建议曰：全书卷帙浩漫，从事纂难，俟河之清未知何日？盍先出选本行世乎？盖先生诗旧有仲子湘《留爪集选刊》之本，岁久流传浸寡，而词则频伽、子湘咸有所删订，并未锓板。及今图之，固不失为乘韦之先也，弃疾以为然。爰重乞许子写定，倾囊底馀资授手民印行焉。柳弃疾有不能已于言者：自来纤儿贾竖，拥资钜万，往往厚自封殖，苟非私有所希冀，必弗肯掷一钱于闲冷之地。而儒酸选事，又多如刘中垒铸黄金弗成，抱遗憾于天壤。故杨慧楼辑《昭代丛书》仅刊其叙跋，鲍渌饮刊《知不足斋丛书》亦半出友朋佽助，盖成书之难如此。芦墟虽人才辈出，而风俗浇薄，又自古为然，当先生时，频伽、寿生已不能见容于乡里，江庵且穷愁唾骂以死。唯云璈富而好礼，则频伽亟称之，百馀年来风雅益阒寂矣。倘犹有如云璈其人者，庶几先生全书之出指日可待，而吾道不孤，弃疾亦且免为蓬瑷所齿冷也夫。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一日邑后学胜溪柳弃疾叙。

撰叙后又一载馀始克付印，弃疾之负疚于先生殆有不可说者。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有一日记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蓬心草》小序

曩在蚬江，颇事游宴，酒酣耳热，击缶欢呼，予季率初，辑而刊之，今世所传《迷楼集》者是也。斜塘三宿，又堕软尘，帕首靴刀，经过李赵，钗光鬓影间，乃隐隐有桃花马上之风，盖猖狂弥甚已。陈子巢南谓余，盍编《乐国吟》以匹《迷楼集》，增千秋韵事乎。余笑而诺之，因先写定游草三十五章，为《蓬心草》一卷，冀质诸当世。而友朋赓和诸作，自沈子长公以下，别为《蓬心和草》行焉。大辂椎轮，庶几《乐国吟》嚆矢乎。天涯海涯，今雨旧雨，倘有哀其郁塞磊落之坏，而斐然有作者，余方将铸金以事之矣。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，埋血千年，碧不可灭，窃比于我公之佗。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一日，分湖旧隐柳弃疾。

（据柳亚子手稿）

平生所弗能也，于是许子建议曰：全书卷帙浩漫，从事纂难，俟河之清未知何日？盍先出选本行世乎？盖先生诗旧有仲子湘《留爪集选刊》之本，岁久流传浸寡，而词则频伽、子湘咸有所删订，并未锓板。及今图之，固不失为乘韦之先也，弃疾以为然。爰重乞许子写定，倾囊底馀资授手民印行焉。柳弃疾有不能已于言者：自来纤儿贾竖，拥资钜万，往往厚自封殖，苟非私有所希冀，必弗肯掷一钱于闲冷之地。而儒酸选事，又多如刘中垒铸黄金弗成，抱遗憾于天壤。故杨慧楼辑《昭代丛书》仅刊其叙跋，鲍渌饮刊《知不足斋丛书》亦半出友朋佽助，盖成书之难如此。芦墟虽人才辈出，而风俗浇薄，又自古为然，当先生时，频伽，寿生已不能见容于乡里，江庵且穷愁唾骂以死。唯云璈富而好礼，则频伽亟称之，百馀年来风雅益阒寂矣。倘犹有如云璈其人者，庶几先生全书之出指日可待，而吾道不孤，弃疾亦且免为蘧瑗所齿冷也夫。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一日邑后学胜溪柳弃疾叙。

撰叙后又一载馀始克付印，弃疾之负疚于先生殆有不可说者。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有一日记。

（录自《磨剑室文三集》）

《蓬心草》小序

曩在蚬江，颇事游宴，酒酣耳热，击缶欢呼，予季率初，辑而刊之，今世所传《迷楼集》者是也。斜塘三宿，又堕软尘，帕首靴刀，经过李赵，钗光鬓影间，乃隐隐有桃花马上之风，盖猖狂弥甚已。陈子巢南谓余，盍编《乐国吟》以匹《迷楼集》，增千秋韵事乎。余笑而诺之，因先写定游草三十五章，为《蓬心草》一卷，冀质诸当世。而友朋赓和诸作，自沈子长公以下，别为《蓬心和草》行焉。大辂椎轮，庶几《乐国吟》嚆矢乎。天涯海涯，今雨旧雨，倘有哀其郁塞磊落之坏，而斐然有作者，余方将铸金以事之矣。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，埋血千年，碧不可灭，窃比于我公之佗。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一日，分湖旧隐柳弃疾。

（据柳亚子手稿）